

在石语哲说要追李桃的时候，他双手握拳，面色潮红，眼睛放着光芒，站在宿舍里仿佛做了一个正要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刚推开宿舍门的安晓犹豫着盯着眼前的这个保持着奇怪姿势的男生，犹豫着怀疑是不是自己开门的方式不对。

那一天石语哲立誓的感觉，就好像是后来安晓说要和他的女朋友一辈子在一起一样。

那一年他们十八岁。其实说一辈子，也就真的相信是一辈子。

安晓和石语哲是学会计专业的，在一个非 985 非 211 里，学这个学校号称第一的专业。还记得报考志愿的时候，安晓看这个专业要分数还算中等，听说就业面很广，据说就业百分百。想着既然事已至此，没时间再重读高中三年，就选了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会计是个极度挑战智商的专业。有时候安晓真的觉得不听课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懒惰。

“好，我们看这个，除了损益类科目以外还有什么科目”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下面鸦雀无声，看小说的，睡觉的，玩手机的，也有认真听课的，但在这一刻他们很默契的一同沉默着。

老师看没人说话，于是带着授业解惑的表情说“对`还有损益类科目以外的！”

下面还是鸦雀无声，听课的愣了，玩手机看小说的也抬起了头，睡觉的还在睡觉。不睡觉的抬起了头，看着老师怡然自得的表情。

安晓感觉到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于是决定，再也不去听这门课了。

其实安晓和石语哲不是一个班的，他是会计一班，而石语哲是会计二班。专业课的时候他们不一起上，他不知道石语哲上这门课的时候老师是否说了同样的话。反正石语哲一直认真的学了四年的会计。石语哲听了这话一定会说，认真你妈屁啊。但安晓管比自己认真的人都叫认真，不管他认真多少。

认识石语哲是在大一的军训上，那是盛夏时节，他们统一领取了军训的服装，穿着一身狗屎绿颜色的衣服，统一乘坐去军训基地的大巴车。安晓从楼上走下来，在宿舍的一楼门厅的座椅上，看见了之前同一个系一起开会的男同学。安晓对他有印象，或者说一般人见到他大概都会有印象，因为他足够高，身高一米九左右，身材匀称，脸上长了些许的青春痘。他沉静的坐在那里，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一副生人勿进的样子。安晓猜测大概离发车的时间还远，所以坐在了他的旁边等待起来。

阳光从宿舍楼大门照了进来，安晓悠闲的甩着屎绿色的帽子。看着周围人跑着冲向了大巴车。

“喂，是不是到我们登车了？”安晓有些焦虑的抱着行李起身问坐在边上的人。

“哦！草！”对方猛地抬起头，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

安晓真后悔当时没有认真的观察一下身边这个人，如果仔细看一定能看出他两眼中间纠结了一个大大的呆字。

后来的后来，石语哲曾经向安晓解释过那次，初遇，他说他不是呆，他只是在发呆。安晓却觉得这没什么区别，发呆多了就呆了。

他们一起跟着人群冲过宿舍和校区的马路，呼哧带喘的站在贴着会计 1、2 的车门下面。石语哲迈开脚步站上了大巴车的第一个台阶上。

“抱歉，车坐满了，你们换辆车吧。”有一个老师模样的男人站在上面拦住了去路。

“可这不是我们班级的车么？我们也可以做别的车是么？”安晓在后面歪过头向上面喊去。

“对，可以。坐前面的。”男人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指着前面说道。

安晓知道，一个组织的优秀程度，和它的协作组织能力有极大的相关性。他早该想到这种混乱的情况，更加后悔跟着一个大个儿在楼下做了十多分钟。

太阳从头顶照射下来，他们俩的鼻子上冒了些许的汗珠。快步往前走了 5、6 辆车，他们终于找到了一辆一样也是会计学院，并且恰好还没满员的大巴车。大巴侧面的行李已经装满了，他俩只好拎着行李箱上车。行李箱不是很大，前面的座位坐满了，他们磕磕绊绊的向车的末尾走去。

安晓心头正郁闷，低着头一边注意着箱子，一边注意着别绊倒自己，没注意前面的人已经停下了脚步。他一头撞在了大高个儿的后背上。

他低呼了一声，还好两侧都是座椅，他抓住了一个椅背，才没摔倒当场。

“搞什么啊”安晓心里埋怨道。

前面的人还不走，他伸长脖子，从旁边探出头，看了看石语哲前面的景象。

前面空空荡荡，也没个不长眼睛挡道的，安晓顺着他的目光继续往前看，在座椅的最后排正中，坐着一个女生，正怯生生望过来。

安晓心领神会的笑了笑，轻拍了一下石语哲的肩膀。“走啊，我们坐到最后去。”

其实缘分这东西有时候很简单，无非是在某时某刻的世界的某个角落，某个男的遇到了某个女的，在某巴胺的影响下，发生了某些心里的变化，促成了某些决定与行动。说是天意安排也好，说是造化弄人也罢。

在石语哲发呆的那一刻，安晓猜测他的心脏不听使唤的停跳了一拍。脑子里满满都是白雪公主遇见王子的故事。

安晓带着笑意，轻轻推搡着前面的石语哲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了过道的尽头，那个女生的面前。

女生正安静的看着手机，石语哲停在了离她一步的位置，有点踌躇的回头看了看安晓。

“同学，你旁边有人么？”安晓探过身冲着女生说道。

女生抬起头来，看了眼眼前的两个人，淡淡说道：“没有。”接着又重新看回了自己的手机。

将行李放进头顶的行李架，安晓跟石语哲坐进了最后一排，安晓坐在靠窗，石语哲则坐在女生的边上。女生稍微往边上挪了挪，从书包里拉出了一根耳机线，戴在耳朵上。

头顶的空调吹了冷风，几声鸟鸣，窗口的景色开始晃动，大巴车开动了。向着不知道是通州还是密云还是无所谓是什么地方的培训基地出发。

石语哲紧绷了身子，正襟危坐，偶尔用余光关注着女生。她的睫毛真长啊，一颤一颤的像是刷在了石语哲的心上。她齐肩的头发真顺啊，石语哲的鼻子仿佛闻到她头发上的香味。她偶尔用手拢起头发的动作真优雅啊，露出的雪白脖颈和微红小巧的耳朵真好看啊。顺着脖子再往下看……石语哲感觉自己的眼睛再看怕不是要变成斜视了。

所以石语哲紧绷了身子，正襟危坐，喘了两口粗气。心脏咚咚咚的跳个不停，一滴汗水从鼻尖渗出，在开着冷气的车子里，石语哲把自己弄湿了。

安晓看着石语哲，心里有点想笑。他看了看女生耳朵上的耳机，凑到石语哲耳边说道。

“你喜欢你倒是上啊！”

“等等，等等……”石语哲有点心虚的扭头说道。

“你看外面”安晓指着拉着窗帘的窗户，“这里是樊家村，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你不上，我帮你上了昂。”

“你别，没看我这正在酝酿情绪呢么，我得准备准备啊。”石语哲拒绝道。

安晓轻哼了一声，探身，伸手，一气呵成。手臂从石语哲脸前越过，轻轻拍了拍旁边的女生。

女生略带疑惑的看着安晓，石语哲略带惊恐的看着安晓。

“你好，能认识一下么？他叫石语哲。”

石语哲的身体崩的更紧了，他感觉到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他的心像被紧紧的攥住，高高的提了起来。他心里埋怨着边上的安晓。如果不是考虑到边上就是他一见钟情的女生，他可能会直接骂出声来：“你特么是傻叉吧”。现在他只能在心里念叨了。

年少时的喜欢总是谨慎而拘谨，谨慎到不敢说一句你好，拘谨到说了之后坐立不安。因为喜欢，所以在乎，在乎自己那颗还轻柔细腻的心。害怕别人的拒绝，害怕自己的那颗心遭受伤害。虽然他们都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但是他们还都相信着爱情的伟大。对于伟大的事情，再怎么严谨也不为过吧。

女生摘下了耳机，迟疑了一下说道：“你好，我叫李桃。”还是淡淡的声线，看不出喜怒。

时间恢复了流动，石语哲的一颗心被轻轻的放了下去。

“你好，我叫石语哲，他是安晓，很高兴认识你。”

第 1 卷 第 2 章 李桃 2

安晓是一个魔术师。

他自称自己是个魔术师，师从渊源，自小学习魔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手上功夫了得，一手扑克牌玩的出神入化。常常能让观众惊掉下巴。

“魔术是一门表演的艺术。”安晓跟石语哲解释：“偷个牌、换个牌、藏个牌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因为表演才有了意义，就像哭泣本身没有意义，因为离别而哭泣，因为爱情而哭泣，才有了意义。所以魔术的重点不在于魔。”

“难道重点是术？”石语哲拖着下巴，打趣的问。

“不，重点在于演，在于引导观众。”

“合着魔术师就是个演员呗？”石语哲又问到。

“其实是一个会魔术的演员。”安晓微笑着扬起脑袋，愉快的做了一个战术后仰。

在那辆开往远方的大巴车上，安晓给石语哲和李桃变了一个魔术。这个魔术石语哲记了很久很久，久远到即使他留学工作结婚生子，但还记得那张扑克……

“好的两位，首先呢，请大家看一眼这副扑克牌哈~”安晓坐在大巴车上，熟练的从兜里掏出一副单车扑克牌，双手一拧，打了一个扇面，不同的花色和数字从扇面的侧边显示出来。“没有问题吧？”安晓自信笑着问。

对面两个人带着些许尴尬的微笑看着安晓。“没问题吧？”他们迟疑的说。

“安晓变魔术从来都是童叟无欺的昂~”说着他将扑克归拢，开始表演。

“我们先洗一洗牌。”三段切牌，四段切牌，不知道几段的花式切牌。

“我想现在牌面已经被打乱了。现在请两位各选一张牌哈。首先呢，请李桃来选。”安晓双手拿着扑克，将牌叠递到了李桃的面前。

“待会呢，我会这样拨动牌叠，你来随时喊停，停到的位置，就是你选择的牌。”说着安晓用左手拇指从上向下拨动着牌叠的一角。

咕咕咕的声音顺着拇指的下滑传了出来。

“停！”李桃盯着牌叠喊道。

安晓用拇指将牌叠分开，将上面一部分放到了下面。

“现在来看看你选择的扑克是什么哈~”安晓带着笑容说道，他在说“你选择”的时候额外加重了语气。

说着他翻开了牌叠的第一张牌，是一张红桃J。

“好的，那么待会我把这张牌放在你那边，你用手来好好压住这张牌不要动好不好？”

安晓说着将牌翻回背面，并拿出来放到了女生身边座椅的空处。“压住，不要动！”安晓盯着对方的眼睛说。

在安晓的魔术师历史里，遇见过不止一次的捣蛋鬼，为了揭露骗人的把戏，做出各种各样无法预计的奇能举动。当然这些举动有些是无效的，也有些，则可以将魔术师置于异常尴尬的境地。其实他们不知道，有些时候，不知道反而才能体会到魔术的乐趣。而知道清楚了，反而无法体会神奇的感觉。

当然，作为魔术师谁都不想被揭穿。所以安晓练就了两个手段，来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第一项是厚脸皮。被揭穿了只要当做是表演流程就好了，然后再随机应变安排别的手段。不止一次，安晓利用厚脸皮，脸不红心不跳的告诉观众，他早知道对方会如此，所以咱们看下一个魔术。

当然虽然脸皮厚可以抵消尴尬，但还是无法完美的完成魔术。所以第二个手段是，观察对方，并施加语言引导，确定对方不会轻举妄动。例如安晓现在盯着对方的眼睛，想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出对方的想法。

李桃同样看着安晓，她的眼睛很大，虽然是淡然的表情，依然能看到里面的光彩。她轻轻点头，用手压住了那张递过来的扑克牌。

同样的，石语哲抽到了一张黑桃3，安晓让石语哲也同样用手按住了那张他选择的牌。

“好的”安晓放下手里的扑克双手合十狡黠的笑了笑说道：“其实这个魔术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千里姻缘。传说如果是两个心灵相通的人做这个游戏，会出现神奇的事情哦~”没有理会两个人投来的那礼貌又不失尴尬的微笑。安晓神色突然郑重的继续说道：“现在请你们两人空着的那只手握在一起！”

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动。

“快点呀”安晓催促道。

两人迟疑的伸出了一只手，隔空相对，像是两只手之间蕴含了一个魔力旋涡，怎么也合不上。

安晓无奈的伸手过去，一手抓着李桃的手腕，一手托着石语哲的手背。伴着两声惊呼，将两个人伸得直直的手按到了一起。

在那一刻，石语哲好像触碰到了一道闪电，浑身的战栗让他的手臂略微颤抖。他双目直视，不敢看边上女生的神色。一抹红色顺着他的脖子蔓延到了耳朵。

僵硬的双手好赖贴在了一起。安晓满意的笑了笑。李桃尴尬的笑了笑。石语哲呆呆的笑了笑。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安晓突然鼓起了掌。

前面几排座位的同学有的好奇的回过头来。正看到一脸错愕的两人，和那放在一块的手。

气氛突然变化，石语哲和李桃默契的一同收回了手掌，李桃双颊微红，无奈的笑了笑。石语哲笑着，用略显生气的声音冲着安晓小声说道：“草，你丫傻×吧！”

大学之前，牵个手都是有风险被打小报告说成早恋的。所以即便只是手部的触碰，也足以让他们心生害羞的感觉，更何况刚刚好像挺多人都看到他们的举动了。虽然坐在那的石语哲表情滑稽，口吐芬芳，但安晓猜测，现在他心里一定正在暗爽，巴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回头一定要让这个b请客吃饭。安晓心里想着。

“咳咳”安晓收起了嬉笑的神色说：“刚刚开了个玩笑，我们的魔术继续。”

“如果你们刚才心里都想起了对方，并且是心灵相通的，那么你们手里的牌，会相互交换。现在，让我们验证一下。”说着，安晓的目光看向两人。

石语哲慢慢翻开手上的牌。记忆里的黑色牌面没有出现。牌面上赫然是一张红色的♥J，而李桃手里，则变成了刚才石语哲手里的那张♠3。短暂的沉默。安晓面带微笑扬了扬头，对面两人则带着激动与好奇看着手里的扑克牌。

“诶，你这个怎么弄得？再来一次我看看！”李桃研究着手里的牌，笑着说道。

这是李桃第一次笑得自然，笑得发自肺腑。身边的石语哲来不及说话，微张了嘴巴，看直了眼睛。

大巴车疾驰在公路上，前面座位的人大部分靠着椅背沉沉睡去，石语哲望着她闪亮的眼睛，心里开出一朵大大的花。

“二位是不是刚才牵手没牵够？要不要这次时间加长一点~？”安晓带着一脸坏笑打趣说道。

石语哲眼睛里印出了期待。

“牵就牵呗，来吧。”李桃大方回应道。

安晓伸出一根食指说：“魔术师准则 1：不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给同一人变同一个魔术。”

见两人还要说话，安晓赶忙接着说：“不过我这里还有别的好玩的~咱们再来看一个哈~”

石语哲深深看了一眼手中的扑克和边上那张笑脸，像是要印在自己的心里。

一片嬉笑与欢乐的气氛在大巴车的后座逐渐蔓开，石语哲看着李桃脸上的微笑，心里像是涂了蜜一样，又甜又痒。

那一年是 2008 年，著名魔术师刘谦还没有登上春晚的舞台，互联网也不是很发达，安晓默默的收割了很多人的第一次。跟魔术近距离接触的第一次。

后来的后来，石语哲问安晓。是不是那次相遇是错误的。如果他们能在更好的时间，更好的地点，他以更好的姿态遇到她，认识她，是不是最后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安晓不置可否的想：风云多变换，成败论英雄。相遇是缘分，如何分出对错。而且，错误才是进化的种子与原因，基因的错误配对让海洋生物站上了陆地，让动物不断增强脑域，让猿猴直立行走。正确的终将被消灭，错误的才是新的开始。所以别看不起嘲笑你同学里的畸形与怪胎，说不定他们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而不是永远正确、永远正常、一成不变的你。

再说，一个开始决定不了结局。斯德哥尔摩能让受害人爱上罪犯，你们恰同学少年愣是没看对眼。甩锅甩的也是有点好啊！

开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结局，开始的时候也都猜不到经过。生活总是喜欢跟你开玩笑，不只是电影和小说才能遇见十年前的暗恋对象。

其实，生活也可以。

第 1 卷 第 3 章 赵琳

虽然后来安晓总对石语哲说，你第一次见到李桃就喜欢的不行，就喜欢得死去活来的，是一种错觉，是身体激素的分泌，仅仅是一种化学反应。

但其实安晓是相信一见钟情的。

他的一见钟情始于小学三年级，对象是隔壁班的一个女孩。见到她那天是在他们小学组织的读书会上，安晓做为大会主持人在门口站着等待。大概是深秋的季节，安晓穿了一件新买的蓝黑色相间的毛衣。那是他的妈妈特意为他此次主持购买的。活动组织者让他买一件休闲毛衣穿，为此他的妈妈问遍了身边的朋友同事，到底什么是休闲毛衣。最后问到了提此要求的组织者，回答是“看着很休闲的就行。”

那是 1999 年，皮尔卡丹来中国已经是过去 20 年的事情了，但是对于他们那辈人辛苦工作半辈子，大概那时还没有休闲的概念，更别提什么休闲毛衣了。于是，妈妈带着安晓逛遍了长安商场塞特购物中心。最后在导购的建议下买了一件既不活泼也不严肃的撞色毛衣。隔着秋衣安晓觉得毛衣有点扎，所以他不是很自在的站在会场的门口，紧张的攥着着自己做的提词卡。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忽然听到了旁边银铃叮咚的响声，一串笑声传到他的耳朵。笑声是从门旁边的钢琴座椅上传来的。两个人正坐在那里聊天，一个是他的主持人搭档，年级的大队长。另一个是个梳着马尾辫的女生。安晓冲着他们走过去，他紧张得手舞足蹈起来。

对面女生捂着嘴笑了。

“他怎么比冉冰还逗啊。”

那是安晓第一次听她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是抚摸着毛茸茸的小狗一般。

安晓呆在了原地。

他被她那淡淡的的声音所吸引，他被她那弯弯的眉眼所吸引，他被她那小巧的鼻子和嘴角所吸引，从此安晓的眼睛再也不想离开她了。安晓作为主持人主持过学校各种各样的活动，他见过年纪李所有的女生，以及学校里大部分女生，他认为她就是他们学校当之无愧的校花。

对于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来讲，或许他不懂什么是爱情。但大部分字还认不全的他却认识了两个词语，一个叫做一见钟情，一个叫做初恋。于是，她成了安晓的一见钟情，成了安晓的初恋，尽管他们不曾相恋，但初恋只形容了一种感情，所以，大概不需要相恋吧。

于是，安晓注视了这个女孩三年，这期间他们一句话都没有再说过，他费尽心机知道的女孩的名字、生日也都一次都没用到过。直到小学毕业，甚至她都没主动看过安晓一眼。在小学最后那三年里，只要有她在，就有安晓追逐的眼神，在主持每年的儿童节晚会的时候，在愚蠢的跳着儿童舞蹈的时候，在每次主持学校各种无聊活动的时候，甚至在 2000 年世纪坛跳舞的时候，安晓总是目光游离，只为快点找到她所在的地方。

最后的最后的毕业那天，所有班级都在庆祝结业，大家拿着能喷出条条的彩喷胡乱的扫射着。庆祝之后大部分人逐渐离去。安晓没有走，他从很早就站在楼梯和对方班级之间的楼道里。为了不至于尴尬，安晓拿着个用光的彩喷。像是个在玩闹的孩子一样自然的走来走去。

他给自己准备好了台词：“你好，我叫安晓，我是 1 班的，我知道你是四班的，我知道你的名字，我们能认识一下么？”他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一遍又一遍。

楼道里很快变得空荡起来，只有几个打扫卫生的人，在用扫把来回清理着庆祝后的满地的彩带和亮片。安晓轻叹了口气，失望地又望了望冷清的楼道。在楼道尽头她的班级里，有人熄灭了灯光。

然后安晓看见一个身影从楼道的尽头走过来。

依然是梳一个马尾，面颊白净，眉眼清楚，弯弯的嘴角和酒窝带着明媚。

安晓站在那里，却突然失去了思考与行动的能力。

他有点兴奋的抬起手，又有点迟疑的放了下来，他张了张嘴，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粘住了舌头。对面的女生看到了他手里的彩喷，有些迟疑的稍微让了让，然后默默的从他身边走过。

安晓扭过身子，在她消失在楼梯口的时候，喊出了一声“喂！”然后又小声的说了一句：“赵琳……”。

他呆呆地站在那个黑暗的楼道里良久，终于明白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次在此相遇。

其实他只想跟她说一句话而已，如果可以的话，也想多说几句。这是安晓的初恋，安晓希望以几句话告别自己的第一次初恋，以及一见钟情。

可是没有。

所以，这个占据了安晓小学为数不多的全部日记本故事的女主角，这个面容清秀眼神干净的女生，这个占据了她的眼睛与心的女同学，这个让他朝思暮想，白日成梦，夜不能寐的女子，成了安晓的初恋，成了安晓心中的一块心病。蛰伏在他的脑海里，等待着占领他的身心。

毕业的时候他小心的收好她的电话号码，让同学帮他要了她的同学录，偷偷塞进玩具熊脑袋后面的拆线处。然后在初中的每次上学和放学路上，期待和她的不期而遇。他甚至设计好了他们的对话，设计好了告别的神情和语气。太傻了，安晓甚至觉得当时应该有人过来抽他两个大嘴巴，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别做梦了。对，一次都没有遇见过，尽管安晓的初中旁边就是她家的小区，尽管她的初中就在安晓回家路上，尽管安晓经常在她家楼下有意无意的多呆一会。

但是一次都没有遇见过。

然后他们上完了初中上高中，高中毕业了，他相信他们缘分已尽。

再后来，在去大学报道的前一周，安晓登陆了那时候基本每个大学生都会注册的校内网。那时候的大学生还不流行刷微博，也不兴翻墙去看 instagram。只是每天在校内找找自己的同学，发发自己的牢骚。注册那天，在填写上京经贸的名字后，出现了一串推荐的同届同校同学。安晓滚动了一下鼠标，一个名字滑进了他的眼睛。尽管注册时实名制的要求让他有点反感，但现在，他反而开始感谢这个规则了。

他小心的点开了她的头像，一个穿红色衣服的短发的女生，带了一个扁边框的眼镜。那样子跟安晓记忆里的模样有了些出入。这么多年过去了，安晓也说不清楚是对方在这些年里有了变化，还是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慢慢的成为了自己想象的样子。但终归，那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和嘴角，依然还在她的脸上洋溢着。靠着这点点的光芒，安晓将她的照片和他记忆里的初恋身影渐渐重合。

茫茫人海之中能够一见钟情，茫茫人海之中能够再次相遇与同一所大学。安晓不知道这个概率有多低，他猜想他正被幸运女神所青睐。

他迫切的想要再见她一面，完成自己小学的那个愿望，跟她说一句话。如果可以的话，向她诉说十年前，有怎样一个男生，他的目光追随了一个女生三年。想向她诉说，这些年间的风里雨里，他在他的记忆里却从未褪色。

所以在那个夜晚，安晓翻箱倒柜，玩具熊已经找不到了，但神奇般的在写字台抽屉里找到了小学时候的通讯录，她家的电话被放在通讯录的第一个位置，一串 8 位数的座机。其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到现在他居然还能找到 6 年前的

一张纸。看着眼前不太清晰已经快要烂掉的通讯录，安晓拿起手机，再放下，他站起来，又坐下。他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在这些年里是否有过变化，是否搬过家，接听电话的会不会是她本人。或者在校内网上的人压根就另有其人也说不定。

外面下着小雨，安晓心里野草疯长，扎的他心里又疼又痒。头发长到遮住了安晓的眼睛。抽刀断水不如抽刀断愁思。安晓必须做个决定。

他一把将那张快要散架的纸片揣进裤兜。

他决定去先理个发再说。

第1卷 第4章 赵琳2

理发可以有效放松身体，缓解压力。当理发师薅起你的一缕缕头发，你会感到有轻微的刺痛，那是对头部经脉穴位的刺激，可以激发大脑潜力，增强智力。当理发师用梳子一遍又一遍的将你的头发梳向左边再梳向右边，梳子的锯齿会划过你的头皮，让你有酥麻之感，那是对经脉与穴位的按摩，可以缓解疲劳，提神醒脑。不仅如此，发愁的人的头发又称作愁丝亦有愁思的谐音，剪断愁丝还可以让人放下压力，一身轻松。

所以在那天的傍晚时间，安晓来不及吃饭，一路小跑着冲进理发店，又晕乎乎出来。8月份的夏风吹拂着他还略微潮湿的头发。他用手将刘海向后捋，慢慢向家走去。

愁思已经剪断，是时候拨电话了。

他掏出了兜里的通讯录和他的手机，一部用了三年的摩托罗拉v3。翻开手机屏幕，盯着通讯录上的数字一个一个的按了上去，最后他的手指停到了通话键。

他的心情依旧忐忑，他不知道她是不是还住在那里，不知道她家里是否还用那个电话号码，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有印象有他这么一个人，或者直接拒绝接听这通电话。他想要听到她的声音，却又担心对方残忍的拒绝。

天色渐渐黯淡了下来，小路上一排茂盛的杨树在地上荫出了黑色的阴影。安晓点了根烟，猛吸了一口，手里按下了通话键。

嘟……嘟……嘟……

安晓咽了口水，喉头涌动。

嘟……嘟……嘟……

安晓低头踢开了脚边的树叶。

嘟……嘟……嘟……

安晓开始走神，电话还没取消，说明他们没搬家。但现在是饭点，或许他们正在吃饭。或许现在不是一个打电话的好时机。

安晓突然想起，小学时赵琳的四班在他们班的斜对面。午饭的时候，午餐盒饭被装在一个橙色的保温箱里，保温箱在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就放在了每个班的门附近，所以拿饭的时候需要走到班级口。安晓每次都要第一个出来，在拿饭的地方墨迹很久，目光注视着四班的门口，等待着那个身影走出班级。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等到，等到的时候，远远看一眼，然后眉开眼笑的去吃饭。等不到的时候，留恋的再看一眼，然后撅起嘴巴去吃饭。

“喂？”一个粗犷的男人声音突然从听筒里穿了出来。

“啊！您好！”安晓突然挺直了身子，手脚绷的紧紧的。“您好，我找一下赵琳。”安晓克制紧张，尽量礼貌且温和的说道。

“你谁啊？”对方语气不是很友善的问道。

安晓回忆着小学毕业以后对方所去的中学，他记得那是他多方打探才得知的消息。那时候小学毕业都是电脑派位，所有人去的学校都是随机的，或许是运气不好，她去了区里排名倒数第二的初中。听说那个学校里打架成风，充斥了小混混和小太妹。抽烟的、喝酒的、打劫的、甚至是打老师，这样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习以为常的。

每天放学一出校门就能看到几个学生，穿着混混打扮的衣服，嘴里叼着一根点燃或没点燃的烟，蹲坐在马路边上，眼神放肆的盯着路过的学生，寻找着软柿子索要钱财。他们自称是这边的九龙一凤，大部分时间是劫钱，偶尔也会抡起木棍照着别人脑袋凶猛的挥下。

这些事情是安晓到高中才听说的，他不知道对方高中去了哪里，他也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初中三年的时间。

考虑着对方在那样的学校度过了三年或者六年，也无怪乎接电话的男人语气中会带着不善。

“我是她的同学，是小学同学。”安晓表明身份，特意加重了小学两个字。

“哦。”男人语气中收起了不善。咔嚓一声，安晓听到耳中听筒中传来男人放下电话，远远的呼唤赵琳的声音。

夏季，即使是傍晚，燥热的空气仍烘烤着安晓。他握着手机的手逐渐变得滑腻，随着鼻翼翕动，鼻尖也渗出了小小的汗珠。

有那么一瞬间，安晓觉得自己仿佛又置身于小学毕业的那一天，等待着一个女生向着他走来。而他只能呆呆的站在那里，甚至无法伸出一根手指。

“喂？”略微沙哑的声音划过了安晓的大脑。夏日的蝉鸣和奔驰的汽车在那一刻沉默了声音。十年前安晓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十年后，这个声音终于为他而发出。虽然安晓已经不记得十年前的声音是不是这一个，但安晓还是激动地不知所措。

“你好，，我是你的小学同学，，安晓。你，，你还记得我么。。。”

关于这个问题，安晓有自己预期的答案。毕竟他主持了这么多年学校的活动，她每年至少会看到他一到两次。毕竟他们曾经坐在一块开怀大笑，那在安晓内心引起地震的相遇对于她也不至于如古井毫无波动。毕竟，他的目光跟随了她整个小学，她不该完全没有感觉。毕竟，，，他们也不是没有过亲密接触。

小学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大部分男生心里都会有一个，然后在热烈的讨论中，悄悄的说出来。一般是课间或者午休的时间，几个男生围坐在一块，低声嘀咕。

“你有喜欢的人么？”

“我喜欢沈玲和佟欣。”

“我只喜欢沈玲！而且我抱过她！”

“我不信，你什么时候抱过她？”

“每次体育课结束冲进教室的时候，不是都堵在门口么，我就趁机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你这根本不算抱！”

“就算抱！”

“安晓，我们都说了自己喜欢谁了，就你还没说。”

“我，，，那我说了你们不许告诉别人。”

“肯定的，我自己都说了。”

“我喜欢赵琳，四班的。”

“不知道是谁，我去问问。”

“哈哈，我知道！我去帮你告诉她！”

“不行！那我也告诉沈玲！”

“你去吧，我骗你的！哈哈！”

最终，他们终于还是知道了谁是赵琳，告没告诉她有个男生喜欢她安晓不知道。只是有一次，两个班排着队交错而过。队伍中的安晓正盯着她看，突然被人一把推向了。他毫无意外的撞在了她的身上，安晓的手触到了对方的双肩，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了惊吓与厌恶。他赶忙离开，回去追打推人的同学。心里泛着些欣喜与惆怅。

想来，她该有印象的吧~安晓如是想到。

“哦。。。诶？我好像不记得认识你。”电话里女生有点迟疑的答道。

安晓突然又有些失落。

他急切的说：“就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个读书会，那次我穿了蓝黑撞色毛衣，咱们在钢琴旁还说话来的！你当时笑得特别开心，你说‘他怎么比冉冰还逗啊。’你还记得么？”

“哦，我记得冉冰，你我可能不记得了。。”女孩的声音里略带歉意的说。

安晓更加的失落了。

“哦，，是这样的，我考到首经贸了，我看校内网你也在首经贸，我们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不论如何，安晓觉得他已经完成了小学的梦想，和对方认识，说一句话。可梦想这个东西嘛，总会在完成的时候产生新的梦想。现在他想和她当面说一句话。

“对了，我现在在外面，你方便记一下我的手机号。然后给我发个信息么？”安晓略显尴尬的说。

“哦，好。。。 ”她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就在安晓急切的语气中说了好。

于是赵琳记下了安晓的手机号，不一会儿安晓收到了短信。

“你好，我是赵琳。”

距离大学开学还有不到半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俩每日通过短信聊天。聊他们的小学同学和趣事，聊他们的初中和高中，聊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十年未见的两个人，对彼此都无比的好奇。好奇使人们拉近彼此。好奇，也通常是感情的开始。

自然，安晓没有告诉对方，他注视对方4年，心心念念对方6年。也没有告诉她，毕业大合照上，对方微笑的嘴角和因为正对太阳而蹙起的眉头，比别的地方都褪色的更多。

他只是格外的关心对方，关心对方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听她讲述了她高中的男朋友，他听她讲述了她是如何决定来到这所大学。

尽管当他知道她有男朋友的时候，安晓心里有一点，也可能是很多点难过。但他又想，至少，完成了儿时的梦想，有些东西又何必强求呢。

10年前的暗恋放到十年后再相爱，那种戏码大概只能存在于童话故事里。这里不是童话，所以，大概她有自己的爱情，才是最正常的情况吧。

在这个八月的尾巴里，安晓一边发着短信，一边笑着，一边苦恼着，一边纠结着，一边彷徨着。

第1卷 第5章 石宇

石语哲是一个年轻人，在他经历过去18年中，遇到过很多的姑娘。

她们有的招人喜欢，有的冰雪美丽，有的温柔体贴，有的潇洒不羁，虽然大部分和他毫不相干，但也有一两个和他有点什么。如果用个词形容他在感情方面的性格，那就是内向。

内向到遇到自己喜欢的就一言不发，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就能骚话连篇。

“也不能这么说。”石语哲淡淡的反驳着安晓，“应该是遇到喜欢的也有三言两语，遇到不喜欢的就能无所畏惧。”

“对，遇到喜欢的说：‘我，我，我。。。’，遇到不喜欢的说：‘我去年买了个表’。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吧？”安晓调侃道。

石语哲撇撇嘴，没好气的看着安晓，他懒得和安晓争辩。

“你永远都无法战胜一个纯傻逼，因为他会把你拉到和他一样的傻逼境地，再用丰富的经验击败你。”石语哲心里念叨着这句话，扭头走了。

石语哲第一天来这里报道的时候是和他的姐姐一起过来的。他姐姐大他12岁，也是在这个学校读的大学。他姐姐跟他讲，那年她来报道，新校区刚建好第二年，就前面这四栋楼，一水的红墙，像极了心里的火，想要从此好好学习出人头地。但真的太小了刚燃烧没一会儿，就从北门走到了南门，看看南门外的老旧平房，心里的火瞬间就灭了。

石语哲姐姐指着校园中轴线边上的栅栏门跟他说：“你看这儿，这现在是你们的中轴线，以前就是我们的南门。”

石语哲看了看原来的南门，又看了看现在的南门。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眼前穿行而过，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到南门在哪。

“合着扩建就扩建了这一点？”他瞪大眼睛问道。

“切，哪还没有点钉子户啊，能到这你就偷着乐吧。”姐姐不屑的说。

往南门外看过去，过眼处依旧是一片平房，一街之隔的地方像是两个世界。石语哲默默的跟着姐姐向着宿舍走去。

这里的确是一所二流大学，但是石语哲和安晓所处的却是一个一流的专业。一流到有人特意会为了这个专业而选择来到这个大学。听说隔壁班有个飘神，是个复读生，复读之前他考到了理工大，进了校园立刻决定复读。终于来到了这个他梦寐以求的专业，来到了这个男女生比例3比7的世界。

而且按石语哲姐姐的原话说：“这里可是京城著名的美女集散地呢。”虽然石语哲在听这句话的时候暗暗腹诽，质疑她是怎么从那里走出来的。

尽管隔壁飘神的想法很好，但他没想到的是，会计专业因为太火，所以在他们这届提分了。石语哲坚信，学习成绩和长相通常呈负相关。而来到这所学校的会计系需要的考分并不低。所以直接导致的就是他们所在年纪女生的质量有了一个明显的滑坡。

纵使男女比例达到了惊人的3:7，但如果把恐龙们都刨除出去，所剩的男女比例最多也就7:3。不过石语哲知道，通常安晓在各种情况下都非常乐观，按照他的某种奇怪标准，这个比例似乎可以达到更加惊人的2:8。

当然石语哲觉得这件事也不能怪安晓，毕竟这是个人审美问题。虽然很多人都质疑安晓的审美有问题，但其实石语哲是不同意的，毕竟主观问题不能凭着客观做判断。比如石语哲就喜欢长得漂亮的，而安晓就喜欢小眼睛平胸戴眼镜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你试图总结你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女生的时候，你所追寻的就不是爱情了，而是某种标准下的最优解。爱情不是数学题，爱情不能以常理论之。说不定你以后还会遇到一个没眼睛，没胸，戴助听器的女孩，当然我并没有歧视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你遇到她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她的样子。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你就是对爱情的亵渎和侮辱，你不配拥有真正的爱情，我为你惋惜，我为你默哀 3 秒钟。”对此安晓如是解释道。

石语哲再次鄙夷的撇撇嘴，心里默念着一样的话，扭头走了。

报道那天，石语哲跟姐姐一起去认宿舍。他们走进赛欧宿舍，宿舍的房龄看起来并不大，估计也是近几年新建的。石语哲的宿舍在三楼的楼道尽头，3348，他们推门进去，四张桌子两两整齐的码放在宿舍两边，桌子上面是一个一体的床。

往前看去，一个小阳台正对着宿舍区的中心广场。中心广场边上有几排长椅，几个女生正坐在那里喝着刚在旁边小卖部买的可乐。

阳光从窗子射进来，明媚的恰到好处。

“咱们选个靠窗的床吧。”姐姐说。

石语哲点头同意。但是除了背上的书包，他没拿任何东西。想着一会儿拿上被子可以直接铺床了，便也没留东西在上面，匆匆去取被褥了。

等他夹着被子再回来的时候，靠窗的那个位置已经有人在，。只有靠门的一张床上没有东西。他无奈的跟姐姐一同将东西放了上去。这件事让他耿耿于怀，直到毕业之后好多年，他还在想着真应该把包扔下，先占了那个靠窗的床位。

那是石语哲第一次见到咚咚，咚咚全名叫曹冬晨。他留着一头锡纸烫爆炸头，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褲，上衣是后来穿了四年的绿色横条纹 polo 衫。他的身材本身就不是很高，在横条纹衣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矮了，不过好在头发是炸起来了，为他的身高加了点分数。

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细细的眼睛盯着手里的手机，里面不停的发出“滴滴滴”的 qq 提示音。看着就像个业务干练的网络达人，配上他的发型，有一种十足的 smart 感觉。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杀马特这个词语，不然大概可以成为宿舍里的杀马特标杆。

除了咚咚，石语哲的舍友还有恒仔和夫夫。

第一次见恒仔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新东方的四级单词红宝书，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肚子，眯着眼睛，猥琐的笑着问石语哲要不要看个魔术。说着他拿起一张牌，手指移动之间，便随着扑克的摩擦声，牌变成了另外一张。所有人都看出了他藏在手后面原来的牌。然后安晓走过来给他演示了一下正确的手法。四年间，恒仔扔下了红宝书，捡起了刀塔，扔下了魔术，捡起了魔方，唯一没变的是拍肚子的动作。打刀塔前拍拍肚子，魔方计时前拍拍肚子，小便之前拍拍肚子，吃饭前拍拍肚子，吃饭后拍拍肚子。。。于是他的肚子理所当然的被他从一个月拍成了七个月。石语哲不禁在心里感叹：某些人可能就是有些特殊的技巧，如果能传授给别人，可能就省去了很多人不孕不育的烦恼了。

夫夫是他们宿舍最后一位成员，作为高考成绩最高的一个，他名正言顺的将宿舍长指派给了石语哲。那时高考是先填报志愿再考试，而京经贸是很多人的第二志愿最佳选择。石语哲和安晓宿舍基本上都是高考失利掉下来的，他们虽然考分很高，但都与幸运女神缺少点缘分。这里面夫夫最惨，他以一分之差，与外经贸失之交臂，来到了这里。

夫夫的高中是学日语的，按他的话来讲：“高考日语极其友好，如果发挥的好，我甚至能拿满分。”

当然石语哲心里想的是，高考算个 p，这简直是看岛国动作片的先天优势。别人看片，看的顶多都是嗯嗯啊啊，专业点的能懂个雅蠃蝶。夫夫呢，简直像看情节饱满的电影一样，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一应俱全。所以后来石语哲看的大部分片儿，都是经过了夫夫的严格审查的，片子质量提升了一个大大的台阶。

虽然夫夫有如此优势，但他也并不热衷于此。大一的时候，夫夫每天只做三件事：和不同的姑娘出去玩，复习日语考试，以及睡觉。他的眼睛永远都是睡不醒的样子，注意，这和咚咚不同，咚咚的眼睛没有人找得到。

那天咚咚特别主动的帮石语哲和他姐姐擦了床和桌子，然后看着他将被褥被子铺好，并目送他出了宿舍。

出门后，姐姐和他说：“你这个室友，要不是这么主动帮咱们干活，我以为是个坏小子。”

石语哲说：“应该不会吧，一般身高 168 的男生也没法坏到哪去。”

姐姐好奇：“虽然他穿的横挑衣服显矮，但你怎么知道他 168？”

石语哲说：“除了知道他身高 168，我还知道他出生在一个冬天的早晨。”

姐姐撇起了嘴没说话。

“好吧其实是因为我女朋友也这么高，站在一块一下就感觉出来了。算上头发他顶多也就 170。”

是的，石语哲有一个女朋友。

第 1 卷 第 6 章 安晓和赵琳的相见到军训

从报道那天起，安晓就盼望着和赵琳见面了。这样说或许有点不太恰当，从小学三年级起，安晓就盼望着和她相识相知。任何一个念头，如果能放在心里长达十年之久，想来都应该无比强大。如果放在古代，大概安晓的盼望可以哭断长城。如果放在海边，大概安晓的盼望可以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

赵琳所在的华侨学院的报到时间比安晓的会计晚了几天。于是他们相约在赵琳来报到的第二天下午三点见面，那天下午他们都没有课，他们决定结伴去游览一下校园。他们虽然上课的地方不在一个区域，但他们的宿舍楼却离得很很近，一个在3号楼，一个在5号楼。所以他们约在了赛欧宿舍区中间广场上的长凳。

那一天是2008年9月3日，多云转阴，星期三，室外气温30度。安晓穿了一条破破的牛仔裤和一件黑色的短袖T恤，站在赛欧宿舍楼门口，他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刚过两点半，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当然不是忘记了约定的时间，只是他从吃完午饭开始就坐立不安的宿舍里逛来逛去的，一会看看这边，一会看看那边，一会摸这人一下，一会锤那人一拳。不耐烦的石语哲甚至过来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如果是的话他不介意帮安晓叫个车送去医院。

安晓只好下楼等着。

大概除了大一新生，别的年级都在上课，外面又是最热的时间，所以宿舍区一个行人都没有，安晓走到长凳边上，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里。日光从头顶照过来，照在长凳边郁郁葱葱的矮灌木上，硕大而厚实的叶子正绿的发黑。

安晓曾经无数次的梦见和她相遇的样子，一部分是夜里梦见的，还有一部分是白天。每次都是惊喜中带着激动，青涩的脸庞上洋溢着放肆的笑。而梦里的他好像夜礼服假面遇见月野兔，飒爽的骑在单车上，向后一撩头发，向对方递出一只修长的手。十指轻扣，将她拽上自己单车的后座。她的手臂环在他的腰上，她的头轻轻靠在他的背上，他们一路骑行，一路欢笑，一路向远方飞驰而去。

去哪了呢？不知道。笑什么呢？也不知道。

或许对安晓来讲，大概不必知道去哪里，也不需要有什么目的地，一路笑过，一路亲密过，也就够了。

安晓低头又看了眼手机屏幕。

14:31

其实安晓并不害怕等待，从小到大，他没少等待过。因为母亲是老师的缘故，他总是在同学到之前就来到学校，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等待上课。晚上因为老师最后才走，所以他总能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等待回家。等待并不可怕，等待的时候反而可以获得片刻安宁的独处时间。安晓知道，比美好更美好的事情是等待美好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从不害怕等待。

但这次不一样，从小学到现在，他等待了太久，越接近这一刻，他反而害怕等待起来。他也并不知道等待过后到来的美好的事情，还是不美好的事情。所以他开始焦虑，细细的汗珠开始在他的鼻尖涌现，一滴滴汗水也渐渐在他身上浮起。他就坐在长凳上，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或许是昨晚睡得太晚，也或许是因为之前精神过于紧张，安晓在长凳上坐着打起了瞌睡。

“你好？”

隐约的声音让安晓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安晓面前站着一个女生，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T恤衫，一件米白色到膝盖的短裤和一双红黑配色的耐克鞋，正俏生生的打量着他。

“安晓？”对方看着正在发愣的安晓又有出声说道。

安晓一下从长凳上蹿了起来，慌乱地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你好你好，赵琳你好，我是安晓。”

最终，他没能像夜礼服假面那样，帅气的出现在对方的面前。他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当时自己瞌睡的时候嘴巴是闭上的。

其实身高175的安晓样子还算俊秀，虽不似潘安，但10个人里面大概也会有6个人夸他好看。剩下的有3个人说他的面容缺乏阳刚之气，1个人说他是小白脸。他的初恋女友的妈妈背地里管他叫做“奶油小生”，虽然那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这个词的正确含义。

没有如梦中的惊喜与激动，也没有青涩和放肆的笑。虽有半个多月的短信做铺垫，但初次见面的两个人还是像刚认识的陌生人一样拘谨。略显尴尬的气氛中，两人并排走在校园里。他们中间的距离不远也不近，他们走路的动作不僵硬也不自然。赵琳脸上的微笑像用杆秤量过的一样得体，而安晓说话时的动作语言也像用尺子量过的一样有分寸。

“当时给你打电话，我说冉冰的时候你有印象，你后来还跟他有联系么？”安晓问道。

“哈，你说他啊，断断续续的吧，因为家离得近，所以后来也都见过面，但是这些年过去了，确实也都不熟了。”赵琳笑着答道。“亏你还能记得`哈哈”她接着说。

“因为我也认识啊，我记得他有一双大大的眼睛来着。”安晓摊了摊手道。

“忘了那会儿了，现在可能已经不大了。哈哈。”

“所以你从那所初中毕业以后去了60中？”安晓又问道。

“对，当时中考成绩不高不低的，能去那也算是不错，班里还有一小部分后来去了中专，我算是考的还行。”赵琳答道。

“这么说我该恭喜你一下？”

“那你不如恭喜我高考考得也还行，来到了京经贸。”赵琳俏皮的笑了笑。

“嗯。所以你之前说的男朋友是高中时候认识的？”安晓斟酌再三还是问出了这个他非常关心的问题。他关心在这十年间她的每一段感情经历，但又不好直接问。

“嗯。”赵琳低头轻声道：“大概是高二吧。那会儿男生都爱在操场打篮球嘛，女生就喜欢在楼上楼上看。当时我老看着他，后来突然有一天，他突然走过来，问能不能借口水喝。我就把自己的水递给了他。再后来就在一块了。其实也挺莫名其妙的。”说完这句，她的笑容从嘴上消失，像是想起了什么伤感的事情。

而安晓则心里酸酸的像是含了一整颗柠檬。

安晓清楚，那是嫉妒的感觉。虽然他在高中也并非单身度过。但，就是嫉妒，嫉妒那个男生。有些事情知道了会难过，但还是想要知道。犯贱是人的天性，没办法。

“哦，之前听你说他没跟咱们一个学校，他现在在哪个大学？”安晓继续问道。

“他没上大学，去读大专了。前天我报道他还来过，挺远的，听说坐了一天的车。”

“哦”安晓想再问的真切些，他来了，说什么了，做什么了，但又觉得这么刨根问底的太过尴尬。所以一时间沉默下来。

而赵琳也低着头，没再说话。他们默默地踱着步子，虽说是游览校园，但此时此刻，两个人都没什么心思看看周围的样子。

一串铃声，打破了他们中间的沉默，是赵琳的手机，一段诺基亚的标准铃音从手机里传出。

她向安晓歉意的点了头，然后稍稍走远，接起了电话。

安晓远远的看着对方脸上瞬间洋溢起的笑容，猜测着拨电话人的身份。

“卧槽，真的？……丫傻逼……行，那就……谁不来谁孙子！”

距离并不远，所以安晓也听到些内容，他有些错愕的看着眼前的女生，但转瞬又释然的笑了笑。有些时候，看女生偶尔嘴里甩出一两句污言秽语倒是也蛮有意思的。

赵琳打过电话，介绍着刚才通话的闺蜜，大概说了说十一假期他们的聚餐。安晓笑着问对方是不是个粗犷的女汉子，说话必须口吐芬芳才能正常交流。一番吐槽，他们选择遗忘了刚才有关男朋友的话题。

其实京经贸并不大，一共就五个教学楼，三处宿舍楼，一处操场，一幢图书馆。他们从东门走进学校，走到了北门的图书馆门前。

安晓从小喜欢看书，所以拉着赵琳要进去看看。他们顺着台阶走上二楼的图书馆正门，顺着过道走进电梯，安晓是想着从上往下每层都看看。于是安晓按了电梯的7层。

却不想7层出来还能向上走，于是他们又顺着楼梯爬了一层楼。走出楼梯间，安晓迎面看到了宽阔的窗户，与窗外的天台。

安晓看过很多二次元的漫画动画游戏，所以对天台这个地方有一种莫名的兴趣。他拉着赵琳，打开窗户，跨过窗台。走了上去。

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天空一下子变得很低，远处的云正压在一个正在建筑的工地，一座塔吊，正楞楞的杵在中间。

安晓走到天台边，外墙上沿大概正好到他的胸部高度，他向下看去，楼旁边的行人像是小小的黑色虫子在不断的移动着外置。他赶忙招呼赵琳走过来一起看。

墙体到赵琳的脖子位置了，她只好踮起脚尖学着安晓的样子也向下看去。

安晓从侧面打量着这个让他熟悉又陌生的女生，虽然已经不复是小学时候的样子，但那时候的影子还依稀能模糊的在她眉眼之中看到。

“喂”赵琳侧头，稍稍歪了脑袋，“你有没有觉得，咱们的这个西湖，从上面看特别像一个小熊呀~”

安晓心脏狂跳，怔怔的看着她，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第1卷 第7章 石宇的回忆及军训

自从石语哲从那辆开往军训基地的大巴车下来之后，他在整个军训期间都没见到过那个大巴车上的女生。在本学院的列队里见不到她，在全校的大会上见不到她，在食堂里见不到她，在宿舍区也见不到她。

这个人就好像突然从人间消失了一样，甚至当石语哲向别人描述她的样子的时候，也被告知压根就没有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女生。

疑惑与好奇笼罩了石语哲的心头，最后他甚至不得已去找了安晓询问。

在军训的第四天的晚上，石语哲叫上了正在把玩扑克牌的安晓，一同出去小解。

从宿舍走出来是几排水龙头和水槽，需要再往前走一段才是厕所，距离并不远。地面是松散的砖头铺就的，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着。

“你还记得咱俩在大巴车上遇见的女生么？”石语哲问道。

“记得啊，怎么了？”安晓回道。

“我这两天观察了一下，不管是食堂、澡堂还是咱们那天开的大会里，都没见到过她的影子。你说怎么就突然见不到了呢？”石语哲面露疑惑。

安晓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说：“前天的大会上，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个财税的女生，她留一头短发，带一个圆圆的眼睛，虽然谈不上漂亮，但是笑起来有个酒窝，还挺可爱的，她叫田诗诗，不知道你这两天观察有没有看到。”

他俩走进厕所，厕所的一边是一个长长的小便池，另一边是一排没有隔断的蹲坑，是那种最简陋的，水泥地台阶上挖出一个长方形开口，在上面大便或小便能听见下面沉闷的水声。石语哲一边解开裤子，一边想着如果是厕所早高峰时刻，在粪坑底向上看，大概能看到壮观的一幕，一排白白的屁股堵住洞口，然后黄的黑的开始倾撒，像是下了一场屎雨。

哗哗声响起。

“我相信如果她在人群里我能第一眼认出她来。”石语哲笃定的说。

“人生三大错觉：她喜欢我，我能反杀，我第一眼就能认出她。”安晓抖了两下，“这两天一直发短信的女生突然联系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哎。”他叹了口气，漫不经心的提上裤子向外走去。“这可真臭！我先出去了！”

石语哲撇撇嘴，也提上裤子跟了出去。

因为是在北京的郊区，周围没有一处高楼，除了眼前的厕所和远处的宿舍，周围没有一处灯光。石语哲看着前面的安晓正仰着头愣愣的杵在那里。

“你看，夏季大三角看的真清楚。”安晓兴奋的抬起手臂指着天空中的星星说。

石语哲也抬起头，他突然想起来，他的现任女朋友好像也在类似的情景跟他说过一样的话。

那是2007年的7月份，那时候她还不是石语哲的女朋友。

在石语哲高二结束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学农活动，类似于军训，也是拉到一个营地。只是没有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也不用整日的烈日下面像傻瓜一样踢正步。

每日的安排就是做一点轻松的农活——刨刨土，浇浇水之类的，看看各类展览，还有就是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特别无聊的活动。

那次活动的最后一晚学校组织了一个篝火晚会。在七月的夏夜，晚风袭来，月光如水。石语哲和最亲的小伙伴拿着冰镇可乐，走在热闹的营地里。周围是无数刚洗完澡的姑娘，借着昏暗的火光，他们的眼睛肆无忌惮的盯着一个又一个姑娘的那娇艳的脸颊，饱满的胸部和丰腴的臀部。或许因为光线朦胧，平时看起来姿色平平的女生在这一点也都闪着些别样的光彩。连隔壁班的矮挫丑学霸李东花在这一刻也都显得不是那么得狰狞了。

按理说，石语哲也并不是什么淫荡好色的小流氓。甚至因为身材高大挺拔，面容刚毅果决，还是篮球队的队长，而颇受女生们的青睐。据听说，追过他的女生可以从学校一头排到另一头，而他则都无动于衷。在女生眼里，他是梦中白马王子。在朋友嘴里，他是感情的绝缘体。在他自己心里，他认为自己能在感情里游刃有余，不惊半点波澜。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有着绝缘体质的白马王子，一个从来对女生无动于衷的人，在这一刻也都烧红了脸颊，捏瘪了可乐罐，放荡的笑着。

大概是那天的月色太醉人，又或者是那天整个营地的荷尔蒙气息太重。篝火晚会进入尾声，石语哲和小伙伴决定一起去女生宿舍楼附近遛个弯。

营地里宿舍区环境还是不错的，青砖铺的地面，路的两边种着两排白杨，路灯间隔虽然远了一点，但是看清楚路也完全不是问题。石语哲他们正讨论着刚才晚上围着圈跳的舞太蠢，以及晚会为什么没有酒。突然，一道强光打在了石语哲的脸上。

如果你在大舞台参加过演出，就该知道被面光打在脸上是什么滋味。在那一刻，你的眼睛里除了那道光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事情，都看不见。除了光源，其他地方都是一片黑暗，你的心跳会不由自主的加快，你的血压会不由自主的上升。然后手心腻汗，开始表演。

在那一刻，石语哲侧头眯眼，慌忙用手挡住眼睛。他听到远处发出强光的地方发出一道声音。

“是石语哲吗，我想和你认识一下~”

是个女生的声音，石语哲想起了农训第二天晚上收到的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上发的就是：“是石语哲吗，我想和你认识一下。”但因为这种情况石语哲经历的太多了，所以当时想都没想，随便回复了一个简单的“好”字，就再也没有理这件事。

“好。”石语哲说。“咱们能先把手电关上么？”

“哈哈~没问题~”

对方的声音里洋溢着别样的热情，石语哲挪开手，看到了声音的主人。

听说最好的表白时机是对方运动过后，受到惊吓之后，或是激动的时刻。这种情况下，对方心跳和血压双升，他会误认为自己的心跳来源于对面表白的人，他会误认为自己的心跳是心动的感觉。

石语哲还没从刚才的白光惊吓中恢复，他看到了对方。高挑的身材，尖尖的下巴，又大又亮的眼睛，正冲他灿烂的笑。她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一般，正向他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总的来说，高媛很漂亮，即使按照石语哲苛刻而严谨的标准，也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女。石语哲以前是见过她的，也因为她是美女，所以有那么点印象，但他从没想过对方会主动过来示好。

那天晚上，高媛身边的同学带走了石语哲身边识趣的小伙伴。他们顺着小路，走到了之前做农活的地方，周围都是庄稼，视野一片开阔。在那刚刚入夏的晚上，冷清的小道尽头，远处的火光灭了，他们在一片黑暗中扬起了头，一片璀璨的星海包围了他们。

尽管石语哲的胳膊上被蚊子咬了13个包，腿上被咬了17个包。但他心里美滋滋的，他听着高媛给他讲夏季大三角，给他讲哪个是牛郎星，哪个又是织女星。

“你看，靠上面的那颗特别亮的就是织女星，右下方这个呢，就是牛郎星。你看他两边还有两个暗星，刚好拍成了一条直线，像不像他拍了扁担装着两个小孩？”高媛举着手指着远方的星空。

“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哈。”石宇道，他拍着头，一瞬不瞬的望着天空。“原来银河真的在这两颗星星中间啊？”

“古人诚不欺你我啦`哈哈`对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么？”高媛拍了拍石语哲问道。

石语哲低头看了眼手机，2007年7月7日。

“你不会告诉我七夕节改在阳历过了吧？”石语哲睁大了眼睛说。

“古人才过阴历呢，咱们自然要过阳历。哈哈~”高媛笑弯了自己的眼睛。

“……”石语哲无语，然后他试探的说：“七夕快乐？”

“七夕快乐~”高媛开心答道。

石语哲被这莫名其妙的七夕节弄得有点混乱，但他心里又有点欣喜，像是拥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人的节日一般。

“咱们别看了，眼睛要瞎了。”石语哲扭了扭僵硬的脖子。

“瞎了怎么办？”高媛狡黠的看着他。

“还能怎么办？以后去拉二胡？要不只能去按摩店打工了。”石语哲说着俏皮话。

高媛收起了玩笑的表情，定了定神。她看着石语哲的眼睛，带着微笑淡淡的说道。

“瞎了以后就看不见你了。”

石语哲愣在当场，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句话是那么的动人。好像有人往他的心里扔了一粒泡腾片，一瞬间让他浑身都沸腾了起来。那一刻他意识到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意，什么是爱一个人的感觉。那一刻他彻底沦陷了，一道闪电击穿了他的绝缘层，绝缘体彻底通电了。不再有所谓的高冷和防备，他的内心正被轻轻的拨动。他不再是那个游刃有余的白马王子了。再也不是了。

……

“你还回去不回去啊？”远处安晓招呼着石语哲。

石语哲掏出了手机，编了条短信给高媛发了过去。

“今晚的星空和那天很像，想起了些过去的事情，希望你那边也是一样的风景。”

石语哲站在空旷的小路上，看了一会儿晃眼的屏幕，没有回复，他发了会呆。

然后转身向宿舍走去。

第1卷 第8章 军训结束回来的第一天

安晓的军训很快就结束了，在他的印象里，大学应该是军训最严格的才对。但事实是，安晓的高中军训两周，而大学只军训了一周。在汇报日打了一通军体拳、踢了一圈正步之后，他们被拉回了学校。整个军训他们甚至连真枪都没摸到过。

不过安晓的心思倒也并不在枪上，从军训的第三天开始，他就联系不到赵琳了。短信没有回，电话也没有接听。安晓心里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念头，是不是对方不想跟自己联系了？是不是对方出了什么意外？是不是对方的手机被别人抢走了？这些念头不停地在安晓的脑袋里旋转，他心情烦躁的熬过了军训。

而在大巴车回城的路上，他收到了对方的短信。

“这两天爸爸生病了，一直没来得及回复你，抱歉”

收到短信的安晓突然感觉到了久违的放松。

“没事，别着急，祝早日康复”安晓回复道。

大概，自己是喜欢她的吧。不然怎么会这么关心她，这么紧张她。不回信息也只是担心她，而不是生气，收到了对方的消息是这么的放松与欣喜。大概，这就是喜欢吧，安晓心里想着。

安晓手机震动。

“ ”

收到了一条赵琳发来的信息，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安晓以为对方发错了，便没有多理会。他望着大巴车的窗外，嘴角微微的翘起了弧度。

军训回来再来学校的那天是中秋节，那时候的中秋节还不是法定节假日。所以虽然是周日，可因为大一新生第二天就要正式上课，学校上午还是在新建成的室内运动馆组织了一个新生开学典礼。

典礼过后，安晓和同学一起去号称亚洲第一大食堂之称的学校第三食堂吃饭。他们听说这里三层的麻辣香锅特别的香甜。

二层的楼梯转角处，一个高挑的女生从安晓身边走过。在错身的一刹那，在四目相对的瞬间，他们好像认出了彼此。安晓停在台阶上，扭过身回头看她。而那个女生也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

“诶，我是不是哪里见过你？”女生问道。

安晓愣了一下，心里在搜索着匹配的面容，披肩而直顺的黑色长发，简单而精致的妆容，小巧的鼻子和嘴巴。他一时分辨不出。女生并不等安晓回答，在他错愕的目光里，带着疑惑的眼神继续向下走去。

“走啊，干嘛呢？”

在旁边同学的催促中，安晓低头迈开了步子。然后猛一抬头。“苏杭！”他回头喊道。但是对方已经消失在了楼梯的夹缝里，嘈杂的环境里大概听不到他这一声呼唤。

他认出她来了，那是他的高中学姐，苏杭。他们曾经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一起度过了一整天。从早上9点，到夜里10点。

节日的一个作用是可以帮助人们记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人们总是会对节日发生的事情记忆深刻。例如我们会记住去年过年的时候，年夜饭上七大叔八大姨问了几次有没有结婚，工作如何，却不记得上周二的晚饭吃的那几样菜。

这很正常，记忆大师甚至因此发明了特殊的记忆方法。那时候可能大家都记性不好，所以此类的书籍格外的多。例如，先记住一些节日，然后把之后要记忆的每一个词语放到一个节日里。例如：端午-安晓、重阳-石宇、中秋-苏杭。一旦建立了这个联系，就会记住你本来记不住的那些毫无关联的文字与数字。

但这样的技巧也不能多用，尽管人体的大脑被证明还远远未达到并且说不定永远达不到利用的上限。但这样无止境的关联记忆法将会导致思维混乱。一旦看到一个东西，听到一句话，大脑就会自动开始联想。

曾经有一位记忆大师，号称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建立大量有感染力的视觉联想和感观联想，最后却过得无比凄惨。让他痛苦的是新来的信息，比如别人的闲谈，会在他的脑海引发一系列无穷无尽的联想，仿佛失去控制的火车，吹着汽笛呼啸前行，导致他完全不能与人正常交谈。

所以，诺布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学者以及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曾经说过：“幸福无非就是身体健康、记性不佳而已。”

中秋节那天，安晓也不知道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如果记性不好，压根不记得对方的话，这次相遇也就不了了之了。或者如果记性再好一点，当场认出对方，大概也就不会有后面的短信，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他深切的回忆起高中和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苏杭比安晓高一个年级，高中时他们共处于学生会，安晓高一那年，他们曾一起绘过整版的圣诞节晚会大礼堂背景图。

那是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学生会出动了30多个人，买空了琉璃厂方圆3公里所有书店里的绘画纸和丙烯颜料还有胶带，花了两天时间，做了一副重达几百斤，与礼堂幕布一样宽大的海报。海报挂上幕布的时候甚至有人因为拍海报而扭伤了手腕。

那一次，苏杭是整个背景海报的主笔。你很难想象那么单薄的一个少女，是如何光了脚站在长自己身高数倍的巨型画纸上，照着手里的小小样图，逐笔勾画着整个图案的线稿。

周围的人有的在给底色上深蓝色的背景，有的在给纸的边沿用胶带反复加固，有的坐在下面看台上休息喝水。安晓蹲在一个学长的边上帮着他拿着乙烯颜料罐子，目光不断往苏杭那边飘过去。

他想起了几个世纪前，米开朗基罗一个人站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穹顶下，独自一人一笔笔描着亚当的手指的样子。

那时候的苏杭表情平静而专注，她低垂着目光，安静得像是米开朗基罗圣殇中的圣母一样。偶然回头的一刹那，她向安晓这边望了过来，不过她跟安晓并不相熟，所以目光并未停留，继续环视着整张巨大海报。

就是这一刹那的四目相对，安晓心里铛的一声，像是敲响了圣诞的钟声。他呆呆的把手里的颜料撒了一地。还好是打底色，并不妨碍，否则他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坏了一锅汤的那一颗老鼠屎。

海报最终完成已经是 25 号的晚上 8 点了，安晓站在舞台上，看着被别针和胶带固定在礼堂幕布上的海报被一点点的拉了起来。在深蓝色的背景上，一只白色的小狗，望着远处高悬的黄橙橙的月亮。满是繁星的中间有一行花体英文：Merry Christmas。

他们一起在海报下合影。三十人的队伍，分成两排，安晓被挤在了苏杭边上，他笑得开心而拘谨。那是他们从过去到未来，唯一的一张合影。

安晓还记得和苏杭第一次见面的时刻，那次两个人之间并不愉快。高一时安晓报名了高中学生会文艺部，通知入选是一个午休时间，小个子的文艺部女部长站在在班门口，叫出了正在座位看漫画的安晓。

出了班门的安晓看到了身为学生会副主席的苏杭站在小个子女生的后面，靠着楼道的窗户，向外打量着。

“今天来通知一下你被选入了学生会文艺部，这个表格给你，填一下明天拿过来哈。”小个子部长说着递来了一张打好的 A4 纸。

“哦，好。。”安晓看着表格，上面大概是姓名，生日，联系方式之类的基础信息。右上角有一个贴照片的位置，他指着那里问道：“照片也要贴的么？”

“当然了，没有的话放学边上去照一张。”小个子答道。

“哦，这么麻烦啊，能不能不贴照片？”安晓不耐的撇了撇嘴。

小个子正要答话，苏杭从后面突然转身走了过来。

“你知道么，学生会，我们可以让你进，也可以让你退。”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目露凶光，大大的眼睛里烧出了些许红色的火，语气严厉而坚硬，不容置疑的态度呼啸而出。

安晓被吓得一句话也没敢说。夹着尾巴在小个子部长那似笑非笑的目光中走回了班级。

想想都有三年过去了，安晓一边和舍友吃着不加辣的麻辣香锅，一边一点点回想着苏杭的事情。他突然想起来，当年跟小部长借过一本习题册，后来小部长让他还给苏杭。那时候她给没给过自己苏杭的电话呢？

安晓停下筷子，试探的搜索自己的手机通讯录。在那里面，他找到了苏杭的名字。

他们过去见过的面不超过三次，说过的话不超过 10 句，就这 10 句话里还有几句是训斥的话语。他甚至不记得他存过她的手机号，但就是在那仅有的不到 30 个号码中，他找了苏杭的那一个。

像是要证明自己记起了她，又像是随手的一个玩笑。安晓放弃了眼前正被舍友囫囵吞枣般啃食的香锅，编了一条没头没尾没有署名的短信发了过去。

“中秋节快乐~”

第 1 卷 第 9 章 石宇再次见到李桃

正式上课的第一个周一，时间是晚 19 点 10 分，石语哲坐在 3 号教学楼的二层阶梯教室的第三排第四个座位。在他周围依次坐着咚、恒仔和夫夫。

一个小时前，一个学长模样的男生来到了他们宿舍楼，拿着名单走遍了每一个会计学院的宿舍间。告诉他们今晚 19 点，要举行学生会及会计论坛的招新活动。

所以此刻，围绕石语哲的不仅仅是他的舍友，还有整个会计学院的男同学和女同学们，一个偌大的阶梯教室，愣是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过道和门口都站满了人。

可能组织者也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所以正在竭力的维持着秩序。

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来了，也有一些人对学生会这种组织嗤之以鼻，比如楼道另一头的飘飘大神就对此完全没有兴趣。

石语哲回头环顾着周围，他看到了几个同班的女同学坐在了靠后的座位。还有安晓，这个家伙正和他的舍友站在教室的侧边过道里，一定是来晚了。

一边想着，他看见安晓从兜里掏出了一副扑克。笑着弯腰冲边上坐着的女生搭起了话，然后三言两语中拉起了对方的手。那个女生款款大方，正带着些玩味的表情，看着安晓表演魔术。

一阵无语，撇了撇嘴，石语哲继续扫视教室。

突然他目光一凝，停在一个人的身影上不动了。是那个大巴车上遇见的女生。她站在了组织者中间，抱着手臂安静的站着，眼睛看向前方的虚空。原来她是大二的学姐啊，石语哲恍然的想着。

按石语哲的话来说，当时他在大巴车上看见李桃的时候其实也没想怎么样，毕竟自己也是个有主的名草了。不过是因为看到最后一排孤零零的坐着一个漂亮的女生，觉得过去太尴尬，所以站在过道里愣了一会。最后没办法才坐过去的。

过去之后又发现这个女生浑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冰冷气息，所以坐在边上就更不自在了。

对，当然不是一见钟情，自己毕竟也不是什么渣男。

难道就不能看看瞧瞧碰碰了？

安晓自然对这番辩解嗤之以鼻：“你们班的第一恐龙战哥也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你怎么没去她边上表现表现自己的扭捏？”

“滚！”石语哲斩钉截铁的打断了安晓的话，：“我恶心。”

其实石语哲自己也知道，虽然嘴里说着没什么，理智上也告诉自己不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每看到她就是会心跳加速，喉头涌动，手心出汗。

也许就像高媛在高中毕业时跟石语哲说的一样。她说她朋友都说石语哲的学校美女如云，他在这里肯定把持不住。对于这个论断，也许她说对了。不过也只能说对了一半，是后面那半。

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学生会招新正式开始了。石语哲就坐在那里，静静的盯着她看，直到她离开位子，走到了讲台上。

“大家好，我是生活部部长李桃，生活部主要负责协助举办院系内各个活动，可以全程参与到学院的各个活动中来。也能获得非常丰富的组织协调经验，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谢谢。”

不像之前的人一样满面春风，她只是静静的，不苟言笑的说了这样一段话就下台了。不过她可能不知道，她的容貌配上这样子的讲演才是最抓人眼球的。

至少石语哲边上做的咚咚恒仔和夫夫都吵着要去参加生活部了。

很久以后，李桃告诉石语哲，为什么她会成为生活部的部长。

“你知道生活部这个部门，说的感觉还挺高大上的，但是其实每次活动的工作就是搬桌子和搬椅子和搬水。让我过去，也不过是希望多吸引些天真阳光的大男孩，多拉点苦力罢了。不过你没来我这里我还是比较诧异的，我以为你第一时间就会冲过来呢。”

听了这些，石语哲在心里暗自骄傲。然后又有点想掩饰的问道：“难道只有搬桌子和搬椅子还有搬水？”

李桃托着下巴想了想：“如果硬要说的话，还有摆桌子摆椅子和摆水。”

石语哲在心里心疼了一秒第一时间加入生活部，还从未说过一句怨言的咚咚。嗯，只有一秒。至于夫夫和恒仔，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参加了一次学生会活动，就再也不去了的缘故。

招新持续进行着。

最后一个部门是会计论坛，这个听起来完全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论坛”。走上去的女生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然后开始介绍这个组织的作用和功能。

当然石语哲并没有听，他只是想起来，刚才安晓变魔术的对象，好像就是现在站在台上这位。他在黑板上写的名字工整而娟秀，卫翎，名字倒是挺好听的，就是眼睛感觉有点细，不过戴上眼镜倒是也耐看。

石语哲听卫翎讲完了最后的报名方式，几个部长们分别站在了教室的几处边角，要参加的同学们直接到他们面前登记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了。

石语哲静静的看着同宿舍的好友走向了生活部，静静的看着教室后面的安晓带着笑容走向了会计论坛。

然后他默默的起身，走向了文艺部。因为他刚才无意间听到，文艺部里有全校唯一一个话剧社，他想要去话剧社。路过生活部的时候他本想跟李桃打个招呼，但是看到她面前那人头攒动的场面，还是选择了作罢。隐约中他感觉对方的目光向他投来了一撇，但扭头看时，她正在默默的记录着面前男生的名字和电话。她好像有些落寞，又好像这就是她经常挂在脸上的表情。

虽然看到那个表情的石语哲有些许的犹豫，但是他还是坚定的走向了远处的文艺部，在那张报名表上，郑重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石语哲高二的学农活动结束后，他和高媛一同迈上了高三，那个紧张与压力拉满的年级。

开学后，学校要求他们每天晚上都要上晚自习。晚自习一共大概有三四个小时，中间有 15 分钟的休息时间。

因为是晚自习，基本上老师也不会去班级里看着。所以自习的时候，高媛常给石语哲发短信，约他一起去教师办公区上自习。那是学校里唯一有空调的地方。

上自习的时间，他们两个会挤在那边的沙发里，一边看书，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休息的时间呢，他们则会约在操场的一个角落，一起压操场。

九月下旬这天已是深秋，天黑的早了很多，他们一起像是一对普通的学生情侣一样，带着笑容说着话，肩并着肩走在操场的塑胶跑道上。

“诶，你们班的美术鉴赏放话剧了么？”高媛带着笑问道。

“放了啊，老师说这学期之后就不会再安排这个课了呢。”石语哲不无遗憾的说。

高媛点点头：“是有点可惜，那你们看的是恋爱的犀牛么？”

“哦，对，好像是什么犀牛来着。”

“人家叫恋爱的犀牛好不好~你有没有认真看嘛？”

“我大概看了看，也可能睡了一会儿。反正是节选嘛。”

高媛无奈的看了一眼石语哲说道：“你有没有觉得。。。还挺好看的？”高媛顿了顿，扭捏的绞着双手。

“投影内个画质，女主角看不太清好不好看啊。”石语哲拍手摸了摸脑门。

高媛不高兴的跺了下脚，说道：“谁问你女主角！我是说这个剧嘛！”

“我只记得女主角穿了一身红裙子，上去踩一个苹果，那个苹果踩的真好啊，一脚下去四分五裂。好像还是穿着高跟鞋吧？而且是眼睛看着前方踩的，她是得练过多少次才能踩的这么漂亮啊。其他倒是没注意太多。”石语哲凝神专注的回忆着剧情。

“难道你没有注意中间明明唱的那首歌么？”高媛有点不可置信的问道。

石语哲一头雾水的回道：“哪首歌？里面唱歌了？”

“就是，，就是他俩内个的时候唱的。。”高媛说出这句话脸上有些发烫，还好操场灯光昏暗，石语哲并没有看到。

石语哲愣了一下，瞪大了眼睛问道：“他俩在剧里还内个了？你确定咱俩看的是同一个剧么？”

“呃，跑步的时候。。”高媛最终也没有明说，她觉得石语哲一定是个钢铁直男，大概理解不了什么是艺术加工。所以索性不提什么内个不内个了。

不等石语哲反应，高媛接着说道：“歌词是这样的。”

“

对我笑吧，就像你我初次见面.

对我说吧，即使誓言明天就变.

享用我吧，人生如此飘忽无定，

想起我吧，在你变老的那一年.

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

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

过去的岁月总会过去，

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

”

那天是九月的尾巴，一阵风从他们身边吹过，天空格外晴朗，远处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高挂在半空之中。石语哲静静的听着对方在他身侧的喃喃细语，心里泛起些甜蜜，那最后一句话不停地在他心里回响起来。

像是想要一下子走过一生，他们还彼此陪在对方的身边。

他一时间失语，这个时刻是应该求爱么？还是应该沉默么？至少肯定不是沉默才对。于是石语哲脑子一抽说道：“如果你能把背这个的功力用在学习上，我觉得你现在怎么也有我成绩的一半了。”

高媛无语，白了对方一眼，甩着胳膊生气的向前走去。

石语哲自知大概说错了话，没办法也只好紧跟了上去。脑子里搜罗着该说点什么挽回一下已经死的不能再死的情调。

“要不我们下回一起去看吧？这个恋爱的犀牛。”石语哲试探的道。

“谁稀罕和你去看了。要你自己看。”高媛并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的快步在前面走着。

“那下次我演给你好不好？”石语哲着急的说。

高媛猛然停下了脚步，她扭过头，面容平和的看着石语哲的眼睛慢慢说道：“其实也只不过是嫉妒，能有这样一个人，这么义无反顾的爱她。”微微顿了一下，她接着说：“如果你要演，那请你演一辈子，一直，永远，只演给我。”

石语哲看着对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泛着点点光芒，他不由自主的点点头。

一切那么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寂静无声的操场，远处熄灭的灯光，天空高悬的月亮，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抱，然后接吻。

第 1 卷 第 10 章 上天台苏杭的过去

从阶梯教室回来，时间才过 8 点。安晓站在宿舍楼道的窗口边上抽烟，他看着落地窗外的夜空，一轮满月斜斜挂在了窗口的一角。

手机里和苏杭在断断续续的发着短信，聊着原来的高中和原来的同学。和故人诉说起往事，好像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楼道的窗户设立在宿舍楼道的尽头，尽头边上的那一间就是石语哲的宿舍。

吱呀一声，门被从里面拉开，安晓看见石语哲面色不悦的走了出来。他心虚的把烟又往窗口挪了挪，示意对方没有任何烟味可以传到他的宿舍和他的鼻子。

“赏月去么？”石语哲看了看窗外的月亮，冲着安晓甩出一句话出来。

安晓呆呆地看着石语哲，他心里想：两个大男人有啥可赏月的啊，还不如你自己去对影成三人来的更好一点。

“你是说咱们俩去赏月？”安晓问道。

“要不你叫个学姐什么的，顺便带咱们逛逛校园吧？”

难得的中秋之夜，想着在宿舍呆着也着实无聊了些。安晓拨通了刚刚在阶梯教室认识的学姐卫翎的电话。才结束了招新，想来应该没什么事情吧。

铃声在听筒里响了很多次才被接通。卫翎说她在自习室，这会儿在上自习，所以不太方便带他们去，说了抱歉便挂了电话。

安晓尴尬的冲石语哲摊摊手。

“要不你找一个？”安晓冲着石语哲努了努嘴。

“我是想找呢，不认识啊。”石语哲拍了一根眉毛，略带嘲讽的问道：“你在学校就认识这么一个女生？”

“不能够！”安晓说着拿起手机翻找赵琳的电话。但他转念一想，为什么要带她来这种尴尬的三人行啊，自己约她去不好么？

手里一阵震动，一条短信收了进来，是苏杭。“你干嘛呢？回的这么慢？”

“和舍友准备找人带着去逛逛校园，你有空没？”

“现在的话，倒是有空。”

很久以后卫翎曾经问安晓，是不是如果那天她不上自习，她有空，她带着安晓逛校园。那么他们的开始和结局就会不一样。对此安晓无言以对，生活就是一系列的巧合组合在一起而成。每个巧合发生了就没办法回头。

就像上了一辆高速列车，不到站，就没有下车的机会。

苏杭答应了安晓的提议，他们约在了图书馆门口见面。

为了表示感谢，安晓和石语哲从宿舍里拿了两块中午在食堂买的月饼，又在超市的鲜果时光里买了三杯热热的奶茶。

他们端着奶茶揣着月饼，在图书馆大楼的门口等着。夏末初秋的季节，偶尔有风吹过，绿色的叶子从空中飘散，远远的一个人影从远处走来。

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肩上垮了一个黑色的小皮包。长长的黑发被风稍稍吹起，在空中轻轻的摆动。夜幕已经降临，月光如水，她踩着脚下的白月光站到了安晓的身前。

白天的一面之缘太过匆忙，三人走在校园里，安晓重新打量起旁边这个女生起来。相对于高中来讲，她留长了头发，还化了细致的妆。脚上的鞋好像带了个小跟，再高点的话就要赶上自己了。安晓这样想着，一边听着苏杭的导游词。

以图书馆为中心，苏杭为他俩介绍了学校四处的设施。

“往那边走是第一食堂，你们肯定还没去过，现在一般都是去第三食堂比较多了。”

“这是西湖，说是湖，其实也只有这么一点点。对面是医务室，悄悄告诉你，请假可以在那里开假条。”

“西边那个是新宿舍楼，叫公主楼，是我们这届的女生宿舍楼哈，不过他们平时管这叫西门红楼。不过都说这里风水不好，去年搬进来第一年，就有一个跳楼的。”

“啊，我也是听说，好像是情所困吧。”

“什么？你问死没死？这么高，不死大概也是生不如死吧。”

“这个地方叫大活，是大学生活动中心简称，你一定好奇这里有第三食堂，第一食堂为什么没有第二食堂，这里就是原来的第二食堂。”

一路上安晓安静的听着苏杭给他们介绍这里的桩桩件件，偶尔石语哲会提个问题搭上两三句话，她也都耐心而温柔的回答了。初秋入夜天气已经有了凉意，她手里的奶茶一口都没喝，不过捧着杯热热的奶茶，倒是也刚好可以暖手。

他们转了一圈，最终转回了图书馆。图书馆的正门开在二楼，正门之前是一段长长的阶梯。安晓也走过几个校园，感觉很多都是这样的设计，可能这样的设计从正面看起来会更气派一点吧。

他们一同走上阶梯，进入图书馆。

“二楼这里有一个小自习室，如果上自习可以早上来占座。”苏杭指着大厅右边的一处说道。

正说着，安晓看见一个人影从门里走了出来。是刚才在阶梯教室认识的，是刚才约她出来被拒绝的，卫翎。安晓笑着冲她挥了挥手。

卫翎抱着书，刚好从自习室出来，看到安晓明显愣了一下，又看到了安晓身边的女生，笑着打了招呼，从他身边走过。

出于赏月的目的，安晓带他们上了顶层，翻过窗台，来到天台上。

上次来没有认真看，天台上还有一个一层高的小楼，小楼侧面有一排生锈的梯子。安晓看着梯子，提议要不要再上去看看。

高处不胜寒，有风从侧面吹过，三个人轮流顺着梯子往上爬，梯子上都是锈，如果这时候弄破了手心，大概会被感染破伤风。

小楼上的风景比天台还要开阔，但防护措施也没有下面好，天台好歹还有个到脖子高度的墙在周围围着，而小楼上为了雨水能迅速排净，地面整体被设计成了斜坡，周围也只有一道和门槛一边高，宽度可以勉强坐下的墙沿。

视野开阔的地方赏月，会觉得月亮更大了，会觉得离月亮更近，好像如果伸伸手，再伸伸手，就能触摸到一般。

他们三个站在倾斜的平台上，一起仰着头，天气还不错，月亮和星星交相辉映，远处 5 号楼的教室里还能看到上自习的学生。再远处，一个塔吊正孤零零的伫立在一个空旷的工地里。他们谁都没有说话，感受着属于这一刻的宁静。

“其实我是掉到这里来的。”苏杭盯着天空，嘴里突然说出句毫不相干的话。

“高三那年，我父母离婚了。”没有理会安晓和石语哲的目光，她继续说道。

“他们是在高考完才告诉我的，但你知道，作为女生，怎么都能看出些什么，那些是骗不了人得。”

“当然，我并没有怪罪他们什么，这是他们的选择嘛。”

“只是突然跑上来看月亮。。。。”她的声音好像有些哽咽，带了些鼻音。

苏杭坐在边缘上，侧着头。安晓站在她的身后，看不到她的表情。她的面前是八层楼高的空气，她的声音凝结了时间。安晓静静的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他不知道在这样的话题里，自己该说什么才好。

“抱歉，说了些奇怪的话。”她站起身，回过头，冲着两人笑了笑。

“学姐，你别伤心，一切悲伤都会过去的。”石语哲从旁边走了过来，向苏杭说道。

“嗯我知道。”

“你看，现在这个学校其实也挺好的，虽然并不是什么重点大学，但是未来也还有机会的。”石语哲继续说道。“之后可以考研，可以留学，选择也有很多。当然也可以直接工作，这里的就业率大概在全国也都排的上名词的吧。百分百？”

。。。

安晓还在静静的听着他们说话，但是他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凭啥啊？凭啥啊！人是我约的，天台是我带着上来的，怎么就非得你在这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充什么大头蒜啊。人家在那自己见景伤情，你又窜过去说的什么 2568 啊？安晓斜楞着眼睛，看着石语哲还在那喷着唾沫。

他甚至看到石语哲拿出了手机，开始记苏杭的手机号。

但他转念又一想，自己这是干嘛呢，自己也不是对方的男朋友，甚至都还不算朋友，只是过去有过几面之缘的同学。自己在这瞎酸什么呢？有什么立场去酸呢？怎么就不能他上去前搭话呢？

还是怪自己不会说话，每到悲伤的时候就不会说话，也不敢说话，害怕自己说出口就是一个笑话。

想到这他又酸了，他看着苏杭开始不自觉的紧了衣扣，拿着奶茶的手臂也缩到了胸前。

“我们，，，下去吧，有点冷了。”安晓提议。打断了他们的话题，安晓一阵轻松，他看着对面新装修的五号教学楼。自习室的孩子比之前少了许多，是该休息的时间了吧。

他们一起顺着中央步道将苏杭送到了西门红楼。

在宿舍楼门口有个垃圾桶，她将手里的奶茶杯子轻轻放了进去。然后转身招手，走进了宿舍。

月亮正圆，安晓心里想着赵琳，猜她现在是不是已经安睡。

第 1 卷 第 11 章 国会考试篮球赛与 zt

石语哲在食堂和舍友们一起吃饭，他有些抑郁的想着昨晚发生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从咚咚的手里要来了李桃的手机号。给她发了一条短信：“中秋节快乐，我是石语哲，咱们在大巴车认识的，你还记得我吗？”

对方回复：“我的手机号就这么烂大街么？”之后便再也没理会他。对于这个回复，他哭笑不得，这算哪门子回复？还不如回复一个不记得，真是莫名其妙。

郁闷的他刚好看见在宿舍门口抽烟的安晓，索性拉他一起出去。要说起来其实自己一路上跟那个学姐交流还是挺顺畅的，为什么到李桃这就不行了。

果然是遇到喜欢的就内向的像只小猫，遇到不喜欢的就无畏的像只老虎么？他无奈的往嘴里填着 3 块钱一大盘的饭菜。

“诶，你们对今上午王老师说的内个国际会计班怎么看？”恒仔用筷子敲了敲自己的盘子问道。

上午上大课的时候，老师公布了一个国际会计班的说明，从已有的两个会计班级里，通过英语加试的方式，再精选出 20 个学生，可以报名参加，课程将全程使用加拿大会计学的全英文教材。

“卧槽，内个也太贵了，一年 5 万，4 年下来我都能在我们家那边盖个房了。”咚咚眯着眼睛回答。

“反正我学不了，英文教材对我来说就是天书，他们要是有个日本会计我估计我还能报个看看。”从没学过英语的丈夫回道。

“但是要是出国的话是不是这个国际会计就比较有优势了？”恒子不知道从哪找出来一个小纸团，冲着咚咚扔过去。

“滚！反正我不准备出国。”咚咚顺手将纸团又扔了回来。

石语哲抬起头，一边嚼着东西一边说：“这个我后来问了一下我舅舅，他原来也是这个系统的。他说这个其实都是学院为了增加收入而设置的，你看学费贵，其实都是渠道费。”

恒仔想了想回道：“择优选拔，还要考试，我觉得不会是纯增加收入吧？”

“那应该也是，增加收入也只是一方面吧，反正我报名了。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反正最后上不上还可以自己再决定嘛。”石语哲又埋头吃了起来，丝毫不在意周围三人鄙夷的目光。

最终在石语哲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除了丈夫真的真的没法考英语以外，他们几个都报名参加了这次选拔。

当天晚上 5 点，考试在 2 号教学楼 3 层的多功能厅举行，不只是他们，可能有一半的会计学院的同学们都来参加了这次选拔，周围几个宿舍的男生也基本上都来到了考场。坐在考场上，石语哲看着眼前的大耳机和机读卡，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两个月前的考场之上。

作为一个理科生，石语哲擅长的绝对不是英语，他绞尽脑汁的听着耳机里模糊的声音，面容严峻的看着阅读，皱着眉头用 2b 铅笔填着机读卡。

还差一半就完成了，石语哲仰头扭了扭脖子。他看到一个老师正向着他右前方的一个座位走去，安晓正趴在那张桌子上。他的脸枕着手，仔细看的话，他的嘴角和手背接触的地方，正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着光。

老师走到安晓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石语哲隐约听到老师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然后他看见安晓点了点头，捂了捂肚子就又继续趴下了。

不想考就别来嘛，在这浪费时间呢，石语哲轻轻摇头，继续埋头答题。

距离高考过去还没有多久，也可能是因为题目出的不太难，石语哲考完试感觉自己总体答的还不错，反正入选是板上钉钉的了。

“我觉得我应该能过，但是我可能并不准备去转这个专业。”

晚上宿舍洗澡的时候，石语哲言之凿凿的跟舍友们说着。

恒仔依旧拿着那本新东方四级红宝书，扣着鼻子说：“我考的一般，你不想去还去考试，我看你是闲的。”

石语哲摇摇头：“我觉得去参加考试，然后在考场上睡觉才是真闲的。”

“也可能他只是觉得考场上睡觉更舒服，你看，宿舍就没有考场安静吧？”丈夫已经躺在床上，一边按着手里的 psp 一边说道。

第二天，考试结果让石语哲大跌眼镜，最终名单里并没有石语哲的名字，当然，也没有安晓的名字。倒是恒仔和安晓同宿舍的两个舍友，名字位列其中。

从小到大，石语哲经历的大小考试不下数百场，考试就像他的天职，考试失利也不是没有经历过，但这么快速的打脸，还是让他心里有些许郁闷。

晚上下课从教室回宿舍的路上，石语哲兴致不高的一边走一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旁边有人拍了拍他的胳膊。他扭过头，是一脸贱笑的安晓。

“呦，你也没考过啊，看你奋笔疾书的样子，以为你十拿九稳呢。”安晓笑着说。

“你丫在考场上睡觉还好意思说我么？”

“拉肚子拉肚子，再说我本来也也没想上。”

“巧了，我也没想上。”石语哲没好气的回道，他想了想又问：“你不想上为什么还要去考试。”

安晓收起了嬉笑的表情，表情突然变得有点落寞，他垂了眼睑，轻叹了口气，小声嘟囔道。

“大概是需要给自己一个不去的理由吧。”

“难道不想上不是理由么？”

安晓轻轻的笑，以一种你不懂的表情，怜悯的看着石语哲。

“对，想不想不是充分且必要理由。”安晓说得斩钉截铁：“对了，现在几点了？”

石语哲莫名其妙，他抬起手看了看腕上的盗版劳力士。

“五点半多了。你没带手机是么？”

“不，只是单纯的懒得掏出来。”安晓的脸上又挂上了他标志性的贱笑。“不跟你说了，我还约了人，白白！”

天色渐晚，夕阳的光从后面照过来，拉长了他们的影子。石语哲看着安晓双手揪着双肩上的书包带，背着光，踩着自己的影子，渐渐跑远。

石语哲不擅长英语，但其实他自己知道，他也不擅长其他各个科目。

他的高考成绩非常平均，没有特别高的，也没有特别低的，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均衡，符合小时候的校训——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他最大的优点是坚持，从小到大没人敢说石语哲是三分钟热度。

小时候，石语哲的父亲曾经给了他一叠小小的翻动式连环画卡片，一只手按住一端，用另外一只手拨动卡片，书里的小人就会动起来。

那天晚上石语哲正在洗脚，他用左手捏住一侧，右手拇指用力的扣住卡片另一侧。可能因为卡片太硬，也可能是因为他还太年幼。卡片断断续续的，里面的小人动作卡的像是幻灯片，毫无乐趣。他随手将它扔在了地上。

“捡起来。”

父亲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他的声音平静而不可抗拒，他的目光威严而坚硬。石语哲只好从凳子上站起，脚不离盆，爬着够到了远处的卡片，重新开始翻看起来。

一遍又一遍的翻动，不觉洗脚水已经凉透，手指也磨得发红，硬纸卡却渐渐变软。石语哲终于看到了舞刀弄枪的小人连续的跳动起来。他笑得灿烂，不顾挂着水的脚，踩上拖鞋，雀跃着将其拿到了父亲的面前。那一刻，他可能还不知道愚公移山、铁杵磨针这些预言与道理。但他知道了，坚持了就一定可以做成。

那天回到宿舍，石语哲抄上恒仔桌子上的红宝书，装了笔记本，找到了安晓宿舍的两个学霸，嘉和大神和濡龙大神。听说他们俩每天早上都会去占自习室，他想看看他们是否有多占的位置可以空给他一个。

安晓宿舍门正敞着，他走进去敲门，说明来意。濡龙说他有个给别人占的位置，对方可能不去了，刚好可以让给他。他们决定一同先去吃个饭，然后去上自习。

趁着嘉和和濡龙收拾东西，石语哲打量起这个宿舍。安晓的床位是进门左手边靠门，他的桌上杂乱的摆放着一个热水壶，几本书，还有乱七八糟的手纸，零食等等。

两位学霸则都在右手边，嘉和的书桌上整齐码放着今天刚发的 CGA 教科书，全英文的教材，码起来占了半张桌子。濡龙的柜子上贴了一个崭新的时间表，从周一到周日，从早上 5 点半到晚上 11 点，时间分度细到每分钟，事情上包含了吃喝拉撒睡上课自习，每天什么时间干什么安排的明明白白。

石语哲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一堆小字，头皮不自觉的紧了紧。他找了又找，除了每个学习间的休息喝水时间，只有周日下午晚上，时间是空白的。这大概是他留给自己的唯一休息时间了吧。

在濡龙催促的声音中，嘉和装好了东西，他们一同去三食一楼吃了两位学霸最爱的平价大腔骨。又一同走进了 5 号楼侧楼的自习室。路上下了雨，好在除了石语哲，另外两人都带了伞，三人打了两把伞，雨打湿了石语哲的衣角。

自习室一边是带隔断的小格子，另一边是宽阔的大桌子。石语哲坐在大桌子旁的一个座位上，看着周围人低着头。外面的雨声，凳子的声音，翻书的声音，小声默念的声音，清清楚楚的传到石语哲的耳朵里。

旁边的濡龙已经熟练地拿着耳塞捏进了耳朵里，嘉和更是拿着书眼睛望天开始默念。

石语哲拿起红宝书，开始背自己的单词。

“abandon，遗弃舍弃放纵。”

不就是英语么，英语算个吉尔伯。想到这石语哲开心的勾起了嘴角。

第 1 卷 第 12 章 安晓和 lin 去吃麦当劳，说班级考试，去网

下课回来，安晓匆匆扔下几本教科书，便又出了宿舍，他跟赵琳约在了学校外面的肯德基见面。赵琳下课早，所以已经到了。对方让安晓别着急，她在那里等他，但安晓心里却早已飞到了那个肯德基里。尽管安晓此刻还不知道这个肯德基在哪。

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所有路程都是求助于百度地图，搜索好了，记下路线出发。但学校里安晓还没有买电脑，所以他只能依靠赵琳电话里给他的路线。

“挺近的，你从宿舍西门出来，往右转，然后在通车那个路口向左转，再往前走就到了。挺好找的，待会见！”

从宿舍出来往北走的那条路一看就有年头了，行车道上的地面龟裂得像是一道道藤蔓，人行道的地砖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再往前的路就更破了，甚至有一段黄土路，路两边是一排商铺，上面多是卖着五金用品和小商品的，甚至还有一个门关的死死的成人用品店。

天空下起小雨，安晓从书包里抽出了雨伞，雨水让路变得泥泞起来。天色慢慢变暗，安晓深一脚浅一脚的顺着路向前走。

20 分钟过去了，安晓打着伞还在雨里行进着。周围从小破平房变成了二层小楼，他的确往前走了，也左转了，但依然没有看到那家肯德基。

40 分钟过去了，赵琳的电话因为没电已经关机，安晓却还在一个十字路口踌躇，因为下雨所以街上行人很少，他好不容易问到了一个路人，但对方却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打着伞匆匆离开了。

雨下的更大了，安晓打着伞，鞋却已经湿了，一双白色的匡威帆布鞋，此刻却已溅上了黑漆漆的泥水。街边的小店铺有的还开着门，安晓想走过去躲躲雨，但他抬手看了看手机里的时间，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或许安晓可以选择立刻回头原路返回宿舍，或则走进一个店铺躲雨，但想着远方等着的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在某些方面，安晓有着不同于其他的执著。

雨哗哗的倾泻而下，噼里啪啦的声音从头顶的雨伞处传来，车辆的强光照射在安晓的眼睛里，溅起老高的雨水啪的砸落在安晓的脚旁。脚被磨得有点疼了，身上微微有点发汗。1 个小时后，安晓终于看到了那家伫立在一个三岔路口的肯德基。

他收起伞，甩了甩鞋上的水，走进去环顾四周。因为下雨所以店里的顾客只有两三桌，他在靠窗的位置看到了赵琳。她正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安静的像是睡着了。

安晓蹑手蹑脚的坐在了她的对面，细小的声音还是传入了赵琳的耳朵。她抬起头，望着湿漉漉的安晓。

“你来啦？”她的目光里带着关心和歉意，：“我觉得是不是我给你说错了，中间好像还需要转个弯才对。”

“没事，反正都到了。”安晓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纸巾，咧着嘴开心的笑着。

“嗯，你吃什么？”赵琳问道。

“薯条。”安晓想了想又接着说：“我过去点吧。”

“你走了这么久，还是快好好歇会儿吧”赵琳笑着起身，去前台买吃的。

安晓看了看自己脚下潮湿的鞋子，决定听从对方的建议，他顺着肯德基的落地窗向外看去，黑漆漆的夜空下，两三行人打着伞，匆匆从他身边经过。好像是 ts 艾特略曾经说的“下雨天，坐在温暖的屋子里看着窗外的行人，是一种浪漫。”

可是安晓并不觉得浪漫，他不喜欢下雨天，下雨天潮湿的空气他不喜欢，下雨天浸湿的鞋他不喜欢，下雨天气压低他不喜欢，更何况他刚在雨天路上走了一个小时之久。

餐厅里没什么人，很快赵琳端回托盘，托盘上是两个套餐。

那时候的肯德基对于穷学生来讲，还是挺奢侈的。一个 20 多元的套餐价格可以在学校的食堂里吃两天，节俭点的可以吃三天。安晓并没有打算在这里花太多钱，所以只说了个薯条。

赵琳在对面坐下，双手在身体两侧的椅子上支撑着，身子前探，挂着微笑，说道：“上次你说你不能吃辣的，所以点了两个不辣的套餐。下雨了，天气凉，所以咱们喝热巧克力吧~”

空旷无人的餐厅，悠扬而遥远的音乐，手里热腾腾的巧克力。安晓看着对方的眼睛，柔和的眼神，温暖的目光。他突然觉得好像这个下雨天又有点浪漫了。

“对了，你昨天说的内个考试，后来你过了吗？”赵琳挤了番茄酱在汉堡盒子里，问道。

“哈，没有。”安晓咬着汉堡，：“你们之前不是也有一个什么微软特别班的选拔考试么？考的怎么样？”

“嗯。”赵琳拿了一根薯条，在番茄酱里慢慢搅动着。“我过了，我还说如果你过了的话。。。我们一起努力一下呢。”

“哦。”

空气突然安静了三秒，安晓觉得有点难过，有点懊悔。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为什么非得睡觉呢？她说的多动人啊，一起努力一下，一起，努力。

一瞬间，很多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一起去自习室，一起去吃饭，一起回宿舍，一起入睡，然后一起被世界的第一缕阳光叫醒。

不过转瞬他就释然了，考过了大概也不会去上吧，他家里虽然不是什么特贫困户，但平时也过得也紧紧巴巴的。一家三口住在一个小小的一居室里，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前两年父亲的厂子效益不好，没熬过去倒闭了，多年积劳成疾也使他没能再找到工作。几年来一家人都靠母亲一人的收入过活。

考上的话，四年的学费也并不是说掏就能轻易掏的出来的。

为了避免把这种艰难的选择摆在父母面前，安晓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要去拥有这种选择。

“总之恭喜啦！”安晓表情轻松的举起手里的巧克力，：“也没说考不上就不能一起努力了不是~”

“嗯~”赵琳也举起手里的纸杯，轻轻和安晓碰了一下。“一起努力！”

两人说笑着慢慢吃完饭，外面的雨变小了。赵琳想起来自己有个特别班留的作业要做，要用 ppt 提交一个对于信息管理的认识。

那时候大一，大家基本都没有带电脑过来，赵琳说想去网吧完成，在安晓的印象里，网吧这种地方鱼龙混杂，所以决定和她一同去。

赵琳出门并没有带伞，安晓撑开他那把不大的伞，勉强盖住两人。

天地间，一把深蓝的小伞，在漆黑的夜里慢慢移动着。安晓的右手抓着伞柄，右臂紧紧贴着赵琳的左肩。他能感到对方身上传来的温度，那一点点温热，在这个雨夜，显得那么清晰，那么让人安心。

有那么一瞬间，安晓好像听到了身侧对方的心跳，合着叮咚的雨声，听起来格外的悠扬悦耳。

虽然他们也曾一起在校园里散步，吃饭，但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刻，他们这样紧贴着对方，依偎着彼此，缓步前行。

网吧在宿舍南边 500 米，这是安晓之前在某个学长嘴里得到的信息。店面很好找，门面上一个发着红色霓虹光芒的灯牌在雨里亮着，雨幕使得网吧两个大字朦胧得像个灯笼。

安晓走进去，熟练的向网管要了一个包间，要说起来的话，安晓应该能算上网吧的常客了。尽管家里就有电脑，尽管他也不常玩游戏，但是身边的朋友如果要去的话，他大概率也是会一起去的。而这组成了他大部分的社交活动

高三的时候，他有一个一块上学放学路上作伴的邻居。每周他的邻居都会固定去网吧两到三次，每次一到两个小时。

安晓每次都陪着他一起去网吧，他朋友玩一款名叫功夫小子的网游。安晓则在边上开台机器，默默的看魔术教学视频。视频都是英文的，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因为去网吧而荒废学业。

当然他也喜欢玩游戏，他喜欢各种类型的游戏，从即时战略到文字冒险，从暴雪系列到盛大系列。最喜欢的大概是魔兽的 rpg 地图。那里面总会有不一样的东西等着他去体验。

但这次不一样，安晓是陪着一个女生来的网吧，他好像还从来没有和女生一起去网吧的经历。

进了网吧包房，赵琳明显的一皱鼻子。大概每个网吧的包房都是差不多的，狭小的空间，细小的残渣，还有包房里经典的酸臭味道。他猜想赵琳应该没怎么来过这种地方，所以无法习惯这种味道。

他们退了出去，重新在大厅的边缘位置选了机器，那里边上有个窗户，方便他们呼吸新鲜的空气。

大概用手纸擦拭了键盘鼠标，赵琳开始做自己的作业了。安晓则习惯性的打开了浩方对战平台，进入了 dota 专区。这是他们一众哥们近期发现的新的魔兽 rpg。

貌似是当下最火的地图，上手有点难，但熟练了以后非常有趣。每局游戏为 5v5 对战，每个人操控一个英雄，目标是拆掉对方的老家。安晓进了游戏，选了自己最擅长的斧王，把大耳机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开始专注的玩了起来。

时间不觉已经接近 11 点，宿舍快要关门了，11 点之后的学生如果想进宿舍，好像需要写个类似检讨之类的东西。安晓打完一局，退出游戏。他拍了下还在对着 ppt 冥思苦想的赵琳。

“还没弄完么？要不明天再弄？”安晓问道。

“明天要交的，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在弄一会儿。”赵琳带着歉意的眼神向安晓说道。

安晓摇摇头：“我不着急，我跟宿舍那边说一下，让他们别等我直接锁门就行~”他掏出手机给舍友发了个短信过去。然后接着说：“那一会咱们转包夜吧，反正也回不去了。包夜便宜一点。”

赵琳点头道：“好，手机也借我用一下，我也跟她们说一声。”

安排好一切，赵琳从口袋里掏出烟，抽出一根叼在了嘴里。她看着安晓拍了下头，示意安晓是否也要来一根。

安晓知道赵琳抽烟，从他们见第二面开始就知道。而且好巧不巧，他们抽的都是一个牌子的香烟，三五牌，区别在于安晓喜欢抽更轻柔的白三五，而赵琳则喜欢稍浓一点的黄三五。

安晓点点头，冲着赵琳笑着表示自己也要来一根。

咔哒，打火机的火光燃起，一阵烟雾从赵琳嘴里喷吐出来。她把自己手里点燃的烟递到安晓面前。

安晓恍然的接过烟，他的眼睛不自觉的盯着烟嘴的位置，那里的烟纸稍稍有些湿润。他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像是一头不受控制的小鹿一般乱撞起来。

他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赵琳，她并没有在意安晓的不自然，已经在给自己点下一根烟了。

安晓的手指将香烟慢慢拿到嘴边，他轻轻的张口，轻轻的扣在烟嘴上，轻轻的吸气，然后轻轻的呼出。

烟雾缭绕之中，一股甜味顺着嘴唇传入了心里，安晓有点恍惚，面前的画面开始小幅度的旋转起来。

他晕烟了。

第 1 卷 第 13 章 石宇迎新晚会和篮球赛

石语哲的英语自习计划只执行了一周就宣告结束。

倒不是他不想去，只是文艺部那边迎来了新生迎新晚会。这是每年文艺部的重点工作之一，让新加入的大学新生充分感受大学的美好，是他们肩负的使命。在这个晚会上，新生们将彻底告别高中的压力与紧张，当一回俊男靓女在台上唱歌跳舞。

他是文艺部的一员，所以要协助学姐学长做相关活动的安排。例如登记审核节目，例如安排时间会场。他是会计二班的班长，所以需要带头搞节目，每个班出三个，他自告奋勇认领了一个。

除此之外，大一院系杯新生篮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与此同时，他还申请加入了校篮球队，还有各式各样的社团他也跟着舍友们一同报了两三个。上课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一件件事情像一条条猎狗追着他只能不断向前飞奔。可能每一个如此优秀的人都是如此的忙碌吧，他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然后无比满足的投入到这些事情中。

如果非要在这些事情中按重要性排个顺序的话，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篮球。他从初中就加入了校篮球队，高中成为了校篮球队的队长。篮球对于他来讲已经不能只称作一个爱好，而是近似于一种信仰（如果他有信仰的话），一种能在他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可以支撑他的东西。

在之前一起打球的学长推荐下，石语哲并没有参加校篮球队的选拔就入选了队伍。

第一天报到，天气微有些燥热，知了在体育场门口的树上不厌其烦的叫着。石语哲走进篮球场，在学长的引领下见到了球队的教练。对方打量了一下他的身高和身材，满意的笑了笑，让他赶紧把联系方式留给球队经理，然后赶快来参加今天为新入球队的新生组织的训练赛，便转身离开了。

石语哲环顾球场，赛场周边三三两两的站着几个人，他们有的正在做热身，有的在笑着说着什么。石语哲茫然的走向他们，想看看他们是否知道经理是哪一位。

“石语哲！”

一个声音从球场的另一侧传了过来，石语哲转过头，一个身高大概有 175 的女生正一边挥手一边向他小跑了过来。

要说起来的话，石语哲的视力很好，左眼 5.1 右眼 5.0 的成绩是他一直以来的骄傲。但在那一刻，或许是因为阳光太毒，要不就是汗水揉进了眼睛。他有点看不清对面人的样子了，仿佛是看到了一朵水仙女，在向他缓缓招展。

“石语哲吧？我是球队经理，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写一下。”水仙花挂着微笑，递给他一个黑色的文件夹和一支笔。文件夹里是一张表格，上面已经写了五六个人的名字和手机号。

“然后右上角上面是我的手机号，你也存一下，以后球队有事随时找我就行。”她指了指右上角斜斜的写的一行字迹接着说道。

字迹写的简单而清楚，开头林夕两个字方方正正的。

林夕，石语哲心底里默念，还挺好听的。

他把夹子架放在手臂上，一边写，一边偷偷打量对方的样子。对方穿一件蓝色的套头帽衫，两颊圆润，下巴尖尖的，一双大眼睛上有着长长的睫毛，正冲他刷刷的闪着。她的脸有点像 SHE 里面的 Hebe，身材有点像林志玲。

“卧槽，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姑娘！”石语哲心里想着，手里却停了下来。他突然忘记了哲学到底该怎么写。下面是口么？还是日来的？日！好像是口。手机号的第 5 位是什么来的？是 0 么？不对，好像是 1。

断断续续的写完名字，吭吭唧唧的填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石语哲一声不吭的递回了手里的文件夹。

“欢迎来到篮球队～一会比赛加油呀！”

“哦，好的。”

林夕已经笑着转身走了，他却还愣愣的站在原地。

他又一如既往的陷入“内向”的汪洋大海之中。又让他女朋友的论断言中了，他有点无奈的想到，还是后面那句。

虽然他羞于对别人展示真心，但石语哲也有自己独特的求爱技巧。动物植物不会说话，但是他们都顺利的繁衍子孙后代。就像孔雀开屏，白鹤亮翅，百花绽放。大家都知道花瓣蕊是植物的生殖器，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美丽大方。相反，难道有比花儿的私处更加美丽大方的么？石语哲深深为自己理论折服，他决定继续践行自己的理念。

当然他倒没有像花儿那么直接，只是在接下来的训练赛里，石语哲像打了鸡血一样满场飞奔，他的每一个起步，每一个晃动，每一个起跳和投篮，都用上了百分之 120% 的力量。篮球进网的刷刷声音不绝于耳，场下林夕的欢呼声响在了他的耳边。他切身的感受到了弗洛伊德口中的力比多，他相信他的力比多已经开始熊熊燃烧。

训练赛结束，石语哲拼尽全力拿到了大号两双，全场 40% 的篮板，和 30% 的得分都被他收入囊下。他弓着腰大口喘着粗气，一颗颗浑圆的汗珠顺着脸颊流到了地上。一位学长去买了几瓶脉动给大家，石语哲道了谢，仰着头大口的灌进嘴里。

刚才应该表现还不错，石语哲内心窃喜的同时，眼睛四处张望。然后他看到了他想找的那个人。

林夕在球场的对面，依然快乐的眨着她的大眼睛，她的站在一个壮硕男生的身边，她的手正被身边的男生轻轻的握在手里。

石宇哲依然弓着腰站在那，汗依然从脸颊流到地上，他的嘴里含着刚才灌进去的一口脉动，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口脉动格外的没有滋味，甚至还有点苦涩。

或许他早该想到了，扎在男生堆里的漂亮女生从来不缺乏男朋友。另外晴子只会喜欢流川枫，绝对不是你。

他把嘴里的水随口吐在了身后的草地里，站起身，郁郁寡欢地转身向球场外走去。出了一身臭汗，该去洗个澡了。

洗澡的地方在学校的中间，离几个宿舍区基本距离相近，离食堂近，离球场也近。在回宿舍的必经之路上，所以大家每次打球都会带好洗澡的东西，不用再次往返于宿舍之间。

澡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供男生使用，下层供女生使用。每个男生在走上楼梯前都会下意识的往女生入口处瞟一眼。好在下层女生入口是个转角设计，确保外面的人不管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到里面的光景。

里面的花洒是计时使用的，卡片插进卡槽，一排红色的数字显示在设备上，一秒钟一分钱。上面花洒开始出水，有的水大有的水小，有的花洒刚刚清理，水均匀的落在身上，有的花洒坏了，一根水柱直直的从脑袋上砸下来。

大二的学长早已知道哪些喷头水量足，出水又均匀。石宇哲跟着其中一个同学院的学长来到了最里面的两个喷头下。或许是鲜有人愿意走得这么深，这几个喷头显得格外的新。

澡堂子里的水声大而遥远，偶尔能听到几句歌声混着两声呼喊。他俩一边洗澡一边随意的交谈。

“今天打球感觉怎么样？你们新生里面我看你算拔尖了吧？”隔壁学长插卡冲着水。

“还行吧，我们学院有一个叫浩雨的，打得也不错，急停、变速，有时候我都跟不上。”石宇哲也冲洗着。

“嗯，我看到了，爆发力强。后生可畏啊。”学长感叹。

“再高点就牛逼了。”石宇哲不无叹惋。

“倒也没事，咱们队有大木打大前，篮下很强的。”

“哪个？今天在场上么？”

“哦，今天没上场，就后来站在经理边上那个，又高又壮。你这体格一个照面说不定能给你撞飞了。”学长笑着说。

“哦。”石宇哲低头冲着脑袋，轻轻回答道。

刚刚的画面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脑海。

他挤出洗发露使劲抓洗着头发。

“所以，，，经理是她女朋友？”石宇哲迟疑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里的问题。

“哈？对啊，看上人家啦？”学长愣了一下，打趣道。

“哈哈，当然没有，走的时候看他俩还挺亲密的。”石宇哲尴尬的笑着说。

“他俩关系可好了，你就别想了。哈哈。”学长拔了卡，用毛巾擦着头发。

他看着学长挥着手向他道别，虽然早有预期，但真正知道还是觉得大学生活又无趣了一些。不过他倒也并不沮丧，毕竟，作为一个在感情上内向的人，他也不是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感受了。毕竟，大学刚刚过去一个月不到，还有四年时间，一点也不用着急。

澡堂人不多，他默默的洗完澡，一个人穿着拖鞋，背上包，拎着装鞋的手提袋，慢慢向外走去。九月底的风带着些许燥热的气息吹到他的身上，耳边传来嘈杂的笑声。

他扭过头，看见了正坐在银剪子理发店门口台阶上的安晓。他穿着拖鞋，手里拿着烟，带着笑容听着旁边的一个光头和另一个男生一起对着刚洗完澡出来的女生们品头论足。指指点点里，安晓看见了他，冲他扬起了手。

石宇哲看了看身边一同出来的几个女生，虽然背影看着也都不错，但是他猜一个个正面看大概都是恐龙。

呵，青春。

他这样想着，也向安晓挥了挥手，大步向宿舍走去。

第1卷 第14章 开房，第二天进入国庆

9月28日，周日，因为马上到来的十一假期，所以上的周二的课。下课后，安晓和赵琳一起去距离学校三公里远的购物中心里的一味吃晚饭。餐厅是赵琳选的，说是在离校前提前庆祝一下十一假期。

“那个理发店很小，但是五脏俱全。一般理发店的发型师不都会弄一个特别拉风的造型么？但你猜他是什么发型？”安晓一遍搅拌着面前的石锅拌饭一边问。

“不知道呀？”赵琳一手拿勺吃着，一手托了下巴笑着望着安晓。

“他居然。。哈哈，，居然是个光头！”安晓笑得差点说不下去。

“哈哈，那还哪有人敢去那里理发！”

“是吧，哈哈～但听说也是一传奇人物呢～棋牌社的刘鹏跟我说他是某个校领导的儿子，年轻时候不好好学习，混社会的，后来也没考上大学，就安置在学校里了。后来有一次特别夸张，拿着刀去食堂，就咱们现在的第一食堂。找了一对男女，把刀往桌子上一插。像是这样。”安晓抓起勺子，手起勺落，插在了刚上桌的一盘海鲜饼上。然后假装神色严肃的说道：“借点钱花。”

“然后呢？”赵琳笑着拨开了安晓插上去的勺子，用筷子在饼上挑挑拣拣，往下夹东西。

“那对男女也不是傻子，男的说身上没带这么多，我去给你取去。对方说行，就让他们走了，拿着刀子在食堂里等着。一会儿等来了警察。结果被带走了。”安晓摊开双手，憋不住笑。

“哈，太逗了！”赵琳也捂着嘴差点笑出声音来。

石锅里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海鲜饼上冒着腾腾的热气，安晓这才注意到对方从饼上挑拣着一根根韭菜下来，放在盘子的边上。

“你在干嘛？”安晓问。

“你之前说你不吃韭菜啊～”赵琳手上不停，眼睛看着手上，回答的自然无比，像是做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哦。”安晓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或许，她是喜欢自己的吧。这么细心的记住这么丁点的小事。安晓小时候吃韭菜馅饺子曾经食物中毒，医生判断是韭菜里掺杂了野草。自此之后安晓从不吃韭菜，不沾一点。是什么时候告诉她的来着？不记得了啊。

她大概不是一个温婉的人，甚至说是大大咧咧的。这样为了自己而温婉的样子，安晓是感动的。甚至可以说是受宠若惊的。毕竟那曾经是自己第一次的暗恋对象，曾经的梦中情人。

“你在那傻笑什么呢？快吃吧～挑好了～”赵琳挥了挥手里的筷子。

“哦！好！”安晓回过神来，用筷子夹了饼塞进嘴里。“嗯，真好吃！”安晓开心的说道。

“是么～我尝尝～”

晚饭过后，他们顺道逛了旁边的超市，pocky、kitkat、薯片装了满满一小塑料袋。明天就放假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家的意思。于是在返程回学校的公交车上，他们约定了一会儿晚上一起在图书馆的楼里看个电影。

“正好前天刚从校园网上下载了几部电影，一会咱们去选选～”赵琳如是说道。

他们回到宿舍拿了笔记本电脑，一起往图书馆走去。路上的学生并不多，他们一路上到图书馆的七层半楼梯里坐定。

在往上走就是天台了，这一层也没有其他的房间，所以应该不会有人来这里。

看的片子是寂静岭，安晓在初中看别人玩过这个游戏。高中的时候，午休时活跃的同学打开电教投影播放电影，放过一次，那次他看了一半。他知道这是个颇有名气的惊悚片，大概可以与生化危机齐名，想来对方也应该知道。

楼顶的声控灯不一会便灭了，昏暗无人的环境里，大概最适合看这种片子了。两人挤在楼梯的角落，盯着放在安晓腿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泛白的光打在两人略上翘的嘴角上，也平添了一些诡异的气氛。

他们又激动又害怕，电脑的音量放的不大，周围的细微响动都能牵动他们敏感的神经，他们两人越靠越紧，甚至忘记吃一口带过来的零食巧克力。

一惊一乍的看了多一半，时间已过十点半。再不回去怕是宿舍要锁门了。他们这才不得不收拾起东西，拍拍微微有些发麻的大腿和屁股，坐着电梯下楼。

虽然宿舍是11点锁门，但是图书馆要早一点，10点半就锁门了，错过时间的两人走到门口。刚好遇到了锁完门还没走的大爷。他正站在光线昏暗的门口背着手看着两人。

他的头顶有一点微秃，穿着蓝色的工装衬衣和灰色的裤子，佝偻着，面色不悦的看向他俩。

“我跟你们说，这底下都有摄像头，抓到了轻则记过，重则直接退学。望你们下次好自为之。”撂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老大爷哼唧唧的转身拿钥匙，弯腰开门。

安晓被说的一愣，有摄像头又怎么样？不就是晚了点出来么？一时没有理解老大爷的意思。

赵琳则掩着嘴笑，轻轻地道着歉。“实在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注意时间。”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您了。”安晓也只好跟着道歉。

门打开了，赵琳拽了一下安晓的袖子，两人匆匆的从一楼走了出去。

“他刚刚。。。 ”安晓扭头正想问刚才老大爷说的是什么意思。但看见赵琳意味不明的笑容，猛然反应过来。

“老流氓！”安晓耳根微热，回头看了一眼关上的玻璃门，小声骂了一句。

“说不定这便是他每天唯一的调剂了～我们原谅他了～”赵琳脸上泛起了些许红色，好在是夜里，所以安晓也并未发现。

安晓闷头在前面走着，不敢回头看对方的眼睛。他不能算个直男，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是特别的善解人意。毕竟超过 1000 个小时的 galgame 不是白玩的。

（在家两句话）

“刚才那个电影太可怕了。”赵琳背着电脑包心有余悸道。

“对啊，尤其是内个氛围营造的，还有音效。我记得后面还有没有脸的护士，拿着刀，抽插着向你走过去！哈哈！”安晓一边比划，回头笑着说。

“讨厌！你这一说，我更害怕了！我们宿舍别人都回家了，就剩我一个了！我，，我不敢一个人！”赵琳停住了脚步，怯生生的望着安晓。

“那我们开房去吧。”

风突然静止，世界变得有些安静。

两人怔怔的看着对方。

这句话从安晓嘴里脱出，他自己也下了一跳。他是想开个合适而恰当的玩笑来着。也不知道为什么张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轻佻而放肆的话来。

他们是关系不错，大概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里面。但即使作为玩笑，这句话说得也有点太过于直白露骨了。

怎么说得好像自己特别轻车熟路一般？安晓如此想着，张口辩解：“呃，我的意思是。。。”

“好吧。”

“比如去网吧。。。啊？哦、”

于是，在那个九月的尾巴，在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一对男女并着肩，慢慢走出学校向宿舍楼对面的建筑走去。

当然，虽然说得轻巧，但安晓从未开过房。甚至连和父母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从未关注这方面。

在他的脑海里不断闪过的画面，是三两个穿着蓑衣斗笠的江湖水匪走到柜台前，扔下二三两碎银，嘴里喊一句：“小二，来间上房。”

安晓眉头紧锁，心想，一会还是要说一句的，要个有两张床的房间。虽然开房，但也是事急从权，该是正人君子的时候。怎么也该要说一句的。

宿舍对面开了几个烧烤摊，一到晚上，一桌桌男男女女会在这里点上几瓶啤酒和几串肉筋，天南地北的喝酒聊天。时间已近 11 点，只剩下一两桌人还在，一阵阵浪笑和几声骂街的声音混着杯瓶碰撞的叮当声传到安晓的耳边。隐约中好像有几道目光看向他们二人。

安晓脸上微热，目不斜视，故作镇静的走过一地的杯盘狼藉。在一块破旧的霓虹灯牌子下站定，上面有灯光残缺不全的三个字，金旺达。不知情的人在夜里从远处看，会以为是个叫“今日达”的快递公司。

安晓站在门口鼓了勇气，心里默念着要个两张床的房间，要个两张床的房间，要个两张床的房间。。。带着赵琳走了进去。

门口坐在柜台前的是一个邋遢的中年大妈，正磕着瓜子看着眼前的电视剧。看见门口有人推门进来，用眼睛瞥了一眼。

“你们运气好，最后一间。”不等安晓说话，对方说道：“身份证，一百八。”

安晓掏出钱包翻出身份证，拿了钱出来一并递了过去。他回头看了赵琳一眼，对方正低着头翻弄着卫衣的袖子玩。

柜台的大妈核验了身份证，对着灯光看了看手里的两张纸钞，从身旁的钥匙架上拿下了一把钥匙，扔到了柜台上。

“直走上电梯，309。”用手指了一下身后的电梯，大妈又开始看起了自己的电视剧。

安晓两人按照指示找到了房间，进门开灯，好小的一个房间，推门便能一览无余，右边一个卫生间，然后就是面前的两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一把木头椅子。

关上门，两人坐在两张床的边上。一扇小小的窗户开在南侧的墙上，窗外隔了一条马路，是安晓的宿舍楼。房间里静悄悄的，隐约的能从小小的窗口处听到些夏末最后的蝉鸣。

宿舍里的人大概已经躺在床上了吧，好像忘记跟他们说自己不回去了。安晓吐了吐舌头，轻轻叹了口气。

怎么就来到了这里了呢？

第 1 卷 第 15 章 篮球队见到小受以及上一个十一假期

周末的缘故，石语哲他们提前迎来了十一假期。放假的第一天，留在学校里的学生并不多。总的来说这所学校大部分学生还是本地的，所以在这种节假日，甚至是周六周日，基本上校园一下子都会空旷很多。

时间临近正午，石语哲坐在床铺下的写字台前面。同宿舍的舍友们都不在了，早走如夫夫恒仔昨晚就回去了，晚走如咚咚也已经在上午九点出了门。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甚至周围几间宿舍里也只有他一个人。宿舍里，楼道里全都静悄悄的，只有石语哲桌面上放的一个闹钟咔哒咔哒的不停响着，像是在提醒他，时间正在不停流逝。

本来他也是准备着昨天晚上回去的，只是院系之间的新生杯篮球赛在十一假期之后就要开打了，他们的几个队员虽然已经选好，但却还没有安排好什么战术体系。趁着下午没课，他们占了篮球场一隅准备边打球，边商量着之后怎么打。几个大二的学长也都叫了过来，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本身作为会计学院，男生比例很低，而且又是比较小的学院，因此每年成绩都不好。据说上一次进入四强，还是 16 年前。看着说话的学长那伤感的神情，石语哲在心里质疑那个时候是不是学校只有四个学院。而鉴于每次比赛成绩垫底，体育部的学长们倒也都不抱有什么希望。

“人生嘛，开心就好啦”

“对！重在参与，友谊第一”

“就是，留的青山在。。。”

“兄弟你这说话的有问题吧？”

学长们三两句话就打发了想要了解更多消息的石语哲他们，兴趣寥寥的投了几个球，转身出了球场回家去。只留下他们在场的六七个队员，面面相觑的看着彼此。

要说起来其实他们几个也是比较熟悉了，毕竟会计学院打球的男生就那么几个。

按石语哲的话说，经常打球的人一眼就能认出彼此，他们身材匀称而健硕，他们行动迅捷而细腻，他们经常穿一双捂得严严实实的篮球鞋，他们眼神桀骜而不羁。放眼一看，谁是高中时候中午不吃饭，先下楼打球的一下就知道了。甚至有一个兄弟跟石语哲还是一个学校的，按对方所说，他早就想跟石语哲在一个球场上好好打一次。

他们几人甚至在军训的时候就听说了这次的新生赛，并且准备在赛场上干翻全场。却没成想，比赛还没开始，就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众人一阵沉默，名叫小井的大高个低着头叹了口气：“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能赢！”石语哲打断了对方的话，狠狠的拍了拍球，站在三分线上生拔了一个三分。刷的一声，篮球空刷入网。

看见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石语哲继续说道：“首先，咱们都在这球场上打过球，偶尔也遇到外院的学生，打得好的有，垃圾的也有。但要说上阵一定就打不过的，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那没错！”三两人附和着肯定他说的。

石语哲轻轻点头：“而且，别人我不敢说，咱们几个可都是一等一的好手。比如说梦哥吧。”石语哲台冲着 一个中等身高的男生挥了下手，“原来我们就是高中同学。他在那边号称海淀跑王，一直包揽我们学校 800 米以上所有长跑项目的冠军。”

“你快算了昂！一会别人听成海淀跑王了，我还找不找女朋友了！”被叫梦哥的男生笑着说道。

石语哲笑着看了看他继续说道：“再说龙哥。”他向另一个男生的方向拍了拍下巴，“打球时候，那灵活的脚步，那柔和的手感，还有最牛逼的那逼真的假动作！不知道的以为北影毕业呢！”

叫龙哥的男生装模作样的抱了抱拳“幸会幸会，下次去北影我做东，吃的不敢说，姑娘一次性看个够！好吧！”

众人没正型的笑了起来。

“再说小井和浩雨。”石语哲又指了两个人，“小井 1 米 95 的身高，简直是咱们的灵魂中锋，篮板球不信拿不下来。而且篮板保证了，浩雨那混不吝的冲锋，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到对方篮下！”

“还有燕北和海子，那跳投命中率，那恰到好处挡拆，谁来了也挑不出毛病。再说我，作为队长有初高中 4 年比赛经验，掌控全场安排节奏绝对不在话下！”

石语哲顿了顿猛地挥了挥拳头：“咱们这只队伍，不拿冠军，我都觉得对不起咱们这么牛逼的实力！”

“草！必须拿冠军啊！”浩雨点着头，“草，必须！”其他人也都高声响应着。

石语哲看到有熊熊火焰从他们的眼睛里冒了出来，他自己心里也像被点燃，变得火热了起来。他暗暗祈祷自己膝盖的旧伤一定要挺过这次比赛，一定要看到最后领奖台上辉煌的时刻。

“对了，刚才小井好像要说啥来的？”石语哲看向小井的方向问道。

“哦，刚才我想说，我觉得咱们今晚要不去吃烤串儿去吧，哈哈哈。你们觉得呢？”小井腼腆地笑着说。

“那没问题啊！咱们打完球晚上去！”他们当即说定了晚上在宿舍对面的路边摊吃烧烤，随即在半场分拨打起了3v3。谁也没有再考虑什么战略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最棒的，他们能赢！

不管哪里学校的校门口，烧烤摊一般都会比较火爆。都是正值少年，最能吃的年纪，食堂提供的饭菜虽也都营养均衡，但大多还是馋外面那烤的油光四溢，外焦里嫩的羊肉大串。还有烤摊儿招牌的原油大腰子，即使是最讨厌油腻的人大概也都禁不住这样的诱惑。当然，抹了嘴上的油水，再来那么一瓶啤酒，就更是夏日里的极致享受了。

石语哲他们几个也不例外，尽管九月末的天气也算不得炎热了，但打完球来一瓶啤酒，还是让大家直呼过瘾的。他们也并不多喝，浅尝辄止，喝得开心就好，也并不攀比酒量。他们一边说着刚才打球的牛逼瞬间，一边讨论着学校里哪个姑娘德艺双馨可以评为校花以供膜拜瞻仰。

夜色渐浓，酒劲未消，一群男生嘻嘻哈哈的，话题从校花谈到了失足妇女，从膜拜瞻仰谈到了就地正法。石语哲喝光瓶子里的酒，笑着骂在座的都他妈是老司机了。有人立刻反驳，说他坐的越端正，往往内心越龌龊。其他人纷纷拍着桌子笑着赞同。

场面些许混乱，一片狼藉，但也，热闹异常。

不知怎么的，放肆大笑的石语哲突然有点失落，他想起来他的女朋友高媛，想起来李桃，想起来刚认识的林夕。原本每天都要煲的电话粥，慢慢变成了每晚睡前的一句晚安，再到现在不定期的有事说一说，没事便无联系。想来她在那边也能算是校花的存在吧，石语哲心里想着。就像李桃和林夕在这边是一样的。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他一时出神的想着，直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他的视线，又向着烧烤摊边上的红红绿绿的小旅馆走去。“卧槽”他不禁报了粗口。

“怎么啦？”边上的人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认识？”有人问到。

“哈哈，没有，就是突然想起来再不回去宿舍要锁门了。”石语哲看了看表，时针快要走到十一点了，现在回去应该还能进去。一行人随即结了账，勾肩搭背的回去了。

一共也没喝完两瓶啤酒，所以起床后也并没有不适。但可能正是因为昨晚随意的目光一撇，所以即使现在坐在桌子前面，他的耳朵也听着楼道里的动静。

不一会儿，他听到轻巧的脚步声和隔壁开门的声音，一边晃着钥匙还一边还哼着小曲。那声音就是昨晚他见到的安晓。

出于好奇，他非常想现在就过去问问那个女生是谁，为什么刚来学校一个月就如此迅速的搞定了一个？当然也是想调侃一下，看看对方尴尬的样子。

不过毕竟两人也不算那么熟悉，直接问或许尴尬的反而是自己，所以只好依然坐在桌子前面。对了，好像还得在新生迎新晚会上上个节目呢，这个也该想一想了。

他挠头想着，正看见安晓走到了石语哲宿舍门口，熟练地打开了楼道尽头的落地窗户，依靠在栏杆处点燃了香烟。

“呦，你还没走，干嘛呢？”安晓轻轻笑着问。

“发愁晚会演什么节目呢，你们都演什么？”石语哲勉强忍了烟味，扭头说道。

“我准备来个弹唱，你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下？哈哈，你会什么乐器不？”安晓抽了口烟望着窗外说道。

“乐器啊，电子琴么？不过小学时候学的，现在都弹不出来什么了。”石语哲想了想说道。

安晓扭头冲石语哲竖了个拇指：“完全没问题啊，你直接弹和弦就行，反正吉他也是和弦。都是一样的，我准备到时候弹周杰伦的《晴天》，前奏我来，开始扫弦后你再进，唱词一人一句，你看怎么样？”

石语哲没想到安晓一下给自己安排上了，不过想了想，和弦还是简单的，不就C和弦左手do-so-do右手do-mi-so，D和弦左手re-la-re右手re-fa-la么。当即也就同意了下來。

“对了，你昨晚干嘛去了，怎么这时候回来？”石语哲问出了他刚才一直想问的话。

安晓一脸无辜：“哦，跟朋友去网吧刷夜啦。咋啦？下次叫上你呗？”

“呵呵，是么？”石语哲不怀好意的笑着问。

安晓正想说话，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出手机，摩托罗拉V3的小屏幕上显示了来电人。安晓笑着翻开盖，跟石语哲打了招呼走回了自己宿舍。

“喂`干嘛呢`”

石语哲听出他声音中的欣喜，大傻子都知道是谁打过来的，偏偏自己还觉得神不知鬼不觉，石语哲在心里暗暗腹诽。

晴天的和弦啊，要回家查一下，不过这种流行歌曲应该和弦都比较简单，应该也就4、5个和弦来回来的，倒不会很难。这个可以算一个节目了，另外一个要不让他们打球的拍个篮球的视频放一放吧，各种花式篮球那种，应该效果也不错。

想到这里石语哲笑着点点头，不管是篮球赛还是迎新节目，都已经大概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去努力了。十一大概可以过个不错的假期了。

想着刚才安晓临走时候的笑容，石语哲拿起了手机，拨出了高媛的电话。

“喂？啥事？”

“有事才能打电话找你啊？”

“那倒不是，我这边不也忙呢么，到底什么事？”

电话那边的声音有些嘈杂，对方的腔调带着些许的不耐。

“要过十一假期了嘛，想问你怎么安排，要不要哪天出去逛逛之类的？”石语哲轻声问道。

“哦，要跟家里去日本玩一圈，回来可能就该回学校了。”

石语哲也说不清对面的话语里是否带着遗憾，还是随意，他只好叮嘱对方一切注意安全，有事多联系。便在对方不耐的催促中说了再见。

十一假期呀，石语哲感叹了一句，然后慢慢的收拾起要拿回家的东西，不过要收拾起来其实也没什么东西，无非是两本教材和作业之类的，一个瘪瘪的书包，斜挎在了肩上。

走出门，路过安晓的 3345 宿舍，门没关，石语哲向里面望去，想打个招呼道个别。

安晓在施舍外面的小阳台上，他拿着烟，背着阳光，沉默着一动不动。

石语哲冲他抬起了手，对方也轻轻举了举拿着的烟，然后扭头转向窗外。

在转头的那一个瞬间，有些晶莹剔透的东西折射了阳光，从他的眼睛里洒落了下来。

大概看错了吧，石语哲这样想着，迈脚步走开了。

第 1 卷 第 16 章 回忆与约会

总的来说安晓的十一假期过得还算相当的顺意，跟父母去长辈家串门，写作业，然后就是和赵琳出去玩。他们相约去了图书馆，然后去了西单。能不能叫约会呢？不能吧？只是见面吃饭逛街，也没有拉小手和卿卿我我的环节，应该不能叫约会吧？那是什么呢？

安晓也不知道。

九月末的那天过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有了点变化，但又好像从来什么都没变。要说安晓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初中一次，高中三次。虽说其中两次都是莫名其妙的在一起，又不到一个月之后又莫名其妙的分开，但安晓还是觉得自己在感情这件事情上也该是驾轻就熟了。但就是这样驾轻就熟的安晓，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算是什么关系。

“1000 个小时的 GALGAME 算是白玩了，就连那十二神魔器也是个废物！”安晓不禁气馁的想。

九月末的那一晚，不能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也只是发生了仅此而已的事情。

那晚进门之后，他们两人靠坐在一张床上，边上摆上买来的零食，打开电脑，看了赵琳在网上下载的其他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做《沉睡的青春》，讲述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每天走十几里路，找一个叫青青的女孩修手表的爱情故事。故事节奏已经不能说是缓慢，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修表，或者修表的路上。偶尔还会有定格画，伴随着钟表响起的滴答声，屏幕印出一行颇为文艺的字幕，例如：“再也不会回来”之类的。所以说节奏是停止也不为过。

不过，安晓并不讨厌这样的节奏。夜已深，安晓觉得时间好像跟随着电影一起停止了下來。电影娓娓道来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安晓随着电影略显混乱的时间轴，昏昏沉沉的有点迷糊。

但这样的迷糊好像跟电影也越来越相得益彰起来，迷迷糊糊中，安晓看见男孩对着女孩喊出了我爱你，然后纵身一跃跳下了瀑布。安晓突然清醒，故事在青青的眼泪中结束。

要说起来的话，这种叙事和结局颇为符合安晓对文艺作品的审美。他喜欢这种悲伤的结局，也许不能叫悲伤，这是某种现实的无奈，某种哭不出来的苦楚，或者说是，某种命运注定的磨难。

就像他喜欢《边城》，喜欢《废都》，喜欢《穆斯林的葬礼》，喜欢《平凡的世界》，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也喜欢《秒速 5 厘米》一样。

他不喜欢傻乎乎的大团圆，也不喜欢口号式的励志鸡汤，甚至因此有点排斥所有主流的价值观。那些他认为不深刻的，浅显的，曲意逢迎的以及刻意满足欲望的商业大片或是热卖的书籍。他觉得那些让快乐变得简单的东西正在磨灭生命的意义。

片尾曲响起，安晓怅然若失的叹了口气，他扭头看还认真看着屏幕的赵琳。她比之前多了一只黑框的眼镜，是刚才在厕所洗过脸后才戴上的。她的侧脸在眼镜边框中划下了优美的弧线，两青丝落在镜片前面，她用手轻轻的挠到耳后。

安晓别过头，感受着肩膀处传来的柔软，也感受着腿上的电脑散热口吹出的哄哄热气，热度大概传到了安晓的身上，他的额角渗出了些许的汗水。

“虽然不喜欢看悲剧，但是这个片尾曲还是不错的诶。而且有点耳熟。”赵琳指着屏幕说道。

“嗯，还挺符合整个电影的意境的哈。”安晓附和道。

电脑屏幕走完演员表随着音乐的消失也黑了下来，床头昏黄的灯光下，两张脸映射在了屏幕之中。“我觉得现在画面里的女主角挺好看的哈”安晓带着笑意说。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赵琳没好气的看了一眼对方，也笑着说。

“时间快到一点了，还看么？”赵琳问道。

“我们，，还是，休息吧？”安晓迟疑而不确定性的说。

“好，那我先去刷牙了。”赵琳从床上下来转身去了洗手间。

安晓则收拾了刚才二人坐着的床铺，将电脑收起放在了床头柜边。他重新坐回床上，听着厕所里的哗啦啦的水声。他想起刚才电影里男生对女生说的话：

“我还知道你国中的时候，午餐都不吃饭，可是12点一到你一定会喝一大瓶牛奶。早上七点半，你才会翻墙进教室，第二节下课你会去福利社，午睡的时候你都跑到大树下看小说。两点半一到就开始打瞌睡，可是三点一到就会起来。放学你会先去买鸡蛋糕喂完小呆之后才离开，然后看完5点39分那班火车才回家。可是我不懂诶，你以前等火车的时候，都会吹口琴啊，为什么现在不吹啦。。。 ”

对于这种事情，安晓再熟悉不过。因为同样是十年前，他的目光也是如此的追寻过一个这样的人。只不过安晓不用向别人证明这份感情，也没有一个瀑布给他跳。但他还是想像男主角一样，至少能向对方诉说这样的感情。

（20年后安晓31岁那年，他才突然反应过来，这个电影和他们两人小时候的事情还挺契合）

“我还知道，你的生日是7月26日，巨蟹座，血型B。你每天喜欢笑，不喜欢闹腾。除了上厕所很少去班级外面聊天。你最好的朋友叫音诗，最好的男性朋友叫冉冰，你每天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笑容最多。放学后你会跟音诗同路，出校门左转，第一个路口再左转，路过一个初中。里面的学生多是混混和流氓，他们最喜欢打劫放学后的小学生，不过还好，你们两人长得乖巧伶俐，不是他们最爱下手的那一类同学。走过初中之后会有个报刊亭，你们偶尔会站在前面指着上面的花花绿绿杂志品头论足。之后再往前走过一个路口，是你家小区，你会跟看门的大爷打招呼，然后乖巧的走进去。。。 ”

正想着，赵琳从洗手间走了出来，她拿着毛巾擦着脸，下巴上还挂了些未擦净的水珠。

“你去吧”她对安晓说道。

安晓走进洗手间，空间狭小而逼仄，他看了看洗手台上。比刚进来的时候多了几只瓶瓶罐罐的东西，大概是护肤品之类的吧。

他拆开酒店准备的牙刷和肥皂，慢慢洗漱，他端详着镜子里正在刷牙的自己，有些消瘦的身体，有些深邃的眼窝，有些散碎的头发。她会喜欢这样的自己么？

走出洗手间，赵琳已经躺在了另一张靠窗的床上，她背对安晓侧躺着，被子盖到了腋下。静悄悄的，也看不出呼吸的起伏。

轻手轻脚的回到了另一张床，安晓也对着赵琳的方向侧躺下来。关上了床头灯，房间瞬间变得昏暗，只有墙壁上的小窗户里射过来些许月光，打在两人间的地面上。

安晓睁着眼睛，听着床对面的动静，倒不是他不困，他其实刚才就困了。他只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作为一个颇为正常的男生，到底该不该做一些什么，哪怕只是道个晚安。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翻来覆去，坚定的霸占了他思维的全部。心思翻动，身体也想跟着翻动两下，但又怕对方察觉到自己的这番想法，所以他克制着所有可能有的移动。

好像动一下就要被大黑熊吃掉一样。安晓有点好笑的想。

他突然想起曾经听到的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从前，有一书生与一小姐相知相恋。一日，他们相约出游，途中遇大雨，便至一空屋避雨，留宿至夜。这屋内只有一床，二人虽是两情相悦，却未及于乱。那小姐怜惜公子，便含羞邀了公子共宿一床，却在中间隔个枕头，写了张字条，上曰越界者，禽兽也。那书生却是个君子，竟真的隐忍了一夜，未及于乱。次日清晨，那小姐醒来，竟是绝尘而去，又留一字条。上书七个大字：汝连禽兽都不如。”

安晓不想禽兽不如，虽说只是个玩笑话，但是单纯这样躺着大概确实不太恰当。即使不提禽兽，只是躺在这里等到天亮，是不是也显得过于没有胆量与勇气了？

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讲，对方到底希望自己怎么做呢？自己怎么做对方会开心呢？至少，自己不该什么都不做才对。

想到这里，安晓慢慢掀起了被子，起身走到赵琳的床边，翻身躺在了对方的身后。

赵琳还保持了跟刚才一样的姿势，一动不动的像是睡着了。

安晓犹豫的抬起了手，放在对方腰部的被子上。在放下的那一刻，他明显感受到了对方身体的颤动。

而这个时候安晓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他过去十八年的经历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一刻。而他学到的各类知识，不管是从书本还是视频中，也都没办法针对现在的他提供指导。

“你，睡着了么？”安晓迟疑的问，当然，问出口他就后悔了，对方自然没睡着，那问这句话干嘛？

“还没。”赵琳小声嗫嚅道。

“哦”安晓答道。

“我，我能抱抱你么？”安晓小声问道。这次还没问出口他就后悔了，因为从各种对抱抱的定义来看，他现在已经是抱着对方的样子了。这样多此一举的询问显得安晓像个弱智一般。

“嗯。”对方应道，隔了一会她用更轻的声音说：“夜里可能会冷，你也盖上点吧。”

安晓轻声答应，从身子下面拉出了被子搭在了自己身上。其实对方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双方都是和衣而睡，彼此都穿了长袖衣裤，捂着被子不出汗就算不错了，更别提会冷。

好在单人床的被子并不大，只盖住了他一半身子。被子里他的手依然放在了对方的腰上，这是他们唯一接触的点。虽然隔着衣物，安晓还是能感受到对方的身体的僵硬。

小小的房间，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吸的声音慢慢变得舒缓而平静。安晓睁着眼睛，小心的嗅着面前秀发的香气，手心里的僵硬慢慢变得柔软而温暖，月光撒在床上还有对方的侧脸上。

安晓闭上眼，想起了千年前的诗句，慢慢的沉入了一片安宁之中。

香雾云鬟，清辉玉面。

大概也不过如此。

第 1 卷 石语哲生日小剧场

特别篇：石语哲在生日写给十年前的自己

石语哲你好啊，十年前的我自己你好。

人们总喜欢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信，总想着十年后的自己看着自己当年写的文字，看看当年自己给自己定下的期许，然后想着自己这十年到底是如何做的。有没有实现目标，有没有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然后唏嘘哀哉，感叹岁月如斯不舍昼夜。再感叹两句年轻时候的自己真好，或者是后悔自己这几年来做了一些事情、没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愿望不过如此，有没有成为之前自己希望的人也没太重要。时间已经走到了眼前，事到如今，没得再选。

听说安晓好像十年前写过这样的一封信，在一个特别的景点，和他当时的女朋友，然后一起等着 10 年后寄回自己家里。后来，安晓分手了，搬家了，信箱也早已弃之不用。所以写了都白写，何必呢。我就不给未来写，我做好现在，未来自然如期而至。内句话怎么说来的？现在才是永恒。嗯，出自毛姆，是最近刚读到的。

所以我不给未来的自己写，我选择给过去的自己写。

石语哲，我是你，却又不完全是你。忒修斯之船知道吧，不知道也没关系，人没法踏入一样的河流两次总知道吧。总之，我们虽然出于同源，但是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生活在了不一样的时空，呼吸着不一样的空气，怀着不同的心情，做着不同的事情。可能我们抬头可以看见一样的月亮，但是很遗憾。这几年我也已经不再看月亮了，主要是北京的空气越来越难看到月亮了。所以，我们是两个不同而又确定的个体，比什么十年后的虚幻的自己靠谱多了。相信如果你知道我给你写了信，你也该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吧。

在动笔写这个之前，我翻阅了百度文库有关于写给十年后的信。大部分人在玩这个的时候是 18 岁，或者 19 岁，大概是十年前你的那种状态吧。我读了几个，怎么说呢，如果是安晓来看，他应该会觉得挺有冲击力的。

大概是这种感觉：太青涩了。我要哭了。

不过我看了无感，我估计你那时候看了也应该写不出这样羞耻的东西。你我从来都是不期望未来，现在就开始做。有句话怎么说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九年前。所以别写，期望十年后，不如现在就开始就好了，不是么。

虽然我这么说，但我也知道，其实你对未来除了有盼望与憧憬，也还是会有怀疑与恐惧。所以也趁这封信，解答一些我认为你大概会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算我多嘴。

首先，我猜如果是你的话应该最关心我现在过得怎么样吧？我过得很好，对于一个三十岁的男性来说，符合当前社会价值观所谓三十而立的定义。一定程度上，还能搭上一定对于成功的定义。

这些年里，我干成了不少大事，过去不敢想的经历也都发生在了眼前。

这几年，我当了公司的独立董事，领导了一个小组创办了国家级的基金会，国家一带一路项目我是其中关键一路。还受到了某国领导人的接见，为其策划相当于对方全年 GDP10%以上份额的电厂建设。哦，我还差点跟对方国家的公主看对了眼。

不过最终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一个是因为这是两个国家间的事情，得慎重。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们国家的习俗，万一要算赘婿，不是舍了家族传承与尊严？作为独苗，这种事干不出来。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就不说了。你也是颜值狗，我想你该能明白的。这够牛逼吧。反正我觉得挺牛逼。

可惜也不是都一帆风顺。

项目谈下来了，却被有心人插足，抢下了大部分功劳与收益。气不过，索性离开了老东家。自己建了山头，办公室就在奥森里，一个 10 间房的二层小楼，只我一个在里面。吃住睡都在天然氧吧，周围一片绿色海洋，好不惬意。

顺手接了一个 IPO 的案子，现在正重新拉了团队，准备入驻企业两年，帮其完成上市。上市后我能拿到部分股权，富豪榜不敢说，财富自由是没太大问题的。

所以，对于现在我的生活，你不用问。也别跪下叫爸爸。

叫声：“大哥，牛逼！”也就够了。

了解了生活大概你还想了解一下我的感情状况如何，也许这才是你真正担心的。我猜猜你最想问什么。嗯，我现在的女朋友不是高媛，不是李桃，也不是林夕。

另外你跟高媛马上就要分手了，不过别担心，你这种人不怕痛苦，再苦再累都能坚持，更别提小小爱情对你的伤害了。

李桃和你确实发生了些什么，但是我不好现在告诉你，你自己体会才有感觉。

林夕的话，我觉得也是符合你的预期的发展的，所以不用担心。

在感情上，我现在很幸福。虽然两个人都很忙，我忙就不说了，毕竟这么牛逼。她也很忙，在互联网大厂正在冲击总监职位。互联网大厂可能你还不太懂是什么意思。996 写进员工手册里的那种，是福报的那种，是兄弟的那种。总之你以后会懂的。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很牛逼，你嫂子很牛逼就可以了。所以不用担心。

你的话呢，我知道你不擅长和女生相处，不擅长和喜欢的美女相处。不过真的别担心，这是你生命中必须经过的历程。慢慢走慢慢体会，很美的。

希望你且行且珍惜。往后就再也经历不到这么狗血的剧情了哦。

哈哈，别皱眉，我知道你明白也能把握住自己。

给你说了我现在的的生活，其实我也有几件事想要提点你几句。我想我该有资格发言，所以请你听好。

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功，和你我拥有的信念有很大关系。我们都是有明确目标并且愿意为之奋斗的人，这点请你继续保持，牢记在心。目标设定要遵循 SMART 原则，践行过程要能吃苦耐劳。这些你能做到，相信自己。

你从来都是欲望强烈的人，什么都想要最好的，住好房，开好车，操好逼，虽然说得粗俗了点，但我知道，这是你心里所想。这样很好。有欲望才有前进的动力。

曾国藩说的：“天下事，有所利有所贪者成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者成其半。”

他说的你都具备，所以你没问题的，注意做好自己。

你也会遇到艰难和困难，你也会有迷茫和无措。失败，背叛，这些事情多了去了，我也懒得一一赘述。但你能扛过去的，相信自己。

对于感情，虽然我提前告诉了你很多信息，但是，你毕竟不是我，你也可以有自己的道路，选择你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别犹豫，也别遗憾。我就没有遗憾，所以我想，你也是该一样的。

有时候别考虑太多，该荷尔蒙去决定的事情，脑袋就别瞎插手。能不插嘴的时候一定该干嘛干嘛。想当年我 18 岁的时候，年轻力壮身体好的一塌糊涂。躺在沙发上，高媛给我 hand job，我直接能射到脸上，我自己脸上。你可以计算一下力度，我想你能懂。

想了想，叮嘱的事情不多，主要是相信你都能处理好。

时间也不早了，我该去吃生日蛋糕了，难得异地恋的女朋友从外地飞过来陪我过生日，不能让她等太久了是吧。

那就这样。

哦，对了，帮我给安晓带好，那时候他也不容易。

再见。

假期回来的第一周，石语哲决定去和高媛见一面。他不是头脑一热，也绝不是嫉妒安晓每天脸上发情般的姨妈笑，更不是羡慕安晓脖子上新挂的丑陋项链。他只是觉得快两个月没见到对方了，也该去一次了。

当然也是有一些想念，也有一些牵挂，毕竟他们分开这么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安晓挂脖子上的项链是真难看，两条银色的小鱼用一根银色的链子穿在脖子上，看着不太干净，还有点黑乎乎的。真亏他能像个宝贝一样，没事就揪着看，要不就用手摩挲两下。真是毫无审美能力！石语哲轻轻抚摸了一下左手腕上带着的劳力士手表，不屑的想着。

于是在十月第二个周三的下午，石语哲跟高媛约好了见面时间，便坐上了从前门前往廊坊大学城的大巴车。

周三下午没课，周四上午没课，所以周三中午走，周四早上刚刚好可以回来。一切都在石语哲的掌控之中。虽然算错发车时间，白白等了一个小时的大巴，尽管他的诺基亚 N95 手机没电了，还没带备用电池。但这都不影响他准确的到达时间。

但是为了避免高媛联系不到他着急，石语哲还是向邻座的一个大叔借用手机，想跟对方发个短信说一下。

大叔怀疑的看了看他，嘴里嘟囔着“怎么还有这么借手机的”，慢慢将手机掏了出来。石语哲想了想，发了短信过去。

“手机没电了，已上车，大约 3 小时后到达。”

发完短信，石语哲靠在大巴车的窗户边缘，打起了瞌睡。他应该是睡着了，但是睡得绝不安稳，1 米 8 以上的身高让他挤在大巴车紧凑的座位里动弹不得。迷迷糊糊中，他看见外面的景色从林立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荒郊野岭，再变成了一排排低矮的平房。

那是石语哲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大巴车，温度开始燥热，丰富而浓烈的气味在车里蔓延，他苏醒了过来。好在大学城也不远了，无非是从北京到了河北而已，能算远么？他这样想着安慰自己。

大巴转进一个环岛，石语哲听到广播里报了大学城的名字，他提起背包起身走到车门附近。一个像凯旋门一样的建筑正伫立在环岛的正中央，建筑上好像有谁提了“大学城”三个字在上面。看起来还挺雄伟，至少比京经贸大门壮阔多了。他低头看了看表，大概提前到达了 10 分钟。

大巴开门的气鸣声响起，石语哲缓缓走下了车。

不是周末，车站的人并不多。石语哲看向校园那边，人群中的第一眼，便认出了站在不远处的高媛，而对方显然也看到了刚下车的他，正冲他挥舞着手。

还是记忆力那双明媚的眸子，还是记忆力那春风般的笑脸，头发比高中时候长了不少，刚好落到她纤细的双肩上。

鞋底溅起灰尘，脚步如飞，麻雀飞舞，心脏悦动，石语哲小跑到高媛面前，一把将对方抱了起来，在对方的惊呼中，转了一圈。然后在对方眼睛瞪得最圆的时候，轻轻吻了下去。

周围人侧目，三两句感叹，一两声嗤笑。

石语哲脸上发烫，抬起头，看着对方更红的耳朵，笑出声来。高媛羞红了脸，小拳头落在石语哲的胸口，笑着挣脱了怀抱。

“好久不见。”石语哲看着对方有些愣愣的说。

“嗯，想不想我？”高媛脸红着笑着问。

“想啊，天天想。”石语哲有些不好意思的答道。

“怎么想？”她调皮的眨眨眼。

“呃……我对你的思念如滔滔江河不可决断？”石语哲挠了挠头。

“哈哈~好啦，我也想你。”高媛垫脚亲了一下石语哲的脸颊，“我们走吧。”

说着穿过周围人的目光，领着石语哲往里面走去。

都说小别胜新欢，大概说的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吧。他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头发轻轻扬起，眼睛笑成了月牙。男生怀着爱意轻轻捏了捏女生的手，女生用手指挠了挠男生的手心。两月未见，一下午的路程，枯燥的，拥挤的，燥热的大巴车。一切都变成了最好的等待，只为这一刻的重逢。

像是又回到了那一年的夜晚，怦然而动的心脏，炽热又温柔的目光。

路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几个同学，小跑着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一路走，高媛一边给石语哲介绍着沿途的见闻。

“你看，这边是卫校，那边是航校，因为这里面都是开放式混校，所以也没有个围栏什么的划分主权。显得特别的自由。嗯，有没有觉得空气都自由了许多？哈哈。”

石语哲点点头，也跟着笑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好像之前也是挺严格的，非在校学生不让进大学城，进去的学生非必要不让出去。为此还有什么护校队，天天净打架呢。”

石语哲点点头，接着笑。

“护校队听着好像挺安全的，但听说也都是小屁孩，整日里更多的是代替学校跟学生对抗，该发生的危险一样还是会有有的。”

石语哲突然想起了自己学校里的保研路，他笑不出来了。于是他打断了对方，问道：“你们大学城没有保研路吧？”

高媛一愣，侧头想了想，嗤笑了一声说道：“你说这个我知道，这里也有强奸案发生，不过确实没有保研的，一部分是因为这里的大部分学校并没有研究生资格。另外呢。”高媛停了停，面色苍白了一瞬。紧接着又笑着冲石语哲说道：“你见过给死人保研的么？哈哈哈哈。”

虽然看对方笑靥如花表情放松，但石语哲知道这绝不轻松，心脏不由得跟着紧了紧。

的确，虽然这里大部分地方修的崭新靓丽，但也毕竟是穷乡僻壤，另外本身来到这里的学生资质也不太行，说良莠不齐大概对于他们都是褒奖了。另外好像也只有大学城这边是崭新靓丽的，周围还有一些建筑残破而老旧，一部分上面还被用红油漆刷了“还我血汗钱”之类的文字。一看就不是什么信男善女待得地方。

听高媛说，之前修建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垫了很多钱进来。修好了也没什么收益，所以很多建筑资金被拖欠，甚至有一个工头在领导视察的时候直接灌了一瓶百草枯进去，人最后抢救过来了，但是欠的帐依然没有人来付。工头如此，更别提工人了。所以除了光鲜亮丽的地方，这里还有很多烂尾楼，还有很多阴暗而隐蔽的角落存在。

石语哲想说些什么，提醒对方多注意保护自己。但一时没组织好措辞，简单的说注意安全听起来可能缺乏诚意。细致的叮嘱应该有很多人已经跟她说过，担心对方听了反感。开玩笑的语气呢？又怕一语成谶。一时间只好抿紧了嘴唇，面色严肃的一言不发。

“诶呀你这个点了，我们去吃饭吧。”高媛看了眼时间，跟对方说道，说着拉着石语哲转了个方向走去。

走走停停，他们经过了几个食堂字样的建筑，又经过了两个美食城，但高媛都没有进去的意思。高媛依旧给他介绍着这里的一切，她说的兴起，但是石语哲的注意力却都在她的身上。周围的建筑于他来说，也不过是些看着又土又过气的红白色建筑而已。哪里有高媛脸上的颜色好看呢？

第1卷 第17章 （2）

十多分钟后，在石语哲惊诧的目光中，他们走到了吃饭的地方。在高媛的嘴里这里叫做小村，从观感上来看，是个货真价实的村子。石语哲是去过农村的，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破败与活力共存的村子。这里有着所有村子一样坑洼狭窄的黄土路，路边上，店面旁，散落着垃圾与塑料袋。周围大部分是矮小的平房，而且看上去都已年久失修。跟之前整洁而大方的路边与建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同样具有反差的是这里的人。

可能是因为到饭点的缘故，这里的人流嘈杂而热闹，他们拥挤在这狭小的土路上，年轻的有，年迈的也有，穿着洋气的有，穿着土气的也有。石语哲鹤立在人群中，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脑袋在他眼前不断晃来晃去。

他们走进了一个红色牌子的店面，石语哲只来得及看到了牌子上土豆粉三个字，便被高媛拉了进去。本来就没有几桌的餐厅，坐得七七八八，他们在靠里的一个空桌坐定。高媛熟练地跟老板要了两碗土豆粉，显然不是第一次在这边吃饭了。

一个小平房，总面积估计也就30平，一个布帘划分了后厨和前台。石语哲听着哗啦哗啦的炸东西的声音四下张望着周围的景象。面前的木桌的边角有点发黑，屁股下面的长凳看着也腐朽了很多。门口那桌的两个黄毛顶着鸡窝样的头发正冲他们这里肆无忌惮的望过来，小声交谈了几句，然后爆发出恶心的笑声。石语哲恶狠狠的回瞪了过去，但是却被两人很快无视了。

“我跟你讲，这里的炸土豆粉可好吃了~”高媛看着后厨的方向，期待的说。

“哦，炸土豆粉？跟炸薯条的味道像么？”石语哲收回目光，嘴里开着无聊的玩笑。

“那是两码事，你没吃过吧，这回让你开开眼界，哈哈。”高媛开心的笑着说。

“嗯，可是这里的卫生条件看着挺差的，你们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呢？”石语哲指着桌子上的黑斑：“你看，多脏。”

“你以为食堂就好了？”高媛翻了个白眼，“那里面饭不仅难吃，还贵，更可气的是态度还特别不好！”

顿了一下她接着说：“说出来你都不信，之前别的学校还为此爆发过食堂打砸事件！当时要求学生不能出去吃饭，只能在食堂吃又难吃又贵的饭！所以有个学校吧，揭竿而起。”高媛肘部支在桌面上，竖起手指晃了一圈。“学校则是让护校队配合着保安对学生压制。听说后来带头的还给弄进去了。”她挂着笑锁着眉，脸上还带了激动的红色接着说，：“当然事件最终，学校还是妥协了，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去哪吃饭。而食堂呢，也开始改进他们的饭菜，虽然还是没什么人吃吧。”

石语哲看着她脸上因为激动而染上的红色，心跳错了一拍。但想着学生都能打砸抢了，心里不禁又担心了起来。

“你刚才说你们是开放式混校，那你们的宿舍呢？不会也都是谁都能进吧？”石语哲担忧的问道。

“想什么呢？肯定有人管理的呀，男女生宿舍分开的，而且也不是想进就能进这样。不过有时候宿舍楼下倒是不太平。就好比咱们刚才路过的八卦楼，听说楼下天天有打架的。而且听说那边闹鬼，之所以几座楼建成八卦的样子，主要就是为了镇压这里的邪灵的。”高媛越到后面越小声，像是在探讨一个机密一样。

后厨端出来两个大碗打断了高媛，她扬了扬手，两碗正冒着热气的土豆粉被摆在了桌子上。

“这就是这边招牌的炸土豆粉啦~快尝尝~”高媛从筷子筒里拿出一双一次性木头筷子，轻轻掰开递给了石语哲。

被炸过的土豆粉带了点酥香，配着一大碗红的绿的拌料，味道丰富而舒爽。只不过对于石语哲来说，这有点辣了。他一向不太吃辣，一方面舌头受不了，另外也是认为辣对胃刺激太大，也不健康。但他还是硬着头皮一口口吃着。

“嗯，味道还行。”但他心里想着的还是刚才高媛所说的，打架？天天打？

“你刚才说打架比较多，也有女生打架么？”石语哲一边吃一边问道。

高媛看着他像是看傻子：“女生一般不打架吧？女生一般不都是打架的原因么？”

“哦，那你是原因么？”石语哲有点闷闷的说。

“你想我是还是不是？”高媛又调皮的笑了起来。

可石语哲不觉得好笑，他只觉得烦躁。高媛说的这些事情，她兴高采烈的说的这些事情。其实听起来都无比的有趣，桩桩件件都是有意思的事情。但一旦这些事情是独属于对方的，跟他没什么关系的，他就觉得异常的烦躁。是啊，这里的世界炫彩缤纷，但到底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

甚至他觉得，这里是她跟别人的世界。

石语哲气馁的呕着气，一口一口把面前的土豆粉都吃了个干净。

吃过饭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们并肩走在喧闹的小村里。吃光一碗土豆粉并没能平息石语哲的思绪，他看着周围花花绿绿的店面牌子，听着耳边的喧嚣与吆喝。

“晚上还是去龙凤吧~”这是一个女生对男生的邀请。

“一碗 50，一碗 50 啦！”这大概是某个面馆的叫卖。

“你特么没长眼么？”这估计是一场搏斗的开战致词。

“我，，”石语哲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高媛向他望来：“你怎么了？”

“我觉得今晚月色不错。”说着石语哲抬了抬头，一轮弦月挂在空中看的分明。

“哈哈~真的诶~”高媛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向了天空。

有些话语在石语哲脑海里酝酿，但是他说不出来。他想说，这里人员复杂，你少理他们。他想说，这里学生不爱学习，你要远离他们。他想说，虽然你在这里，但还是要好好学习，别放弃提升自己。他想说，虽然我们在两个城市，但是我心里想着念着你，你别跟别的男生眉来眼去。

但他说不出口，他不是大男子主义的男生，这种彰显自我，不顾他人想法与情绪的话他说不出口。礼貌与修养将他的两片嘴唇紧紧的缝在了一起。

一阵冷风吹透，石语哲重重的叹了口气，他扭头看向高媛，对方微微缩了缩脖子。

“我们接下来去哪？”石语哲问道

“嗯，，，宿舍不让进，我就不带你参观了，要不然我们去看电影吧~”高媛把身体往对方身上靠了靠，说道。

石语哲环顾四周低矮的平房：“你的意思是这种地方还有电影院？”

“对啊~你来了就知道了呗。”高媛挤了挤眼睛，用胳膊挽着石语哲往前走。

说起来的话，高媛在女生中算是相当高挑的了，甚至比个别男生还要高一些，比如说冬冬。按理来讲，高挑的女生会更加飒爽一些。但对于她来说，更多的却是可爱，而正是这种反差，让她看起来更加的独一无二。

他们沿着土路继续走了一会儿，一起走进一个黄色的两层建筑，石语哲看见门口写着网吧两个大字。

他们走进，高媛领着石语哲熟路的穿过一楼的一排排电脑，走上旋转楼梯上了二楼。二楼是网吧的包间以及厕所，她又继续上了三楼。

迎面是一个前台，上面摆着电脑以及一些黑色的设备和混乱的线。柜台后面坐着一个 40 余岁的大妈，正在嗑着瓜子。

“老板，看碟，还有房间么？”高媛问道。

女人指了指身后的牌子，问道：“什么套餐？选一下”

“包夜的吧。”说完，高媛在旁边影碟架子上浏览了起来，然后选了张 DVD 递给了女人。

付好了钱，高媛带着石语哲穿过长长的走廊，进入了他们定下的房间。她那不经意的表情告诉石语哲她不是第一次过来了。

房间狭窄而紧凑，灯光照的整个房间惨白而明亮。房间的一侧一横一竖的摆了两个沙发，对面则是一个电视柜，电视机已经打开了。墙面上贴了很多电影的海报，很多海报都翘起了边角，看上去应该已经贴上去很久了。石语哲放下书包，靠进沙发里，手边一卷粗糙的卫生纸被他随手扔到了一边。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放电影了，为了效果，高媛关闭了电灯。

昏暗的电视光下，高媛靠在了石语哲肩膀上。电影好像是个英国片，几个穿着随意的英国佬在踢着足球。除了电影的声音，这里静悄悄的，这一整层好像就只有他们一个屋子有人。

石语哲的注意力显然不在于此，他的脸颊轻轻蹭着高媛的头发，然后缓缓把头滑下去，用鼻子找到了对方泛着香味的气息。接着嘴唇紧紧合在一处，舌头不停相互纠缠。

石语哲揽着对方的腰，将她缓缓推倒在了沙发上。借着电视忽明忽暗的光线，他看见她温柔的目光。

两人的呼吸逐渐变得粗重起来，石语哲一手撑了身体，另一只手开始在对方身上摸索。他尝试去解对方胸衣的扣带，却在对方的轻笑中败下阵来。手指只好掉头下行，好在牛仔裤的纽扣他熟悉的多。

在对方的轻声叹息中，他触摸到了一片柔软。轻轻的褪去青山的迷雾，石语哲品尝到了溪谷的甘泉。在舌尖与娇嫩触碰的刹那，对方的双腿夹紧了他的头部，滚烫的大腿内侧轻轻摩挲着他的耳朵。

孜孜不倦，口若悬河。

五指律动，生生不息。

电影中，一个英国人和一个酒吧女疯狂的冲刺。在一片欢呼中，球进了。

大概 10 分钟之后，石语哲拿着卷纸一点一点的擦着自己的上衣，脸上的一点已经擦干净了，可是上衣的怎么也擦不掉了。

“男的比女的还麻烦。”又过了 30 分钟，高媛躺在沙发上，幽幽的说道。

石语哲停下了手中的擦拭的动作，一卷卫生纸被他用去了一半的厚度。他大概心里是气馁的，所以才不停的跟衣服较劲。她到底还是没有同意，只是用手了事。尽管被用手也是第一次，但石语哲在新奇之余还是有点闷闷不乐。不过毕竟是第一次，想来不同意也是正常的吧。石语哲只得这样安慰着自己。

空气中弥漫了些道不明的味道，他们一横一竖躺在两个沙发上。石语哲的心里想着是否曾经有人同样在这个沙发上，将针管扎进自己的手臂。又或者是否有有些男男女女，在这个沙发上一起到达了高潮。一幕幕幻想在他脑海中浮现，他昏沉的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石语哲被高媛的闹铃叫醒，对方打了一辆车，不想错过早晨的第一堂课。

出租车在昨天石语哲下车的地方停下，远处刚好来了一个大巴。

来不及缠绵，石语哲道了再见，就跳了上去。然后在高媛怔怔的注视下，轻轻的挥了挥手。

这次时间算的准确，要不然岂不是又要等一个小时？不过刚才好像应该有个吻别再走的才对。

石语哲心里想着，坐到了靠里的座位，缓缓闭上了双眼。

第 1 卷 第 18 章 给苏杭过生日

在那个懵懂而青葱的十月，安晓和赵琳一起去了很多地方。他们去了国家图书馆，漫步其中，爱读书的安晓轻声的给她介绍着一部一部的典籍，还有一个又一个有名气的、没名气的作者，然后一起进入自习室打瞌睡。他们去了西单，在里面的商场里逛来逛去，从大悦城走到君泰，从中友走到华威。他们在华威 8 层打了街机，他们也去了明珠看了发夹和漫画。他们还去了一趟原来他们的母校，不过只是在大门外看了看。原来觉得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操场，现在看来都矮小了许多。

他们甚至护送了定情信物，安晓在海盗船买了一个十字架挂饰，赵琳则在某个专门做银饰的地方淘到了一串双鱼的项链。他们每天喜滋滋的戴好信物，喜滋滋的见面，喜滋滋的一起吃点喝点玩点什么。

但，他们从未确认关系。或许她还有男朋友或前男友要处理？或许她也还没想要在一起？总之安晓对此一筹莫展。

不过要说起来安晓已经很满意了，他最开始的目标也不过是跟她再多说一句话而已，现在能肩并肩的一起走在路上，能互相看着对方的笑脸，甚至偶尔不经意能轻轻触碰到对方的手指，都让他的心脏一次又一次沉醉。所谓幸福嘛，无非也就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已。

当然也因为这种不清不白的关系，安晓在跟别的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的心思会觉得不妥。不会觉得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是对不起别人的。

所以当苏杭约安晓出去吃饭的时候，安晓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之前安晓曾经和苏杭说过自己的魔术事迹，而苏杭所在的税务学院的迎新晚会正好又差一个节目，作为班级的副班长，学院的副党支部书记，对苏杭来说，迎新晚会也是重要的一个活动。

所以她想让安晓代替大二学生帮忙替补一个节目。安晓想了想，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也就应了下来。正巧 10 月 15 日是苏杭的生日，所以她想趁此机会提前感谢安晓的鼎力相助。

正日子留给了家人和朋友，他们约的是错后了一天的日子。

那天风和日丽，他们趁着一下课，在 4 点半前迈上了公交车。因为基本上算是终点站，所以车上基本上没人。他们坐在左后一排的大连排座位上。

这趟公交车安晓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坐了，他对路线非常熟悉，不过那时他每天往相反的方向走。他也没想过，这一趟车，可以连通他的高中，家和大学。

车上他们有说有笑，安晓背了个挎包，从里面掏出了一副扑克牌，给苏杭变起了魔术。好在一路上车里人一直不多，没有人因为他们的说笑而反感。

“刚才这个你再给我变一次看看！”

苏杭睁着大大的眼睛吃惊的看着安晓手里。明明刚才都把牌插进牌堆了，为什么一下就找出来了？

“魔术师守则第二条，永远不要在同一个地点给同一个人变同一个魔术。”安晓摇摇手指，故作高深。

“今天是我生日请你吃饭谈。这都不告诉啊？”

“嗯……那看在你请客的份上，勉为其难的再给你来一次好了。”安晓笑着说，看上去一点也不为难。

反正你也是看不出来的，安晓想着，他对此颇为自信。

苏杭不知道，安晓的魔术，就是每天放学后在这路车上，不断的给一个又一个同路的陌生人变魔术练习出来的。

开始的确会不好意思，当然也会有人拒绝，但这种事情做多了也就好了。脸皮这种东西很奇特，不像铁杵或其他物件，会越磨越厚。从开始的脸红心跳，到后来的面不改色，胡说八道。安晓在魔术的造诣上越来越深。

其实就是换个方式骗人而已。安晓总结过魔术的本质。所有的变化都是发生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与看不见的时间里，所以当对方看到结果时，才会有惊讶惊喜或者惊吓。

“还是看不出来，你还真挺厉害的。”苏杭又看了一遍，还是不得要领，索性不再深究。

在这一点上，苏杭不同于安晓以前接触的很多观众，他们大部分人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不弄清楚不罢休。

“哈哈，其实也很多简单，就是手快罢了。”这是一句万能的托词，用手快可以掩饰所有其他秘密进行的手法与道具。

“唯手熟尔？哈哈，咱们一会要在下一站下车了。”苏杭看了看车外。

“是不是要到咱们学校了？要不回学校看看吧？”安晓看着还有两站就到学校了，突然提议道。

“好啊，可是咱们进不去吧？”

“试试嘛，进不去就在外面看看。”安晓笑着说。

就这样，他们在和平门下车，路过了全聚德烤鸭店，走到了学校大门的附近。

大门口还是两颗山桃树，如果在春季的话，应该会有漫天的粉色花瓣随风飘舞。

山桃树下有两个保安把守，一个站在大门外面，一个坐在传达室里面。苏杭记得他们学校平时管理颇为严格，所以并不觉得他们能蒙混过去，尤其是在他们还没穿校服的情况下。

她出声问安晓，要进去的话是不是有哪个相熟的老师可以接一下，对于刚毕业的安晓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安晓并不准备这样做。

“作为一个资深社会工程师，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说着中二的台词，安晓得意的摇着手指。

安晓记得他们学校是有韩国留学生在上学的，每个年级都会有几个。这些人不穿校服，打扮颇为时髦，语言不通。而且受语言不通的影响，除了英文课其他学科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煎熬。安晓记得他们班之前就有一个男生。他的考试成绩大部分是 20-40 分，上课就像听天书所以只能睡觉。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只要设想一下自己突然被放进了一个语言完全不通的班级，那可能也确实没有别的好做了。

当然学校的同学里面也有比较友好的，尤其是同样上课睡觉听不懂物理化生，还和他坐在一起的体特生。他们会搜索基础的韩语，比如你好。然后他们教对方对应的中文。例如这样：

“啊泥啊撒哟 is hello is 草泥马。”

“乔妮马？”

“对，草泥马。康撒密达 is thank you is 沙比。”

“沙碧？”

边上的同学微笑着冲他竖起了大拇指。留学生也颇为自信的笑着点了点头。估计心里在想：都说中文难学，看来也不过如此。

这是韩国留学生在中国的第一个学期，学到的唯二的中文。

不过他们其实只是语言不通而已，并不意味着他们智商有问题。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了听他这句话的人眼里的异样了。于是他们不再使用这些中文，而且也没有任何意愿再去学习新的中文了。

所以不管是在班上，还是在校外，这些留学生们从不说中文，甚至也不愿说蹩脚的英文。他们的嘴里永远都在说着“西巴”。如果不是说着“西巴”，也在酝酿说“西巴”的语境。

哦读了，除了“西巴”还有“阿西巴”。

总之这些人不穿校服，不说中文，打扮时髦。安晓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身边妆容精致的苏杭，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些能随意出入校园，而且宿舍就在教学楼边上的群体。

于是他叮嘱苏杭：“咱们靠的近一点，进门的时候眼睛别看保安，走路自然一点，不快也不慢，最好互相能有点眼神交流，不要东张西望。走过大门之后向着留学生宿舍走，别回头，最好稍微垮一点，做好表情控制，自然点，别笑。”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进门时我会随便说三句韩语，你一定要撇撇嘴，甩一句‘阿西巴’出来！切记切记。”

“阿西巴？”

“对对对，你怎么说的这么溜？不过如果能再翻个白眼就更好了。”

苏杭翻了个白眼：“再怎么说是听着HOT长大的，这点还是hold住的。”

一边说笑，他们一边按照计划走进了大门。他们都没有看保安的眼睛，所以不知道两位保安是否关注到了他们。零星的学生背着书包跟他们迎面擦肩而过，而他们好像是真的两个留学生情侣，笑着，晃着，走进了校园。

按捺着加速的心跳，憋着嘴里的笑，他们钻进了最近的楼道里。故地重游，总是会有新奇的感觉，因为学校高三需要换校区，所以他们一个离开这里两年，一个一年。焕然一新的操场，重新粉刷的食堂，很多不一样的景色映入眼帘，让他们不禁感叹岁月的流转。

当然也有没有改变的，比如教学楼对面，食堂楼上的礼堂。以及礼堂背后连接食堂和操场的秘密通道。高二的时候，安晓所在的班级因为选文理而被拆散，总共两个班的学生化零为整，分别加入到原来的别的班级。和他一起来的是另外5个男生。

他们每天下课不急着回家，经常满校园流窜。而这条秘密通道，就是在某次他们瞎逛的时候发现的。他们甚至还多次走进黑漆漆的礼堂。在里面玩着捉迷藏。

所以安晓对这条小路无比熟悉，他带着苏杭熟练地拧开虚锁的门，走上落满灰尘的楼梯，翻过一个打开的窗户，来到了礼堂的后台。

然后在苏杭好奇的目光中，他们走进了一片黑暗的礼堂。

第1卷 第18章 （2）

附中的礼堂宽阔而恢弘，可以装下两个年级的学生大概1200人以上。即使是在黑暗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巨大而空旷的空间。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这个地方他们比别的同学更加的熟悉。别的同学大概只在开学典礼，圣诞晚会，成人典礼，毕业典礼等特殊日期才会进去。而苏杭，作为高中学生会副主席以及团支部书记，经常在里面策划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但即使是这样，她依然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小路隐藏在一片荒凉之后。对此安晓沾沾自喜起来。

安晓把苏杭带下舞台，安置在了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然后他起身，在后台处打开了舞台的灯，走到了舞台中央。他想起了小学的时候，他作为学校主持人，曾经一次又一次的站在这样的位置，一本正经的用嘹亮而稚嫩的嗓音，做一次又一次的开场与报幕。

他站的笔直，轻咳一声，在灯光的照射下他的眼睛熠熠生辉。他望着舞台下的苏杭，可是舞台上的灯光太亮，下面只是一团黑暗的影子，只能大概看到轮廓。不过猜也能猜到，对方肯定是一脸好奇才对，安晓自信的笑了笑，然后开口。用他一贯的主持人口吻说道。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最亲爱的同学苏杭的生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所有人向她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他抬起手掌，伸向身体前方。

“祝福她生日快乐。”

“下面，有请我们最受人民爱戴的歌唱艺术家安晓，来为她送上一曲生日歌！”

“掌声有请！”说着安晓自己抬手鼓起了掌。

他目光看向台下的苏杭，隐约看着她一边笑，一边也抬手鼓起了掌。

安晓在上舞台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舞台上的靠左部位放了一架三角钢琴。他走过去，打开了琴盖，做在了琴凳上。

安晓不会弹钢琴，他从小就羡慕会弹钢琴的孩子。小学合唱团弹钢琴的小姑娘，高中每天中午去琴房练琴的同班同学，他的目光久久的定格在他们的身上。不过作为管乐队的萨克斯手，他也一样学过乐理，而且在高中的时候用母亲放在柜子顶上的旧吉他，自学了几首弹唱曲目。

所以用钢琴弹简单的和弦伴奏他还是办的到的，就当是弹吉他嘛。尤其是生日歌，几个和弦他老早就用吉他弹过。他记得好像是cggccfgc 来着。

他尝试着用左手找到低音 dosodo，右手找到中央的 domiso。虽然会用吉他弹，虽然有一段时间总喜欢跟着同学去琴房也去摸摸琴键。但说实话，他其实并没有把握。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他轻轻的按下了手指，开口唱了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尽管有的地方按错了琴键，尽管有的地方不得不停下来找手指的位置。但一首生日歌还是断断续续的唱了下来。

安晓回到舞台中央，鞠躬，然后顺着舞台两边的阶梯走回。他回去的步伐轻快而自得，他是有点得意的，毕竟在他看来这是份还不错的生日礼物。

可是走近了才看到，苏杭正低着头，默默的留着眼泪。长发遮盖了她的眉眼，只能看到有泪珠从脸颊滑下去。

安晓听着对方的啜泣一时间不知所措，他坐在了她的身边，从身上的挎包里拿出了带着的纸巾，抽了一张递到了对方的手里。

“我没事，其实挺高兴的。”苏杭接过纸巾，吸了吸鼻子说道：“就是又想起了原来的事情。”

“其实高考之前一切都挺好的，我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成绩也挺好的，小学是大队长，高中是党支部。我一直是老师最信赖的学生代表，别人家长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我还记得高考那年，坐在这里参加成人典礼。”苏杭指了指面前的舞台。

“每个人都要上台从校长手里接过一个成人证书嘛。”

安晓点点头说：“对，我记得，跟校长握手，然后拿到一个信封。我一开始还以为内个信封是成人礼给我的红包呢。结果拆开才看见是一封信。”

苏杭愣了一下，被逗得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是啊，那个是学校让家长给孩子的成人礼物，可以写信也可以放别的，但是我们建议是写一封信，上面写上对孩子未来的期许之类的。”

安晓皱了皱眉：“那你一开始就知道了信封里的是怎么了？一点神秘感和惊喜都没有了。”

“可是总要有有人负责这些事情的呀。”苏杭已经不哭了，但她依然低着头。

“我记得我拆开信封之后，是我妈妈给我写的一封信，上面说，儿子，爸爸妈妈想给你世界上的一切，但是我们没有金山银山给你，在这送你几句叮嘱，希望你能永远记得。”安晓靠在椅背上，回忆着那时候的事情。

“是什么叮嘱？”

“嗯，，说出来怪难为情的，总之当时我哭的稀里哗啦的。可比你现在哭的惨多了。哈哈。”

“你讨厌~”苏杭轻轻打了一下安晓，然后用手里拿着的纸巾抹干了泪水，笑了出来

“总之谢谢你的生日歌。”她深吸了口气，接着说：“我们去吃饭吧！”

“好啊~”安晓起身带着苏杭从礼堂的正门走了出去。外面太阳刚要下山，他们冲着夕阳的方向，缓缓走下台阶，然后在校门口打车去西单。

这是苏杭在安晓面前第二次流泪了，从小到大，安晓都不太会处理女生的哭泣。他不知道这时候应该安静的倾听，还是轻轻的安慰，还是该讲笑话。

虽然并没有人因为他的不知所措的举动而埋怨他，但他认为那可能是因为对方的情绪已经没法变得更差了，所以不管他做什么，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才对。

总之，当安晓在出租车上的时候，他是觉得松了口气的。他为自己的表现而喝彩，幸亏自己擅长转移话题与讲笑话，要不然她该一直哭下去了。安晓如此想到。

餐厅在西单华威边上，那里有个下沉式的意大利餐厅叫做季诺。平时路过根本看不见，只有顺着铁架子走下去，才能发现这下面别有洞天。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安晓走进这个闪着光华的餐厅里，心里泛起了一种大概叫做拘谨的情绪。苏杭跟门口的服务生说了有预定，然后找了一个大概能做5、6个人的位置坐了下来。那个位置一侧是一个半圆形环绕桌子的沙发，另外一侧是三把靠背木椅。在苏杭的招呼下，安晓小心的跟苏杭坐在了一边，坐在了那个沙发上。

这家餐厅不仅从外面看闪闪发光，里面的装潢也非常精致美丽，而服务员递到手上的温热湿巾以及柠檬水更是刷新了安晓对于餐厅的认知。其实安晓也是经常随父母去过一些餐厅的，但是这里面基本没有西餐厅。所以当安晓走进这里，才会觉得紧张而拘谨。他怕自己因为不知道用餐礼仪而丢人现眼。好在苏杭专注于菜单，并没有注意到安晓额角的汗珠。

苏杭问了安晓想要吃什么，安晓跟着苏杭的目光浏览了一下价格，对于一个大一学生来说，那个价格让安晓望而却步，于是他把选择权交给了苏杭。他看着苏杭严肃而一丝不苟的翻着菜单。

“好吧，那我给你点了昂`这里的意大利面味道还不错，你可以尝试一下。”

“好啊。”

“嗯，奶油汤和罗宋汤，你选一个？”

“不要奶油汤。”

“好，你要个甜品什么的么？”

“不要。”

“嗯，那我点一个，咱俩可以一起吃。”

“好的。”

苏杭抬起手臂招呼了服务员，然后开始点单：“我们要一个凯撒沙拉，一个奶油汤要酥皮，一个罗宋汤，一个意面，一个千层面，一份烤鸡翅，再加一个提拉米苏。”她扭过头看了眼安晓，询问道：“怎么样可以么？”

安晓赶紧点了点头：“嗯嗯，足够了。”

苏杭将菜单递回了服务生，而安晓则盯着刚才一名侍者端上来的两片椭圆形的面包片，看上去硬邦邦的。他不知道这个应该是什么时候吃，是泡在汤里类似羊肉泡馍这样的么？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敢问。最后还是苏杭注意到了他的目光。

“你要来一块餐前面包么？他们家切的应该是葱香法棍。”说着苏杭拿起一片面包下口的吃了一口。

安晓也学着她，拿起一块吃了起来，并且老老实实的全部吃下了肚子。

“你都饿了吧，要不把我这块也吃了吧。”苏杭带着笑意看着安晓说道。

安晓望着对方，尴尬的笑了笑，想着原来也不一定非要吃完啊，连忙摆了摆手拒绝。

事实证明，越是不懂规矩方法的事情上，人们就越希望循规蹈矩。而一旦人们熟知一切，便不再在意这些了。当安晓努力的用叉子把意面卷成一个大卷并指责同样用叉子但却只是随便挑了一点，完全没有卷的动作用的苏杭的时候，一种违和感在安晓心里萌生。

这种违和感配上安晓本身的拘谨，让他在整顿晚饭上都表现得有些紧张。

他看着苏杭轻轻的笑容，她带着精致的妆，淡唇彩，分明的眼线与长长睫毛，他别开目光，又还是被那闪亮的眼睛所吸引。

“你知道提拉米苏是什么意思么？”苏杭浅浅的挖了一勺刚上来的甜点。把剩下的推给安晓说道。

安晓不仅不知道提拉米苏是什么意思，他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个甜点。他摇摇头，也用勺子割下一块放进嘴里。不是很甜，咖啡味和可可味混着柔和软绵的口感充满安晓的口腔。

“是意大利语带我走的意思。”苏杭咬了咬嘴里的勺子，轻轻笑着。

她的脸粉粉的，这个是叫做腮红么？还挺好看的，安晓盯着对方，心脏不负责任的狂跳起来。

第1卷 第19章 决赛前的篮球赛

石语哲一直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膝盖在高中受伤的话，他能在上大学的时候，至少是前两年，好好投入的打两年篮球。但是没有如果，他自知自己的膝盖是什么情况，也知道自已受不了高强度的训练。所以格外的珍惜新生杯比赛的机会。

他希望这次比赛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得到能得到的最好的成绩，说的直接一点，他想拿冠军。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确实也没辜负自己的期望。纵观会计学院，男生比例很低加上又是比较小的学院。别说就从没进过四强，就连小组出线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而无疑石语哲所带领的小队就是从建校以来，会计学院的最强一届。

正如石语哲在那天说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非常重要的实力和技能，他们共同成为团队制胜的关键因素。另外除了个人实力，他们也还有一套出神入化的战略战术。

“所以当时我们的战术执行的非常好，对面没辙没辙的！”石语哲拿着电话站在楼道里，正在和高媛煲着电话粥。

自从他从河北大学城回来之后，他和高媛的关系好像又重新拉近了。他们短信的频率重新回到了每天早上发早安，每天晚上发晚安，每天白天发牢骚，每天夜里发情话，偶尔还煲电话粥的阶段。难道这就是小别胜新婚？石语哲百思不得其解。

“你们打球能有什么战术？三十六计么？”高媛在那边的声音有些嘈杂，听着不像宿舍里的样子。

“你知道我们校队有两个成名的战术，一个是大本单打，另一个是把球传给大本单打。而我们以此为灵感设定了九个战术。”

“你们这么多战术用的过来么，我怎么没见到别人打球这么多花活儿？”

“其实也简单，这九个战术分别是：奇数战术是中锋高位挡拆，偶数战术是前锋绕后反跑。”不等高媛说话，他接着说：“这套战术体系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能有效迷惑对手，造成一种卧槽这个球队这么牛逼得幻觉，而且现实中运用肯定也非常有效。”石语哲洋洋自得。

“额，你是等我夸你呢么？你们真牛逼，是谁想出这么牛逼的战术的？”高媛故意嗲声嗲气的说。

“嗨，内天喝酒瞎聊聊出来的，你也不用太崇拜我。”

“呵呵！我感觉受到了侮辱！”

两人打情骂俏着。

石语哲的战术肯定是没有嘴上说的简单的。

他打了这么多年球，知道篮球要想获得胜利，首先要从防守做起。他们为了节省体力 并且针对在全场篮球赛中，三分球命中率极低的情况，准备采用 2-3 联防的防守体系。他们高位有两个灵活的后卫，中场有小井，两边是他自己和龙哥。而且石语哲自己具备较高的灵活性，也可以随时补到高位。

同时因为是联防战术，如果有人绕后反跑他们并不会跟进。而是会大声疾呼告诉队友引起注意。但大家都知道，在比赛这么紧张刺激高强度的对抗之中，人很可能对一般的喊叫表现出麻木。所以他们在喝酒撸串吃大腰子的时候一致决定如果有上述情况，就大喊“腰子”。一方面，他们可以迅速注意，另一方面对面会被这突如其来的诱惑打断，这是本能反应。而赛场上每一瞬间的失神，都会直接影响比赛的胜负。

但这些东西太过专业如果跟高媛讲的话她也不会感兴趣，所以石语哲并没有跟对方细说。

“总之，小组赛我们出线非常轻松，他们都打街球出身的，肯定不适应有战术的。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是很难适应联防随时有两个人包夹的紧迫感的。”

“哟，那您是什么出身啊？”

“我应该能算是校队科班出身了吧，一路比赛打过来的，开玩笑！而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还扣了个篮呢，现场气氛可热闹了。”

“瞧给您能的。”

“不过当然啦，也有对方因为紧张和体力流失原因导致的很多失误，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但说实话最惊险的是前天打的淘汰赛第一场。”

顿了顿石语哲好像又回到了当时的赛场。淘汰赛是一场定胜负，因此他们每次比赛都只有一次机会，每一场都要当作总决赛第七场来打。而第一场八进四的比赛，刚好石语哲有校队比赛的冲突，当他赶到球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三节结束。他们落后 10 分。

队友们说对方气势汹汹的，而且工商管理学院的男生都是流氓。不过大家看到他到场就还是比较放心了，准备最后一节的殊死一搏。

那场比赛的第四节刚开场，他们打得还是不错的，几个配合和抢断下来连得四分，将比分差距缩小到了 6 分。然而刚到赛场的石语哲发现对方的动作越来越大。他在心中暗暗窃喜，这样正和他的心意。

说起来石语哲打球赛一路走来，学习到的最多的不是怎么做小动作，而是怎么把对方打到不敢和他打球。于是就在一次低位接球准备背身单打的时候，一个小个子球员一直推着他，但是推不动。裁判哨声及时响起，石语哲蔑视的转过头，大声骂了一句：“草泥马啊！”骂声顿时引来了旁边对方观众的一片回击，但观众并不是左右比赛的重点。重点是对方一句话没说，同时石语哲已经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深的忌惮。

而在另一次争抢篮板中，他更是“不小心”一巴掌打掉了对方球员的眼镜。使得对方队员在之后的比赛中都不敢做什么过分动作，而且也没有人想靠近他防守。这就给了石语哲空间，在对方内线造成很大压力。为梦哥龙哥豪雨几人拉开了很大空间。

而这还不止，在一次快攻中，石语哲更是看准机会跳向对方防守队员寻求对抗，然后挤开对方利用滞空上篮得分并造成犯规。那时候来看比赛的夫夫刚好就站在篮框下面，他刚好跟旁边的人说着：“语哲真他妈硬！”

双方你来我往，比赛进行到白热化阶段，动作也就慢慢又大了起来。石语哲上篮再一次被对方犯规，罚球命中一球，但是对方进攻过来之后出现传球失误。他抢断后立刻传给了前方的豪雨，后者上篮得分，对方叫了暂停。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 罚球的时候还剩下不到一分钟，他们落后一分，罚中了扳平的一球，之后豪雨的上篮使他们反超了两分。从第四节开始时落后 10 分，到现在领先两分，石语哲他们士气大振。

暂停结束之后对方发球，但大家毕竟都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到了最后阶段体能已经完全跟不上行动。这次对方投篮偏出，进攻以失败告终。时间上大概双方还各有一次进攻机会，石语哲这边雨豪控球，造成包夹 为龙哥制造了无人防守的机会，而他也拿球投出了稳定的半截篮，为他们锁定了胜局。面对四分的劣势，对方再也无力回天。

“所以当时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学长们都特别兴奋，嘴里就说着：‘你们创造了历史’。我们现在进入了四强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冠军！”

“那感觉你们是还挺强的，就一场没输呗？”高媛听了半天，早已经失去了开始的兴致。

“唔，输过一场，小组赛里最后一场输给经济学院了，不过那也是因为我们轻敌导致的，不能算的。再打一场肯定能赢他们。而且，圣斗士是不会被一个招式击败两次的哈。”石语哲开始讲的迟疑，但慢慢的自己也有了信心。

上次毕竟疏忽大意，再来一场不信还能两连败。石语哲这样想着。

“但是还不一定遇得到，我们下场比赛打统计学院。经济不知道能不能闯过半决赛这关呢。”他接着说。

“希望他们闯不过这关啦。我这边还有点事，先不说啦。”高媛从那边说道。

“嗯，好，晚安，你没有什么话要说么~”石语哲嘴角上翘。

“唔，那祝你们旗开得胜吧~晚安。”说罢对面挂了电话。

第 1 卷 第 19 章 （2）

半决赛的比赛在第二天的傍晚如期而至。

石语哲来到球场上时，统计学院已经在做准备运动了。他扫了扫对面，一个正在压腿的男生顿时吸引了他的目光。

那是他的小学初中兼高中的同学，他们曾经一起打过很多次球，并且因为其娴熟的控球技巧和组织进攻能力被大伙称为藤真（灌篮高手中一个优秀的后卫）。他的身影让石语哲不由得心里一紧，他确实知道对方来到这所学校，如果换个地点，他会很开心的和对方打招呼，但却不希望赛场上遇见他。

除了藤真，对方身边还站了另外两个高壮的胖子。他们的身高和石语哲相仿，但身材却像是大木，这意味着石语哲他们在内线将占不到任何优势。

但好在他们也并非没有办法，石语哲之前就对他们的战法有所耳闻，所以已经提前跟整个团队做好了沟通。

战略上，他们准备以快攻为主，前期不断的往篮下冲击，尽量造成对方犯规。在积累一定次数之后，便会使得对面的两个胖子在最后一节不敢防守他们。只要前期咬住比分，不松劲，那么胜负将在最后一节见分晓。

而在战术方面，他们也并非一筹莫展。在过去的四场比赛以及无数场下训练和活虐大二大三四大路人的过程中。石语哲他们其实已经形成了很多小战术组合。比如龙哥与梦哥组成的 69 组合，小宇哥和豪雨组成的后场双枪组合，石语哲和小井的双塔组合，以及石语哲和豪雨的挡拆搭档。无论哪个组合，均可以轻松打爆对方。而这些战术组合中，69 组合和挡拆搭档最为出彩。

69 组合的来源其实格外的纯洁而清白。相信大家对 69 也都明白，他们只是把 6 和 9 放在了一起而已。 龙哥和梦哥一个是 6 号一个是 9 号，两人又都是后卫，因此在他们上场的时候。就被他们称为 69 组合。仅此而已。

玩笑归玩笑，龙哥、梦哥两人都各有所长，因此发挥起来取长补短，常常打得对方颜面尽失。梦哥是昌平跑王，体力好那是没得说。他在进攻端尤为活跃，经常活生生跑死对手。比如有一场比赛打到第二节，就听对面防守他的朋友毫无气力地：“哥们，你太能跑了。。”

而这时候，就到了龙哥发挥作用的时刻了。龙哥又叫半场龙，而这个外号的由来就是因为龙哥的晃动十分逼真。经过分析，他们一致认为这两个原因。第一龙哥身体素质好，篮球基本功扎实，因此在晃动过程中急停急起等动作信手拈来。第二，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龙哥实在太傻了。话剧社出身的他表情演起来能骗过阎王爷，运用这种 CBA 三队替补级别的晃动，面对已经被梦哥累垮的防守队员，经常一个急停就能拉出 10 个身位，对方稍一不注意就会被晃断脚踝！因此在比赛胶着的时候龙哥经常是带动节奏的关键点。

另一个进攻端的组合就是石语哲和豪雨，豪雨的控球时间非常长，把握机会的能力也十分出众，而石语哲则擅长中远距离跳投，或者强行突破制造 2 加 1 机会。因此豪雨控球的时候就会找到他的位置，然后利用他的挡拆突破进去上篮得分。如果遇到包夹，则立刻回传给他，这时候就形成了石语哲的空位跳投机会。又或者防守对面被豪雨吸引到底线附近而石语哲则可以长驱直入。他的身高加弹跳帮助他每次突破都能有所斩获。而与此同时对手威胁更大的，却是对手在防守端的表现，在豪雨的紧逼防守下，对方后卫通常传球时视线不好。石语哲在球场上经验丰富，反应敏捷，经常可以抢到传球，然后长传给早已冲向前场的豪雨。后者则能顺利上篮得分。

这些战术其实都是在实战中磨练出来的默契与配合，而这些组合的效果在过去的比赛中也都发挥的淋漓尽致。在这场对阵统计的半决赛中，自然也发挥出了它应有的作用。

可是尽管如此，半决赛比赛依然焦灼而艰难。

第一节，他们凭借梦哥的快攻获得了微弱的优势。第二节，对方以坚实的内线挫败了他们几次关键的进攻，最终最平了分数。第三节，对方更是依靠身体优势，获得了微弱的领先。

但好在比分一直咬得很紧，过程里没有任何一方领先超过 5 分。而他们开始制定的战略也被坚定的执行着。隔壁球场的比赛已经打完，场下围观的观众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这是半决赛，也对他们的比赛精彩程度产生了兴趣，前来观赏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激烈对抗。一时间，比赛场挤满了人。

作为久经赛场的老将，石语哲深知在比赛不同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打法。比如在大比分落后时，就要从防守做起，从而激发全队的斗志。在大比分领先时，要多寻求对抗并且鼓励出机会的队员大胆出手投篮。而在现在这样比分胶着的情况下，就要有人站出来带领球队打出士气走向胜利。

而且更重要的是，哪方先打出士气，哪方更容易获胜。因此在这个时候，石语哲心里决定不能手软，稍微自私一点地打两个球。如果运气好，就可以打开局面了。

在一次低位拿球后，石语哲背对着统计学院其中一个胖子，是一个背身单打的好时机。这种位置的对抗石语哲早已经炉火纯青。背身单打比自己高壮的防守队员，就要用出乔丹的后仰跳投。于是在半转身假动作之后，他往回转并且后仰跳投。球控刷入网，他悄悄地将比赛带入了自己的节奏。

第二回合对方进攻中，他更是提前看到了豪雨抢断，于是立刻向对方半场冲去。不出所料接到长传之后。对方篮下早有一个防守队员已经就位，在心里感叹回防很快的同时，他也想好了这球该怎么投进。当他冲到篮下的时候突然减慢速度，然后用力跳起。看到对方球员也跳起来准备来一记盖帽后，他的嘴角暗暗的扬了起来。

于是在那一瞬间，石语哲突然将球一收，蜷着身子躲过了对方的手臂，并在身体划过篮筐之后，反手勾手上篮。球打板弹在了篮筐的边缘，静止了一会，然后滚入网中。即使是最严格的篮球评论员，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记漂亮而标准的拉杆。

而赛场上，一时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而在短暂的安静了一瞬间之后，更是响起了雷鸣般的声浪，一声声 wow 的叫喊，让石语哲身体震颤起来。他还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这也太帅了吧。”

他试图找到这个声音的来源，然后报以一个大大的微笑，但是天色已经太晚，他没能看清台下。

这一段上篮记忆深深的刻在了石语哲的脑海，印象实在极为深刻，就好像他高中以及后来的两次绝杀一样深刻。同时场下的震惊声和那个夸他的女声也一直栩栩如生。甚至直到十年以后，回忆起来依然可以身临其境。

连续两个进球，为他们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他们球队士气大振，石语哲本来以为可以顺势从外线打开局面，哪知小井突然发威，凭借 1 米 9 的身高在三秒区中横冲直撞。连续打出了两个二加一，直接让对方的两个高壮内线形同虚设。在这一波进攻之后，对方已经是在无力阻止他们的如虹攻势。

石语哲他们终于在第四节中期锁定了胜利，迈向了总决赛。

他们再次创造了会计学院的历史，再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在学长和同学的簇拥中，他们走到了宿舍对面，酣畅淋漓的撸了顿串。

回到宿舍已经是 10 点多了，石语哲突然想起手机在球赛后就没电了，他赶紧从桌上拿起备用电池，安装上。诺基亚手机的两只手缓缓于屏幕之中相握。

三个未接听，两条短信息。都是高媛发来的。

石语哲来不及看短信，着急的赶紧回拨过去。听筒里却传来他不想听到的声音。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第 1 卷 第 20 章 彩排与迎新晚会

在石语哲忙于参加篮球赛的时候，安晓则在忙着准备迎新晚会。不只是会计学院的，还有答应苏杭的财税学院，以及答应某位学长在法学院的演出。

不过好在在另外两个学院的演出都是他手到擒来的魔术：“消失的水”，表演的是现场找一位观众，然后变光他手里的杯子里的水的魔术。对于安晓来讲，这是最简单的魔术，但即使再简单熟练的，每一场演出也都应该是严肃而认真的，所以他依然在宿舍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各学院的迎新晚会基本上会连续在大学生活动中心陆续开演。在顺利完成了学长和学姐的委托之后，安晓开始准备自己学院的演出了。

他的演出项目是，吉他弹唱，曲目是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是他学会的第一首弹唱。在安晓高一的时候，他在家大衣柜上找到了一把木吉他，三角形纸盒子上落满了尘土。他踩着凳子，从柜子上把他拿了下来。那是一款年纪比安晓还要大的红棉木吉他。从妈妈的嘴里得知，那是她年轻的时候学吉他用的琴，虽然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怎么弹奏，但当时也能弹点古典名曲。

于是安晓抱着这把弦距能塞进一根小拇指的吉他，一遍又一遍的尝试《晴天》前奏那几个音符。那把吉他用的钢弦锈迹斑斑，按到品丝上的距离也让人生畏。安晓一边心里想着会不会因此感染破伤风，一边使劲用力把手指深深的压下去。

越疼越要用力，越有打品的吡吡声音越用力的按下去。

在如此自虐了半年以后，妈妈终于认可了他的决心，所以给他新买了一把民谣吉他。就是现在安晓手中的这把。

在某些情况下，安晓也有着超越常人的决心与毅力。而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女人。

因为喜欢的女生对弹吉他的男生的另眼相看，因为变魔术的男生摸了女朋友的手，爱情的力量往往很大，大的你不懂这力量从何而来。尤其对安晓来讲，爱情中的安晓像是体内藏了一个九尾，无所畏惧又茫然无措。

所以安晓现在背着吉他，穿着牛仔裤，踩着耐克牌运动鞋，上身穿着一件T恤，外面套了件紧身黑色西服外套，茫然的站在大学生活动中心门口。

他刚刚参加了最后一次彩排，原定的和石语哲两人一同上台，现在也变成了一个人。彩排不好不坏，木吉他的声音需要麦克风怼在琴弦上才能听到，收音不好，还容易啸叫。人声也是毫无修饰，在麦克风干瘪的放大下也不好听。不过都到这一步了，也没法说不演了。

所以，在这略显清冷的秋风下，安晓突然有点迷惘。他不想回宿舍，他在回想起了这段时间和苏杭的相处。

对，就算他安晓和赵琳可能一起度过了很多可以称作约会的时间，就算对方是他的小学暗恋加上初恋对象，就算对方小学是同年級的班花，现在的颜值依然在线。可他们毕竟还没有交往，所以他即使跟苏杭度过再多的时间，也不应该因此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尝试说服自己，这是在正常不过的同学交往，但好像哪里又有点问题。他说不上来，反正，隐隐的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安晓拿起了手机，拨出去了赵琳的电话。他想告诉她，他的迷惘，他的烦恼，以及他对她的感情。他觉得相处这么久了，应该说清楚点。

但具体说什么呢？他其实还不知道。只要见到对方就知道了吧，只要对方站在眼前了，可能有些话自然而然就说出口了吧。可以对面只有空洞的唧唧的声音。

他叹了口气。天气有些微凉，好在他穿的厚实，还背了大大的吉他，所以并不觉得寒冷。

既然这个说不到了，那就把另一个人的事情说清楚吧，于是安晓这样想着。拨通了苏杭的电话，电话很快被接了起来。

“你干嘛呢？”安晓问道。

“没干嘛啊，你不是说今天彩排么？完事啦？”对方说。

“对啊，明天就参演了，有点紧张。”

“你还会紧张啊，以为你游刃有余。”

“我怎么不会啊。。。 ”

“那怎么办？我下去陪你待会儿？”顿了顿她接着说“不行，我妆都卸了。”

“大黑天的谁看得见啊，，， ”

“那意思是白天就不见了呗？你可真会说话。”

“没有没有，你根本不需要化妆好了吧？”

“哈哈，好，那我们在我们楼下等我，我换个衣服。”

“哦，好的。”

于是安晓背着吉他，走到了西门红楼的楼下，时间是十点，来往的人不多。

怎么会走到这里的啊，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可也没办法，也不能直接一走了之。

于是鬼使神差的，安晓和苏杭并排坐在了楼下路边的角落。最近的路灯也在他们的5米开外，除了彼此，别人看不清他们脸上的笑容。

苏杭的宿舍就在二楼，里面三个人正挤在一团，透过窗帘的缝隙往楼下看。可他们坐的地方实在太过昏暗，只能隐约的看到两个昏暗的轮廓。

“你刚才说紧张，给我弹一个听听吧。”苏杭玩味的笑着看着安晓。

“不要，大马路上，人来人往的干嘛啊。”安晓扭捏的摇头。

“哎，你说也是，这都快十一月了，再过一个月都快该期末考试了，还在迎新呢。”

“一个学院一个学院安排过来，可不是得往后拖么。我们这么晚也没办法啊。”

“是，安排的真不合理。我那天看见我们同学都有开始复习的了，就我之前和你所说的那个叫梵恺的。他这么不爱学习的人，都开始复习了。我就觉得我也该赶紧看书了！”

这是苏杭嘴里有时候会蹦出来的男生名字，一个颇为运动系的男生，足球篮球都玩的不错。苏杭和他很熟，每每总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念叨对方的日常生活。这并不是她嘴里唯一一个常常在线的男生。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大学班级里的班长李琪，另一个是当时高中班级的班长黄峰川。因为苏杭从高中到大学，一直是班级里的副班长，所以更这两位也一直比较熟悉。

她常常说着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女朋友又如何如何了，学习如何，价值观如何，家庭如何，如何如何。

安晓常常只是的听着，他体会着心里时不时感受到的棱角，品味着甜而酸的故事，然后面带微笑的看着对方脸上两个小小的酒窝。

“所以当时峰川带着我们翻出校园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激动，毕竟上自习课时间去看演唱会简直是一辈子也做不出来的事情。。。”

安晓已经不知道苏杭嘴里的故事怎么从我也该赶紧看书了，过度到一起去看演唱会了。不过他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些内容了。他只感觉到在一片寂静的黑夜里，风呼呼的从耳边吹过，吹起了些她单薄的衣物。在她衣物下，有一颗炽热的心，正缓缓温暖安抚着他。

“对了，你刚才说的这三个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啊？”安晓突然打断苏杭，问。

苏杭明显一怔，她停下来，缓缓低下了头，沉默的看着地面。和刚刚的兴致盎然简直判若两人。

“我说了以后，你能忘了么？”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的说。

“嗯，好。”安晓思考着干嘛要忘了，是因为是小秘密么？其实也可以不说的。反正那三个人他一个也没见过，所以不管是哪个，其实说了跟没说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但，他此行的目的便达到了吧。他这样想着。

苏杭又沉默了一会，然后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她抬起头，看着安晓。

“你。”

第1卷 第22章 迎新那一夜

在篮球赛结束之后的稍晚一点，迎新晚会也开始了。

从九月中旬以来，大学活动中心经常是载歌载舞的。全学校十多个学院，每个学院新生迎新晚会上加上彩排至少占用2-3天。安晓每每路过这里，都会好奇的向里面望去。听听唱的什么歌，看看跳舞的女生好不好看。

而这次终于轮到他们自己学院了。会计学院除了会计专业还有审计财管等，安晓的班级，被安排在了晚会中间上场。他们一共准备了两个节目，一个是一个女生们准备的集体舞蹈，另一个就是安晓的吉他弹唱。

安晓背着吉他，站在后台，看着女生们穿上从民族大学租来的民族舞服装，滴楞当啷的走上舞台，随着音乐晃动了起来。她们看起来可真暖和，安晓想着，他的手心开始变得潮湿，抓着吉他琴颈的左手有些黏黏的感觉。

下一个是他登台，他有点紧张。

可真是不争气啊，就弹唱而已，不是每天都在宿舍嚎么。大不了就弹不好嘛，反正都是自己学院的。他安慰自己的想到。

女生们的舞蹈很快进入尾声，十多个高矮胖瘦不同的“异族”姑娘在音乐结束后鱼贯从安晓身边经过。她们一边冲安晓比着加油，一边开心的将衣服脱下甩在一个大袋子里。

而在主持人的报幕声音中，安晓已经背起吉他往台上走去。

对于普通的木吉他来讲，其实并不适合这样的演出。没有音频输出，只能依靠麦克风来收声还是太局限了。不过安晓那时也没办法，他一没有买电箱琴的钱，二不知道还能用拾音器配合木吉他。

演出一共用了两把麦克风，分别支在了吉他的圆形声孔和安晓的嘴边。他轻轻拨动吉他，咳了咳嗓子。

一片啸叫在麦克和音箱中间回荡起来。

马上有两个人重新过来调整了麦克，然后冲着安晓说：“你一会别动昂，别碰麦克。”

安晓好好答应着，僵硬的坐在座位上。

迎面的灯光打过来，舞台下面照例是一片黑暗。安晓想冲着台下微笑一下，但放下下面看变成了抿了抿嘴唇。

顿了顿，安晓拨着吉他弦，轻轻唱起来。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记忆一直晃到现在。……”

“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喇叭里的声音不能算是好听，但也好在不算难听，一曲唱毕，安晓起身鞠了一躬，在一阵不能算热烈的掌声里走下舞台。他长舒了一口气，把吉他放入吉他背包。

安晓走出后台，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的走廊里刚好看见等在那里的苏杭。

“唱得不错啊！”苏杭手里拿着两听可乐，递过一听给安晓，笑着说。

“谢谢。”安晓腼腆的笑了笑，他知道自己弹的唱的确不能算好，这点自知之明还是要有的。他举了举手里的可乐问道：“哪买的？”

“前面几桌放的啊，反正都是给观众喝得。”她说的理所应当。

“好吧，接下来就没有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要不出去走走？”安晓说。

其实他是在意周围看着的同学，虽然他们没有上来问对方是谁，但还是很别扭。于是他领头走了前面。想着大学生活动中心的走廊西门走去。

西门出来是校内的小超市，他们转向北，顺着图书馆外的马路走到了学校西湖边上。时间大概是9点，路上的行人不多，大概是天气冷下来的缘故，湖边的座椅有几个空出来的。在苏杭的提议下，他们坐了过去。

“诶，你知道么我们坐的这被我们叫做情人椅。这还是我第一次在晚上坐这呢~”苏杭找了张纸巾擦了擦椅子。

“为什么？”安晓在苏杭边坐了下来。他这才得空好好看了看对方。

她还是穿了上次的米色风衣，不过里面明显比上次厚了一点。长而柔顺的头发盖住了风衣和脖子的夹缝，看起来也很暖和。她的脸上化了简单而精致的妆容，安晓看见她笑着说，眼睛里闪烁着细细的光彩。可能是洗发水也可能是香水，一阵阵好闻的气味顺着安晓的鼻子里钻去。安晓的心跳比刚才唱歌的时候还要快了。

“因为只有情侣才会在这里坐着啊，你看那边那个椅子，是不是也是一对情侣？要不自己坐这得多奇怪啊！”苏杭打开之前手里的可乐，自己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安晓。

“哦”安晓点头，接过可乐，盯着可乐边上的红色唇印，心里悸动而羞涩。他偷偷看了看对方，然后红着脸在同样的位置也喝了一口。

虽然安晓自认为是一个开朗的人，甚至在某些时刻是个过分开朗的人，但是在这种时刻，他也一样红了脸颊，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冷不冷？”安晓看着旁边缩着肩膀的苏杭问。

“还行。”

安晓把吉他支在长凳上，伸手揽了对方的肩膀，让对方和自己靠在了一起。

苏杭笑了笑，轻轻把头靠在了安晓的肩上。

一时间，没有人说话，两人静静的看着风吹动着湖面的涟漪。

“谢谢你实现了我的生日愿望”苏杭轻声说道。

“是什么愿望？”安晓望向苏杭。

“不告诉你”苏杭看着安晓笑。

他们两个人刚好看向彼此，时间好像停住了两秒还是三秒，然后两个人的头慢慢贴近，嘴唇触碰，再分开。

安晓的眼眸中倒映着苏杭那双漂亮的眼睛，苏杭也望着他。他们俩都没有过这样的距离，这样近的，可以感受对方的呼吸和心脏在扑通扑通的跳动。一时之间，竟没有一个人先说话，也没有人想打破这个沉默。

“这是我第一次和男生接吻。”苏杭小声的说。

“可我记得你之前说谈过一次恋爱呀？”安晓好奇的问。

“嗯，所以说第一次和男生。”苏杭特意强调了男生两个字。

不过安晓在这种时刻是注意不到这种小细节的，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天空突然落下了点点滴滴的小雨，苏杭从挎包里拿出了一把精致的小伞。在安晓呆呆的目光中撑好，遮在了二人头上。

“你干嘛看我？天气预报说了下雨，而且这把伞本是遮阳的，所以就放在包里了。”苏杭笑着说。

“确实看着不像挡雨的。”安晓从苏杭手里接过了伞，又往对方那边靠了靠。“所以，我们现在算是交往了么？”安晓问。

“嗯…你之前是不是说过，你遇到了你的小学暗恋对象？你现在是不是跟她的关系很近？”苏杭说的有点迟疑。

“对，是。”

“那，能不能请你先跟她说清楚，不然像是我当了第三者一样。”

安晓在她的眼神里看见了坚定。他想了想，对方说的对。

“好，下次找个机会跟她说”

“为什么找机会，难道这次不是机会？你肯定也不希望对方误会什么吧。”

安晓觉得心里有点烦躁，对方说的他认可，只是，他知道，他大概会对另一个造成伤害。而他完全错误的估计了伤害的深度。

“嗯，好，那我最近和她说清楚。”

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天气又变得冷了一些，安晓他们又坐了一会儿，把苏杭送回了宿舍。独自背着吉他打着苏杭的伞回了宿舍。

宿舍里人不多，虽然晚会到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安晓听说有些人没来得及吃饭，所以去外面吃夜宵了。

他看着手机里赵琳的电话，心里开始踌躇，要不要打电话呢。总归要说的，但是也不用非要这么晚说。明天也行吧。

那就明天吧，正当安晓做好了决定，准备放下手机。

他看到了对方的来电。

赵琳的名字闪跳跃在屏幕上，他看着它，迟疑着要不要按下去接听。犹豫再三，终究还是摁了下去。

“安晓，你在哪？”对方的声音有气无力的。

“我在宿舍里。”

“你为什么会在宿舍里。”

“完事就回来了。”安晓尽量让自己说得轻松一些，像是理所应当的回答。但他自己知道，并不是这样的，他这么轻而易举说出的话，却可能对对方造成伤害。

“安晓，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赵琳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助与失望。

“.....”

寂静在电话听筒里延续。没有人说话。

安晓举着电话走出宿舍，他靠在门口楼道的窗户边上，看着外面黑暗而寒冷的宿舍区。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我有喜欢的人了。”但最终安晓还是说出了口。

一大段的空白，充斥在两个人的中间。安晓忐忑而彷徨。

然后，他听到对方平静而低沉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傻傻的坐在后面在做什么。”

“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角落，看着你在灯光下唱歌。”

“看着你唱完歌，走下舞台，但你没有过来找我，也没有给我发短信打电话。”

“我猜想你是有事耽搁了，我等着。”

“我等了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

“这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每个人看着我都像看一个奇怪的人。”

“一个愣愣坐在凳子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神经病。”

“你知道么，最后节目都结束了，人群走光了，可我还坐在原地。”

“别人问，结束了，你在等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可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对不起。。”安晓沉重的啜嚅着。

又是一大段的沉默。听筒里只有轻微电流声，提示着他们电话还在继续。

“告诉我是谁？”

“是谁？”

“她他妈的是谁！！”她突然嘶吼了起来，那种低沉的压抑的嘶吼。

“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学姐。”

“为什么是她？！”

“.....”安晓无言以对。他其实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在那一刻，他说了那些话。

“我甚至还帮助你跟她聊天，你是把我当傻逼么？”

“我 CNM，安晓！”

然后电话挂了。安晓错愕着站在楼道，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像是被这句京骂吓住了，又像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

正当他扭头走向宿舍，电话又响了起来。

安晓低头看了一眼，还是她的电话。

“喂...”安晓接起。

“我知道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我希望你能忠于你的选择。如果有一天，你跟她分了。我就去杀了你。”

“我说道做到！”

她的声音如狂风暴雨一般，劈头盖脸的打在安晓的耳朵上。并在安晓还没反应过来时便挂断了电话。

她说的斩钉截铁，那句话的决心不容置疑。不等安晓答话，对面又已经把电话挂掉了。

安晓站在宿舍门口深深的做了两次深呼吸，然后点起了一支烟，沮丧的趴在窗户前的栏杆处。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安晓心里想。我都做了什么啊。。。

大概是 10 分钟，还是 20 分钟。安晓只知道自己在窗户前站了很久。外面的雨渐渐停了，地面湿湿的。他看见一群奇怪的人慢慢走进宿舍区。他们推搡着，叫着，笑着。

他想分辨一下对面是谁，但电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还是赵琳打来的。

面对赵琳，安晓有一点胆怯了，他突然不敢面对对方了。尽管他自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尽管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对方有多大的伤害，尽管他自认自己不是一个渣男。但，他能从对方的话语中感受到自己到底伤了对方多深。这看似轻轻的一句话，对对方来说，却是重重的一刀。

但他到底还是接了起来，总归是他的错，他必须听完对方说的话。

“喂”安晓沙哑着声音带着退缩。

听筒里传来了轻轻的哭声与啜泣，他没想到的哭泣声。

“如果现在我说我喜欢你，你别离开，你能不离开么，你能和我在一起么。”

安晓举着手机，愣愣的说不出一句话来。（人渣啊，简直太渣男了！作者按。）

第 1 卷 第 21 章 决赛

新生篮球赛的总决赛被设定在了迎新晚会的同一天下午四点。

夕阳从西边斜斜的照过来，天上的云带着点晚霞的橙红，给球场上也染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没有风，石语哲身上的大裤衩大背心依然舞动着，他正压着腿热身。对面，是同样在热身的经济学院。

这个球场上，终于只剩下两个学院了，而石语哲他们已经为会计学院开创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今天，他们将获得冠军，石语哲心里这样想着，身体在运动中轻微战栗。不是紧张，而是兴奋。

虽然对面对阵的经济学院，在小组赛曾击败过他们一次的学院。但是他们并不担心，他们绝不相信对方能像上次一样。这段时间以来，他们不断的回忆当时输球的原因，到底是哪里没能做到最好，导致最后以小比分落败。

分析来分析去，好像原因也不外乎是轻敌，是太过自信，是疏忽大意。虽说这类原因听着就挺自信轻敌的，但是他们真的说不出对面到底哪里特别突出，哪里又是他们致胜的关键。

“总之，这次一定认真对待，过了这关，就是总冠军！”石语哲在上场前对着大家说。

回应他的是一双双坚定而自信的眼神。

他们打起了一百二十分的精神，迎战经济学院。战术从哨响的一瞬间就已经开始执行了。由于石语哲的弹跳力相当拔群，所以开场前，他和豪雨说好，争球时，他会利用身高和弹跳优势，把球拨给对方。拿到球后立刻向前跑，看准位置再传回给他。

一声哨响，篮球被高高抛在了空中，石语哲纵身向空中挑起，准确地将球拨给了豪雨。拿到球的豪雨猛地向对方半场冲去，左右两个晃身闪过一个试图防守的对方队员，在这个球场上，没有人的爆发力能比过豪雨。对方换放后，有两个人协同堵住了豪雨向前的路线。而此时他刚好看见，石语哲跑入了对方的三秒区。一个吊球高高划过了防守队员扬起的头，而此时三分线后只有石语哲一人。他轻巧的接住球，拍了两下，轻松上篮。这时候对面的中锋甚至都没能跑到篮下卡好位置，只能呆呆的看着篮球滚入篮网。

对方面对对于这种快节奏的战术明显没有反应过来。在他们发球后，石语哲又尾随在了对方控球球员的身后，并在豪雨卖力舞动双手吸引对面注意力的时候，轻轻点到了拍在空中的篮球。面前的豪雨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看准斜出的轨迹，抢到了篮球，而此时石语哲早已跑向前场。仿佛是上次得分的重演，石语哲再次拿到了扔过来的篮球，并在空无一人的三秒区里上篮得分。

紧接着对方再次带球冲了过来，23 联防之下，对方仓促跳投，球从篮板上弹下来，正落在跳起来的小井手里。而对面三秒内，拿到球的石语哲在两人包夹的篮板下，利用臂长再次上篮得分。

开局 6 比 0。

开局的比分领先让石语哲等人士气大振，他们的紧张心情也是大为好转。毕竟是总决赛，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而对手还是赢过他们的经济学院，说不紧张肯定是骗人。但他们通过战术的执行，在比赛的最开始占据了先机。

而反观对面，他们明显刚反应过来，也终于把心里的那份轻视收敛起来了。他们开始重视起他们的对手了。接下来的比赛，对方开始加强对石语哲等人的盯防，而对手的实力也确实对他们有很大的威胁。

随着对手强有力的反击，比赛越发的焦灼起来。天空中的太阳渐渐消失在了西方的天际里，橙红的晚霞也退却了颜色。场地里的大灯早已经打开了，围观的人群喊着响亮的加油声，声援着自己学院的队伍。石语哲他们已经开始疲惫了，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和前几场的碾压有很大不同。每一个脚步与抛投都耗费了极大的精力，但他们必须坚持住，这样才有夺冠的希望。

石语哲对于这种情况太过熟悉了，过往的比赛里，他也曾经无数次的面临强敌。有时候最后胜利了，也有时候失败了。他突然想起来不管胜利还是失败，永远站在球场边上等着他的人。

对面经济学院叫了暂停。石语哲喘着粗气，汗水从他的眼脸上砸落到地面，溅起细小的尘埃。他环顾着球场四周，人影晃动，却并没有他熟悉的人影。此起彼伏的加油声从他的目光所致发出，他举着拳头挥了挥。然后加入到激烈的战术安排里。

再次发球，对方突然改变了策略，他们放弃了之前主要对石语哲等人的防守，开始采取主动进攻。更加积极的跑位，与更加灵活的传球，一时打的石语哲等人有些疲于应对。

但他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只有一步就是冠军了，胜利了他们便将开创会计学院的历史。于是他们继续坚持着和对方你来我往的进攻。

比赛进入最后阶段，只剩最后一分钟，会计学院发球。比分落后 7 分，1 分钟，7 分的差距。如果放在 NBA，在麦迪时刻里大概 20 秒也就解决了，但这毕竟是大学新生赛，7 分的差距，让石语哲他们有些沉重。

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梦哥发球稳定的传到了龙哥的手里。龙哥轻巧的晃过了早已经开始全场防守的对方球员。周围的同学再次不要嗓子般的吼叫着，一声声加油声浪让整个空间都震动了起来。

最后 50 秒，石语哲在右侧 45 度角三分线接球，他能感觉到场上每一个人都异常紧张，整个球场的气氛如同凝固了一般。他拿到球，对方的防守队员也迅速冲到了他的面前。7 分的差距不容他多想，他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投三分。

于是他沉默而冷静的起跳，直接干拔三分，篮球空刷入网。这样的结果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是又好像理所应当。在辛苦防守下对方不慌不忙的再一次进攻之后，比分还落后 4 分。豪雨带球穿到前场，一个直塞再次信任地将球传到石语哲的手上。

他再一次在三分线外拿球，站在左侧 45 度角准备进攻。时间仅剩最后的 30 秒，对方此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同时跑过来两个人对他展开了双人包夹。石语哲这时只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自信，这时候已经不是战术策略的安排，只有本能能帮助他。于是他猛地向右侧启动，跑到弧顶时一个急停假动作投篮，晃起了一名防守队员。就在他看到时机来了准备跳投的时候，胳膊却被另一名防守队员打了一下。

哨声响起，要罚三次球。

经济学院的防守队员明显僵住了，他露出复杂的表情，那里面有难以置信，懊恼和悔恨。他不敢相信自己对石语哲造成了犯规，而之前石语哲的罚球记录是 6 罚 5 中。

石语哲一点都不担心，他整场比赛手感都不错，他告诉自己正常发挥就可以。

确认了一下时间，比赛还有 18 秒，落后 4 分，对方发球后抢断或是逼对方失误，还能再打一次进攻，有机会绝杀对面。

石语哲心里计算着，投出了第一个球，球稍微短了一点，没有命中。他调整了一下呼吸，逼平进入加时也并不是没打过，还有机会。他投出了第二球，这次长了一点，砸在了蓝脖子上弹了出来。

石语哲的心有些乱了，全场人安静的看着他，双方球员已经开始准备争抢篮板，而石语哲却迟迟抬不起双手。

硬着头皮投出第三罚，篮球是直接偏出篮筐。混乱中球被己方拨出了场外，石语哲一边后退，一边怔怔的看着对方发球，进攻，冲了过来。

下一时刻，石语哲只看到篮球队的朋友们围了上来，对方球员过来和他碰了碰肩膀说：“别伤心我们以后还一起打球呢。”

而石语哲，只是自顾自的把头顶在了一位学长的胸口，他多希望能哭出来，可是他不能。

他是石语哲，怎么能被别人在球场上打哭呢。

混乱之中，他们拍了一张合影留念。

只是那张合影上，没有一个笑容。

第 1 卷 第 23 章 喝酒与分手

石语哲的迎新晚会过得一点也不开心。都在学校快两个月了，他并不觉得自己还算一个新生。

篮球赛都打完了，对学校也基本熟悉，早已经没有了刚到学校的新鲜感。

而作为刚输了球的球队队长，他也提不起兴致来好好表演节目取悦别的同学。

好在他所参演的节目并不需要笑，否则一定笑得比哭还要难看。

他们班的几个男生一起出了一个合唱的节目，曲目是《红日》。这是石语哲他们宿舍每日的早起闹铃。忘记了是谁提议的，反正最后就定的这个节目。

石语哲咬着牙，含着恨，铿锵唱完了红日，台下看来，他卖力的演出，像是一个想要拿歌唱比赛冠军的参赛者。没人知道他内心澎湃的来演。

不过也不需要人知道，演出完，他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会场。对于他来讲，这场晚会已经结束了。而他也早已经收到了球队大二学长的邀请，结束后一起喝酒去了。

那天晚上，体育部的学长们，还有学生会的副主席，都来到了西门餐厅。石语哲他们怎么说也是会计学院的功臣，值这一顿大酒。

做到酒桌上开喝，大家又恢复了平时嬉皮笑脸的模样。

对于新生篮球赛的结果，乐观的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享受比赛的过程，说实话，经济学院确实实力不弱，因此也不能太过强求。

毕竟不管怎么说，比赛已经结束了。再逼自己也没办法。

豪雨来的晚了一点，听他说是回宿舍换衣服什么的，但具体也不知道干了什么，晚来了快一个小时。上桌直接自罚三杯啤酒，然后趴桌子上就睡。石语哲猜测这哥们刚才没少耗费体力。

而这时其他人也都喝得尽兴。龙哥更是直接喝高，石语哲眼看他指着面前的一瓶康师傅矿泉水，跟他说：“唉 我跟你说阿，这矿泉水，他妈的兑水了！”

不过桌上也有正经点的，例如海兄弟，说的话还是最招人喜欢的。他站起来，举着杯子和他们说：“我...我觉得，会计学院...是最棒的！”然后只听到 pia 的一声，酒杯落在桌子上，人已经跌坐在椅子上不省人事。

这时候和高学长，还有篮球队的海学长也都纷纷说话了。他们说篮球队的下伙子们表现得都很好，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应该感到高兴。而且分别对每个人说了些鼓励嘉奖的话。他们夸了豪雨的冲刺，夸了龙哥的假动作还夸了其他的每个队友。

到石语哲这里，对方兴高采烈的说他在打统计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篮框一边起跳滑翔到另一边才出手的一个上篮。“只要是打过篮球的人都能看出来有多强！”石语哲听得开心的不行，当场就跟对方干了一个。

“都别说了。”最后球队的大字出声了，并用他那特色的口音喊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寨一起！”

酒过三巡又过三巡又过三巡，石语哲掰了掰手指，那就是九巡之后。

梦哥搂着他：“宇哲啊，我认识你真是太高兴了，高中的时候我就特喜欢你，没想到大学还能一起打球！你丫还扔进了两个三分！我真是！”他梗了一下脖子，“SO HAPPINESS！哇！！”扭头吐了边上严东一衣服。

看来这是真喜欢我，这都能扭头吐别人身上。石语哲一边喊着卧槽，一般帮着掸着严东身上的脏东西。

这时候大井已经忍不住了，忍不住哭了出来。气氛一时间有些压抑，龙哥提议说出去透透气，于是龙哥大井和石语哲三人互相搀扶着站到西门拓海餐厅对面的土坡上，一起迎风拉开拉链开始撒尿。刚下过雨，风还是冷的，他们一般哆嗦着，一边尿，大井一边抹着眼泪。

说：“你知道么...（呜呜），其实..（吭吭）其实我是一个特坚强的人~~啊啊啊啊！！”声音虽然有些轻浮，但是人都能看出他哭得伤心。

在旁边抖了抖身体的石语哲过来用刚扶完枪的双手，拍了拍大井的肩膀。他心里也不好受，毕竟是他最后没有打好，没有抓住机会，拱手送出了冠军。

在回去的路上，他们一边互相搀扶，一边大笑大哭，吐了尿了就在街边，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石语哲一路搀扶着大井，并一直把他送到了他宿舍里。在舍友好奇而玩味的目光里，他还抱着石语哲哭了好久。喝到他们这种地步，说话的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而听得人，也不知道耳朵里传来的是什么声音了。

但是，每一场大酒之后，偏偏他们自己，都觉得沟通的更加顺畅，双方更能理解对方的心意了，被紧紧抱住的石语哲在那一刻只知道，这哥们儿已经伤心欲绝，似乎要把灵魂哭干了。

送完大井，石语哲也往自己宿舍走去。楼道里，他掏出手机，拨通了高媛的电话。

他告诉她，他们输了最后的决赛，虽然开了个好局，但最后因为罚球没罚好，没有抓住胜利的希望。他兴致不高，描述输球也毫无兴致。更像是一个数据的汇报。

高媛简单的回着“哦”“是么”“还行”之类的话语，像是心不在焉的打发着一个祈求怜悯与支持的乞丐。

石语哲并没有多说什么，他的沮丧让他难以张开嘴，难以继续诉说自己的委屈与不甘。他的沮丧更让他无力继续讨好询问一个姑娘的事情。

所以他挂了电话，发了一条晚安短信，继续往宿舍走去。

昏暗的楼道里，两侧已经熄灯安静的宿舍，一扇扇紧闭的门。他到此刻孤身一身的时候，才又真切的感受到输球的苦痛。

本该能赢的，如果那个球罚好的话。能拿冠军的，如果再努力一点点。为什么不多准备准备啊，明明就只差那么一点点。

自责与愤懑不断的涌上他的脑海，明明没人责难他，他却气的喘起了粗气。然后一拳打在了旁边宿舍的墙上。疼痛重新唤起了他的理智，他收起拳头，抿了抿嘴，深深地吸了口气。

从楼梯转上楼道，他在楼到尽头看到了抽着烟的安晓。

“.....”

“.....”

他们彼此看了看。谁都没有说话。然后一同走进各自的宿舍，并在内心的一片不平静之中，慢慢睡去。

第二天一早是计算机课，有些宿醉匆匆起床的石语哲踩着铃声跑进了教室。他一边看着老师在前面讲着课，一边打开手机。

诺基亚屏幕上，两只手交握在一起后，一条短信跳到了屏幕上。

“我们分手吧。”

石语哲拿着手机，他远比他以为的要平静，他不知道原因，他猜这就是感情的气数已尽，慢慢淡了。总会有这一天的，所以应该也没有必要继续争取下去了。

随她去吧，他这样想着，扣上了翻盖手机，打开书，听前面讲起了 VB。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石语哲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了安晓。他记得对方昨晚一样有什么心事。所以邀请他一起走走。

他们一起走到了学校隔壁的小区，石语哲说了他们的球赛，也说了分手的事情。他说他不伤心，但是还是有晶莹的东西，在眼眶里晃来晃去。

他说这次确实没有上一次伤心，上次分手伤心的肚子疼，这次就只是心疼。可能这就是成长，或者说是修行。

安晓则跟他说了他的故事，他说，他去找苏杭的那天晚上。

苏杭说喜欢的人是他自己，他不知所措，于是他掏出了背在身后的吉他。给苏杭弹奏了一遍第二天要演奏的晴天。

在那个天黑夜里，伴着寒风和吉他。苏杭坐在路边抱着双臂小声的哭。

她说，她听到了最清澈的吉他声音和手指摩擦琴弦的啧啧声响，好像一下一下的敲着她的心。

她还说，她知道安晓和赵琳很要好，她不知道自己这份感情是否正确，但她也不清楚为什么，就是想告诉安晓。

她最后说，你这么穿真好看。

于是安晓脱下了外套，披在了对方的身上。然后用手揽过对方，轻拍着说。

“那我们在一起吧。”

石语哲听了安晓的故事，吸了吸鼻子。他看着小区里那个新奇的停车场，看着一辆辆被吊在天空中的汽车，看着汽车车窗背后的那一轮月亮。

在心里轻哼。

“就这也能算凄美的爱情故事？”

第 1 卷 第 24 章 番外独白

08, 9, 7

再次听歌听到哭，

阿岳的小字。

不知道自己最近这是怎么了，开始患得患失，

最近听这样的歌曲真的会感动的不成啊，

怎么能变脆弱了呢？

18 岁，觉得自己以下苍老了不少，

记得几年前做过一个关于心理年龄的测试，

我大概心理年龄有 32 岁，

可是当我昨天再做的时候，我竟然只有 26 岁了。

呵呵，这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这几年我面对了些什么，

分离，在一起，相聚，白白，
过了这几年，我似乎平静了许多，
不再像原来那般偏激。
日子还是过的平静点好吧？

lin。2008，9，7，14：25

现在到宿舍了，刚才一直在跟栗子打电话，
太奇怪了，我竟然跟他打了俩小时，哈哈
真的把他当很好的朋友了呢，
跟滕也不过这样吧。

08,9,11

苏，为什么你现在还这样，
知道我会舍不得，知道我会怀念，
放过我吧。只会让我更难过，
今天开中秋联欢，信管2班，加油！
竟然也有人变魔术，突然觉得魔术怎么这么普及= =
还有吉他弹唱- -，大家都很会联欢啊，气氛还好吧，
想起高二的圣诞联欢会，好开心啊那时候。
记得他们拍那个小品，笑死我，
呵呵。

栗子问我什么会感动我？
其实什么都能感动我，
也许是一颗大白兔，一颗好时，甚至我不开心的时候在我身边不说话的人，
感动是随时的，
今天听他们弹唱其实自己也小感动了一下，觉得这样的男的就是好一点点拉· · · ·
如果有人给我弹唱小字再给我块大白兔，
· · · ·还有什么挑么？完美啊，，，哈哈，
其实我只在乎你这歌也很好的，静静的表达对女孩的爱，
哦· · ·好浪漫啊，喜欢。
圈儿今天特意给我找了大白兔，就好感动的，喜欢喜欢吃，
栗子军训的地方好浪漫的，有星星月亮的，哈哈
也不知道这小子有没有找个合适的女生追求一下，
在这么浪漫的地方追女孩多合适。哈哈
恋爱栗子的样子肯定特搞，加油，栗子· · ·
想去陈绮贞的演唱会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去啊，
演唱会~~~~

luv u

lin, 08, 9, 11 22:53

08,9,15

刚送走了苏，心情还未平静。
我们已经分手了哈，呵呵
他莫名其妙的给我充钱还请我吃了饭，
真的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事情好多，

今天冉冰钰加了我校内。呵呵，

可笑哈，

讨厌这样的天气，讨厌在这样的烈日下抽烟，

但又是身体必须，无法弄= =

一个人在宿舍看电影，感觉，，还不错？

一样是岩井俊二，一样的感动，

但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感动了，

觉得身体好沉，好不舒服，

oh, ke lai yi? 应该是这样讲吧，呵呵

路过篮球场的时候看到许多人在打篮球，

想起高三每天放学我都坐在篮球场边看苏打篮球

看到他们打还真是比较感慨，，

苏打的很好，欣赏•••

空虚空虚一再空虚，

这样的日子，，，，，，唉，，

lin 15:14 2008/9/15

今天突然想再讲几句•••

从中午到现在，排除苏来的俩小时，都是自己一人呆着。

突然开始享受这种生活了耶•••奇怪，

往常都是怕寂寞的，呵呵

08, 9, 17

oh, 今天才觉得我们真的好悲惨，课有嫩么多，5555

正在我感慨的时候栗子给发来信息讲他们的课表，

真是气人--

这样的生活无异于高三嘛，我高三也都没上这么多课的啊

作业也常不写，在 OCC 我可不敢不写作业，

尤其是 ORAPIN 的课，不写？死！

跟同学还不是很熟，我也想熟不起来了，

对他们都不感兴趣，毫无兴致，

爱谁谁•••

今天看到我亲爱的雯子咯•••哈哈，傻 b，还是嫩么愣！

不跟我在一起就是好，不会倒霉，谁让我是丧 b 呢，

朦，雯，记，你们都要开心啊，这样我才幸福，

虽然不能常见面了，--

噫噫，我的阿肉，十一再见咯•••

美丽妞•••mis u

最近还沉湎于我悠然的暑假，拔不出来，

真娘•••

唉，再给我个暑假吧。

现在开始怀疑。上 MCSA 好还是有自己自由快活的生活好？

长大吧，你个丧比琳，不能再乱琢磨了！！！！

你丫还是赶紧学习去吧•••

lin, 08, 9, 17 18: 24

08, 9, 18

08, 9, 19

妈妈真是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动物，
下午才知道妈妈病了，住院了，真的很不开心，
挂了电话哭到无力，
我真后悔这周只跟家里通了一次电话，
每次不是因为上课而没接到要不就是在跟人打电话，忽略了妈妈的电话
擦干眼泪背着大包小包打车，
回家才发现有很多东西都没带回来···
烦死了，电脑的显示屏坏了，上不了网，
网号还让妈给扔了，真他妈丧，
烦死烦死烦死了！！！！！！！！
今天本来就烦，
作业，妈妈，mcsa。
我就草，烦死我算了！！
好多作业，我真的烦了。
逼急了我就退班！！！！！！！！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
明天还要一个人去修电脑，我就！！
真的好烦
lin 20:06 2008/9/19

08, 9, 20
昨天晚上，栗子发来空信息，
我真的不知所措，
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按错了乱发的，
也许他并不知道，空信息在我看来是很认真的东西，
不是没的发了就发个空的，
是真正的想念，才会发，
突然想到原来，发CU给苏，
他没回复我，我知道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可以见到他，
结果就是真的出现在我面前，
而现在，，
有种感觉，好像一切只是个电影，他人的故事，与我无关
也不会再上演了，沮丧？呵呵
早晨醒来，忙到焦头烂额，
送妈妈去打吊瓶，去修电脑，
搬着 monitor 去联想，
直到中午才歇下来看了手机，一只已经没电了- -
栗子打了很多电话，呵呵，
他应该只是寂寞了吧，才打电话给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理会，
其实自己一直在琢磨他到底把我当作什么，
我很奇怪为什么昨晚要跟我讲对不起，
乱想了很久，搞到头痛，于是放弃···
monitor 需要修两周吧，家里上不了网了，

我的 MCSA 作业怎么办？
好多作业要做的，
妈妈的事又搞的我很累，
真的好累，
menses 也来捣乱，真的好烦。
昨天下午：
很害怕，怕妈妈的病严重，
而且又被 MCSA 班的事搞到头痛，
colin 的退出真的让我很困扰，
怀疑我的选择，
好想找个人靠，
我想坚强，我想什么事都能自己做，
我想独立，我不想哭，
可是我全没做到，
为什么总是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东西？
一个人在宿舍，想了很久
于是给栗子发了空信息，
我真的很希望这时候他能回个信息给我，
跟我讲讲话，讲什么都成，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需要他，
需要个人跟我讲话，
很久，没有人回信息，
后来，苏发来信息问我怎么样了，回家了没
真讽刺，
这种时候，还是苏关心我，
但是我们却已经分开了，
我放开了他的手，
又有什么资格去依靠他呢，
没有回复，
信息，电话，所有的一切，
我不想再去看了，
好累，好困扰，好乱，
早晨很早就醒了，
攢在被子里不想露出头，
哭的很小声，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不顺，
为什么一定要刁难我！
头痛死了，肚子痛死了，眼睛酸死了，
你们谁来让我靠一下，
lin, 14:05 2008/9/20
虹下午下了课，我就和他去了趟金融街，
完后去了网吧- -，
本来想着在那把作业搞定，没想到啊没想到！！
根本没有 word！而且 U 盘也插不了！

第1卷 第25章 后记

Amber tea time 始于2010年，那时候年纪小，想开个咖啡厅，名字都想好了，就叫Amber tea time。有了这个名字之后，每天泡在宿舍里，玩游戏，看书，约会，折腾，觉得时间虚度未免太过可惜。想起村上春树老师开的酒吧，没人的时候他就写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开始胡写乱写起来。

再想起来已经是10年后了，我总觉得大学过的完美，唯一没实现的愿望是完成Amber tea time。咖啡店自是早已经不指望什么了，但是这本书还是想写完，至少是个怀念。

所以20年开始重新编撰，有很多内容是以前写过的，这次索性再重写一遍，希望自己能对过去的事情有一些新的认识。或者说，希望能写的更好，写出点东西出来，能让自己或谁有点不一样的感触。或只是，看着书就能想去那时的事情，也是个美好的事情。

在我写这部分的时候，我常梦见他她它。梦见和大家再次重逢，梦见和大家去一些不曾去过的地方。梦见大家的面容以及微笑。

我想起了很多明明已经忘记的事情，以及那些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的细节。

赵诗诗后来跟谁说过，她那天晚上一直到凌晨四点都没有睡着，一直哭，一直哭，一边抽烟一边哭。因为在宿舍会影响到别人，所以那天晚上一直呆在宿舍的水房。她怔怔的看着自己的眼睛红了，流出泪水，再肿起来。手臂抬起来擦掉眼泪，又抬起来擦掉眼泪。我还记得我听这些话的时候内心的触动以及痛苦。

后来赵诗诗和王然在一起了，王然问我，你为什么那时候选择了苏杭而不是赵诗诗。我说，我喜欢被照顾的感觉，苏杭大我一届。赵诗诗听王然把我的话带给她，她又让王然把话带回来。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比你小，你怎么知道我照顾不好你？”

我听了无言以对，而且，本身也不需要再回复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些记录下来。希望写完这个部分，可以不用再想起，午夜梦回都是光明大道。

愿各自安好。

安晓 2021/10/15

第2卷 第1章 梦回

初秋，傍晚时分，阴天，冷风呼啸。

一个高个子男生站在学校综合楼的顶层，他的面前是学校的整个操场，俯瞰下去，三两学生正从教学楼走出来，向学校外走去。

他的身边站着一个高挑而瘦弱的女生，狂风吹起她耳侧的黑色短发，露出白净而修长的脖颈。

男生扭头看了看她努力缩在一起的身躯，问道：“你冷么？”

女生点点头。

男生转过身，伸出手臂，然后在全校的注视下拥抱。

……

男生拉着女生，走在学校的阴影里。他们一起走到美术楼边上，然后从一个半地下房间的窗户翻了进去。直走，右转，上楼，再右转，走进迎面的男厕所。

男厕所的窗户外面是一个平台，他们从窗户翻了出去。平台的右边是一个矮墙，男生抱起女生的腰，让对方先翻了上去。然后一个助跑踩墙，双手抓住平台也爬了上去，他们已经到达了楼顶。

楼顶向西，链接着另一栋体育馆的顶楼，他们跑过去，顺着体育馆楼外墙的防火楼梯再向上爬了三层。终于到了这里最高的建筑顶，男生好奇的观察着周围中央空调的排水出风系统。笑着扭头找女生一起过来。

可是没有人，除了一排排白色的箱柜，没有任务东西。除了风扇的声音，这里也没有其他声音。

他掏出手机想打电话，但手机却突然疯狂的震动起来。那是一台古老的三星彩屏手机，一条一条的信息提示闪在屏幕上。

这应该是有人给他发长信息了，手机限制每条信息只能收70个字，所以如果超过这个字数，只能分开接收。

男生意识到是女生发来的短信，然后更多的短信断断续续发了进来。

3-11：“他是比咱们大一届，之前我们在一起，后来他复读了……”

又一条：“你知道的，我们之前是和平分手的，大家其实都明白，那天开始就分开了……”

又：“昨天晚上他同学过来叫我下楼，我一开始怎么也不想去的，我不想见他……”

又：“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就因为那个局面有点控制不住，就同意了……”

又：“好多花啊，我好感动，还有好多人在边上起哄，一直说着在一起，在一起……”

又：“语哲，你在么？对不起，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又不知道怎么说给你……”

轻轻的哭声在男生耳边响起，男生转过头看见了站在身后的女生。

“对不起，语哲…”女生一边说，一边抽泣着。“你别生气…我错了…可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天人好多啊…我也很害怕…你一定理解我对不对……”

她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双眼，双手在眼睛旁边来回抹着，一两颗眼泪被手指带下了脸颊，砸在了凝结的空气里。

可男生只是觉得冷。明明不是冬季，男孩吸进去的气息却是冷的，才过了夏天不是么……

男生摇晃着努力的想走到对方面前，可眼前的画面，却慢慢黑了下去。

“草！是谁把门打开了！”

“我就知道，傻……快把门关上！”

耳边的声音唤醒了沉睡中的石语哲，他睁开迷糊的眼睛，看见冬冬正冲着门口甩着手。

而此刻门口正站着一个蹑手蹑脚的安晓。

“哈哈，不好意思，昨晚的笔记本忘在你们屋了，我来拿一下。哈。”说着他三两步从冬冬的桌子上拿起了一个人银黑色的笔记本电脑，然后三两步的跑出了宿舍，关上了门。

从刚才吹进来的冷空气来看，外面楼道不仅开着窗子，而且安晓刚刚还靠着窗子抽了一根烟。

石语哲在心里骂了一句，然后深深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刚刚又做梦了。

梦到的是他和高媛第一次分手时候的事情。

那次他陆陆续续收了 11 条短信，大概意思是：她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和我说。她说以前的男朋友是和她和平分手的，那年十一期间对方带着一帮朋友去她家楼下找她。男生的朋友把她叫了出来，他在楼下给她准备了一大束玫瑰花，又有很多朋友起哄，于是她同意和好了。她这个男朋友比他们大一级，原来也是他们学校的。高考没考好，在有管乐队加分的情况下都没考上三本，因此现在在复读。

石语哲记得当时看完短信，整个人都懵逼了。那时候的他根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甚至连看电视剧都没有敢这么演的。当时他立刻发信息，说在操场老地方见，然后就冲出了教室。

而当他跑到操场，发现她早就在那里等他。她编写短信的时候也是一直没有在教室。她边哭边和他道歉，说自己压力很大，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对于石语哲来说，就和天塌下来一样，整个世界都崩了。北京夏天的温度，他吸进去的气却是凉的，凉的他无法呼吸。

然后听对方哭诉了半个小时后，石语哲回到了教室，突然觉得肚子阵痛，好像是考试前、面试前、运动会前那种肾上腺素过度分泌的感觉一样。

他再次跑出教室，去厕所拉屎。

蹲在厕所里，他觉得好像是在冬天，呼吸的每一口气都能刮到嗓子。那天是 2007 年 10 月 9 日。

都过去一年多了啊，但为什么梦里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呢。心里好疼，像是被用刻刀一下一下扎着一样。钝刀割肉，最是钻心。

而这次的分手也是如此，明明看到分手的信息时觉得没什么，甚至还觉得自己成长了。但两周下来，也还是会难过的哭泣，还是在放不下。放不下她送给他的笔，放不下她给他的分分秒秒的回忆。

每到夜里，没有人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再给谁发晚安，越是这种时刻，越觉得难过，觉得生活变得乏味而痛苦。

但最痛苦的还是难过睡去的第二天早上。你刚醒，潜意识里觉得她还没分手，你会觉得你们还在一起呢。然后再清醒一点，你就会意识到，

奥，她已经走了，你们已经分手了，她已经不在了。再也不会有人早上对你说早安，晚上说晚安。再也不会有人分享你的喜怒哀乐了。然后你才会真的痛苦，再一次经历那痛苦的一刻。然后觉得生活就像假的一样，而真实早已经离你而去了。

餐厅里，石语哲坐在角落细细的给安晓讲述他的心路历程。自从那次他们一起经历了一次分手之后，他们时不时的交流一下分手的感受。

在石语哲看来，一个人的痛苦，如果找人分担一下，自然就会好一点。而如果对方也正处于这样的状态里，那么产生了共鸣可能还会更加的认同自己的观点。而认同对于一个刚分手的人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他看着安晓喝完八宝粥，吃完了三食餐厅二层小厅的小笼包，然后对他说。

“说真的，你不觉得说分手的人更加的痛苦么？”他抹抹嘴，不等石语哲答话。继续的说道。

“你看，你作为被分手的人，只需要承受就好了，有个词叫逆来顺受。只要说服了自己就能完全化解痛苦了。”

“而说分手的人呢，你知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承受了多大压力么。他对你造成了伤害，你知道他多痛苦么？我给你举个例子，A杀了B，B只疼了一会，而A自责了一辈子。”

安晓说这话的时候表情认真严肃，无论谁都能看出他眼睛里的悲伤。一下说的石语哲竟无言以对。

可能对方也是很痛苦吧。石语哲只好失落的想着。或许是自己太自私了吧，所以只能关注到自己的感受。

但……既然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分手呢？石语哲又疑惑的想到。

他百思不得其解。

第2卷 第2章 日常

但安晓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不仅痛苦于因为自己的决定而伤害了一个美丽无辜的女孩，而且痛苦这伤害还是后知后觉的。

但更痛苦的是，他好像还莫名其妙的当了渣男。尽管在他看来，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没有和诗诗交往，没和诗诗接吻，甚至没有正经的拥抱过。在他看来，他们确实是不应该存在什么恋爱关系的。

可即使这样，当他看到对方那样的伤心痛苦后，他依然觉得自己应该对对方负有某种责任。毕竟，他们曾经共处一室同床共枕，曾经彼此依偎走过漫漫长夜。

他甚至不止一次的想，如果那天是诗诗先接到他的电话，或者如果没有约苏杭出来。那是否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是否他就不会因此痛苦。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的耳边总是会听到诗诗的那句话。

“如果现在我说我喜欢你，你别离开，你能不离开么，你能和我在一起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把那个“能”字咽回肚子里。

如果他说了那个能字，那才是真渣男呢，他自己默默的想到。

所以……所以现在并不是！给别人模棱两可的答案然后享受着别人的感情才是渣男。他振奋的想到。

可是如果，就哪怕，渣那么一点点，是否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啊。他又有些气馁的想到。

他长叹了口气，眼睛重新聚焦在面前的午饭上，漫不经心的夹了一块砂锅里的豆腐塞进嘴里。

“哎！”然后又在一声惊呼过后把豆腐吐了回去。

“你慢点啊！”对面的苏杭关心道，“没事吧？疼不疼？”

“没事没事。”安晓吐了舌尖，皱着眉用手扇着凉气，

这是一个寻常的下午，安晓和苏杭上完了当天的全部课程，然后相约一起来到学校的第一食堂，俗称一食。

一食在学校的西侧，距离安晓的宿舍楼很远，上课的地方也离第三食堂更近，所以虽然来了学校这么久。安晓却还从未去过一食。

而宿舍楼就在一食边上的苏杭听说了这事，本着介绍校园的目的，拉着安晓必须在这里吃一次。

“这里的砂锅可好吃了，一般人都不知道呢。”苏杭搅动着锅里的汤水。

“是么，就是这里地方小一点，不过人也不多。”安晓刚被烫了舌头，环顾着四周。这里大概只有三食的一半大小，也只有两层。但好在不像三食一样拥挤，桌子也略显空荡。买饭时候虽然也排队，但主要原因是因为砂锅做的太慢。

“嗯，大部分人还是习惯去三食吃，那边选择也多。不过偶尔换换口味也是挺好的。我们明天中午一起去三食吧？”苏杭笑着建议。

“呃，明天中午我约了同宿舍的贾林一起吃。”安晓犹豫了片刻说道。

“哦，那后天吧。”苏杭用勺子把砂锅里的汤菜混着小碗的米饭一起小口的吃着。

安晓微微撅了撅嘴，勉强说道：“其实我们也不用每天都在一起吃饭啦。”

他其实是不太愿意过多的跟对方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的。倒没有嫌弃，只是，他还不习惯。而且，他还有点害羞，毕竟，他也不想公开自己目前的感情状况。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

这当然不是安晓第一次和女孩子交往，在此之前他也有过女朋友，他只是本能的。

不想自己的大部分同学知道，也不希望对方的大部分同学知道。所以他在此刻表现的格外别扭。

对面苏杭明显瞪大了眼睛：“为什么啊？别人谈朋友都是这样啊。”

“我们又不是别人。”

“那我们是什么？”苏杭明显有点不高兴。

“我的意思是……”安晓琢磨着应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你不是说，等过一段我们才交往么？”

“诶！我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啊。”苏杭的脸明显的更黑了起来。

过段时间再交往，这句话苏杭说的，在安晓跟赵诗诗切断的第二天。她看出了安晓的挣扎，她不想自己的感情跟对方上一段有任何的重叠，所以想等安晓过去这段再说。

但这并不代表她在这期间就不能和对方有任何交集了。相反的，她觉得他们现在实际上该正处于恋爱的热恋期，所以更应该天天黏在一起才属正常。

安晓挠了挠头道：“嗯，其实我也想和你一起，但周围这么多人，你看你同学见到时候对你指指点点你也不舒服不是。”

听对方这么说，苏杭才稍微顺了顺气：“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了，他们不在。”但语气依然不善。

安晓放在筷子，伸手过去拉住了对方放在桌子上的手：“你看我也是为你考虑，你别生气了呗。”一边说，还一边挤眉弄眼的。

苏杭看了对方的模样，也绷不住脸上的严肃，轻笑了出来。但还是猛地抽出被安晓抓住的手。“吃饭吃饭，一会凉了。”

砂锅腾腾冒着热气，两个人一边嬉笑着一边慢慢品尝。

其实和苏杭在一起，安晓的内心是开心的，对于这个大自己一届的学姐来说，他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充满了安心的感觉。女生本就成熟的比男生要快，而对方从小到大做遍了学生干部，处理各种事物更是手到擒来。

对于安晓来说，不管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对方总是会想的周到，也做的周全。

早晚叫早和晚安不说，到了饭点，还会提醒安晓按时吃饭。天气冷了，苏杭会一早提醒安晓增加衣物。其实这也都还好，一般的母亲对于孩子也能做到这个地步。

而苏杭则远不满足于此，她特意要了安晓的课表，并利用学生会及团委职务之便跟会计学院的助教成为了朋友。这样会计学院大一发生的事情，她也能时刻掌握了。所以在某些时刻，安晓甚至觉得对方才是会计学院大二的学生，而自己则像个校外的闲杂。

除此之外，大一学生其实并没有本专业课程的安排，基本都还是所有学院都要必修的语数英等等。苏杭从大一就是老师们最信赖的好学生，所以跟各科老师也都熟略。之前的期中考试，她便问了教安晓的数学老师名字，去找对方要了考试范围。数学老师听闻苏杭的要求，一下猜出了对方过来的原因，并在一通调侃后给与了她精准的考试范围。

而当苏杭有点得意又有点傲娇的把手上的材料给安晓的时候，她不知道安晓数学老师的名字甚至是他才从石语哲嘴里打听出来的。于是乎，一份按理说如开挂一般的文档，放到安晓手里也只能帮他在其中考试里勉强及格。当然，其实能够及格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嗯，足够了。安晓或许曾经是一个成绩优异的优等生。尽管他入学的高考成绩在班里排进了前三，前两名同学和他同宿舍，他们一个落榜于清华，一个落榜于北大。当他们还在痛苦于落榜，努力证明自己的时候，安晓已经能坦然接受这样的成绩。并毫不在意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哈哈，及格了诶，开心。

来到这里，他像是撒了欢的野生猫，像是解开缰绳的田园犬，像是跳进泥坑的小猪佩奇。曾经的束缚都已经全部解绑，他肆无忌惮的笑，和苏杭流连于校园四下无人的角落，在宿舍和舍友们忘情的打着魔兽 RPG。

新买的惠普笔记本电脑和手上的双飞燕鼠标，也在他手下忘情的歌唱着。他甚至能感受到笔记本电脑的躯体慢慢变得滚烫。他猜想那是因为里面同样有着一颗燥热的心。

“上上上兄弟们！守卫雅典娜！”

几声高亢的叫喊从宿舍里传出来，安晓顾不得烫手，抓起鼠标疯狂操作起来。

第 2 卷 第 3 章 刀塔

“傻逼们！注意啦！”

“第三波进攻来啦，我防守左边这条路！”

“等我买个装备先…”

“快快快！暴风雪！”

“哎，boss 在我这！”

“救救救！卡住了！”

宿舍楼道的尽头，三个寝室里学生们的叫嚷交相辉映。

石语哲正坐在电脑前，操作着名字叫做“小黑”的英雄，射出一只只弓箭，抵御着敌方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浪潮。在“小黑”的背后，则立着一个手持法杖的女神，女神不时释放着一些增益魔法，帮助周围的英雄回复生命。

他们玩的是基于即时战略游戏《魔兽争霸3》的一款 rpg 地图，名字叫做守卫雅典娜。这张地图在石语哲的印象里要追溯到他上高二那年了。他记得那年的暑假的某一天晚上，他一如既往的登录上浩方对战平台，进了一个 249 人的 rpg 地图专区。然后不经意的点进了某一个??? 名字的地图。

这对于他们那个时候来说实在是太普通不过了，进去熟练地问了地图的名字和玩法，听了名字又怀念起小时候看的圣斗士。所以这个地图之后他看见都会进去玩玩。

以至于直到今天，在听了隔壁宿舍罗盛的提议后，第一时间响应了他的邀请。并拉着几个舍友和安晓一起进入了游戏。

他没想到几个舍友也都是魔兽 rpg 深度爱好者，尤其是王夫夫和安晓，更是曾经也每天上浩方的。于是在欢声笑语中，雅典娜被敌方的将领带着小兵打倒。

“不是，我就说这个太难了！”王夫夫说。

“兄弟们，没关系，咱们再开一把，这次我用个厉害的。”罗盛从旁边宿舍跑过来，给大家鼓劲。

“行啊！”安晓也从宿舍走出来，站在石语哲宿舍门口，咔哒一声点起了一根烟。

“草，你站远处的窗户去！”冬冬嫌弃的说。

“诶”石语哲一边扇着烟一边指着屏幕：“这个 D、O、T、A 专区是什么啊？你们玩过没？”

“我玩过诶，就是跟真三国无双内个地图似的。”安晓说。

“咱们试试这个？”石语哲如此提议。

“可我还是想再试试守卫雅典娜”罗盛心有不甘道。

“这样，我们先玩一把这个 dota 试试，然后再回来守卫雅典娜怎么样。”最后是王夫夫的建议起到了作用。

他们一起进入 dota 专区，找了个 1/10 的房间进去开始下载地图。

房主明显是一个有耐心的人，看到刚进来的 5 个人都在下载地图也没有着急踢人。

石语哲看到界面上分为上下两个队伍，每个队伍 5 个位置，刚进来的几人默契的选到了下面位置。

一般如此设计的 rpg 地图，都是玩家对抗性质的，例如赫赫有名的澄海 3c 就是这样的。而石语哲却相对更喜欢集体对抗 ai 的地图，比如 Xhero 那类，每人选一个英雄，一起打败恶势力的。

不过既然已经进来了，也没法，只好先试试看了。

很快几人都已经下好了地图，房间也马上满员了。可能是等得着急，安晓在聊天频道打字。

Amber：房主在不，开开开

房主：在，人不齐怎么玩

Amber：试试呗

房主：没必要，不玩走

安晓没再回复，石语哲看见安晓吃瘪，偷偷笑了笑。居然有点对这个地图期待起来了。

终于人齐了，房主开了游戏。游戏的读图画面里，几个形态各异的人形和异种剑拔弩张的对着彼此，像是大战一触即发。

短暂的等待，终于进入了游戏，房主打出了-rd，不知道什么意思的石语哲看见屏幕中央的几个小房子突然消失变成了一圈站着的人与异形。

这些人物一部分是魔兽 3 本身的英雄，而另一些则是里面的一些其他怪物或 npc 的模型。

石语哲选了半天，找到了在魔兽争霸 3 和魔兽世界里面他最喜欢的女性英雄，黑暗游侠。她拿着黑色的弓，笼罩在黑色斗篷的阴影里。那高傲的样子简直不能再吸引他了。

他用鼠标点击了两下，英雄出现在了他屏幕的中央，在她旁边，有一座仙境般的泉水，还有 2 个商店和 4 个商人。

就着一般 rpg 地图的思路，他随便买了点补给然后往地图中间点去。

从小地图看，地图被一道河水从左上贯穿到右下分成了两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分为了上中下三条路通往另一边。

按照澄海 3c 的惯例，他操作着英雄往中间那条路靠去。顺便看了看其他人选的英雄。

安晓选出了魔兽争霸 3 里的守望者，她带着个面具，拿着个圈圈武器，记得打别的 rpg 的时候安晓也喜欢选择这个，估计他对她情有独钟吧。

王夫夫选了个暗夜精灵的小鹿，如果没记错的话在 war3 里她是穿刺攻击才对。

冬冬选了人族的矮人火枪手，像一个蓝色的小土包子。讲道理，还是比较符合冬冬的身高的，石语哲暗自嘀咕。

而罗盛选出了一条黑绿色的飞龙，正扇着翅膀。

“哦哦，我记得我高三时候看大众软件介绍过这个英雄诶！”安晓的声音从隔壁宿舍传来。“就罗盛这个英雄，冥界亚龙，说走中路特别强！”

石语哲点了点屏幕上的黑绿龙，名字叫冥界亚龙，看着也没感觉太强啊。心里想着，但还是接受了安晓的观点，把自己的黑暗游侠小黑拉到了下面的路上。

而跟自己一路的是安晓的守望者，他也看了看名字，叫幻影刺客。

随着一声号角，几个小兵从基地出发，顺着三条路线向对方冲去。而石语哲也顺着路走到了最远端的防御塔，出现在他对面的是地方的新兵，英雄和防御塔。

“准备上！先打这个半人马！”安晓的声音又传到了石语哲的耳朵。

石语哲操作着小黑，射出一根根冰蓝色的箭，这就是从黑暗之箭变成了冰冻之箭了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打到对方身上收效甚微。在他看来，两个英雄一起集火一个敌人，一般的 rpg 里面对方应该已经快要抱头鼠窜了。

而现在，对面好像还怡然自得正准备攻击冲过去的安晓呢。于是就看到安晓在一群新兵的围攻下，伴随着半人马抬脚猛地一踩，躺在了石语哲的眼前。

“这个新兵也太强了吧？”坐在石语哲身后的夫夫也感叹起来。

确实，玩惯了割草式的无双向 rpg，再玩这么精益的确实会感到很不适应。石语哲甚至会发现刚进入游戏的自己甚至打不过一队普通的敌方新兵。

不过几人也都不是轻言放弃的人，越难的游戏反而越发激发了几人的斗志。

石语哲控制着英雄躲在防御塔的后面，用弓箭打着新兵，并试图抢到最后一击拿到赏金。身边的人甚至是他自己，都死过两三次了，防御塔也快告破，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的专注。

他们仔细的讨论应该买什么装备，应该去哪一路支援。

“我觉得先出假腿，再出蝴蝶，这样拆塔最快。”

“假腿可以，也要随身带上大药和小蓝。”

“蝴蝶怎么买？”

“不知道。”

“不知道。”

“先来中路吧？中路我这边优势！”

“卧槽，可以啊！咱们去中路！”

石语哲拉过屏幕，看到中路的毒龙居然稳稳压住对面，正在拆着对面的防御塔。于是招呼大家，一起点了传送，一阵光环闪烁。4 人一齐出现在中路塔附近。

随着几人前仆后继 a 了上去，对面的英雄猝不及防，应声倒地。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一个人头，而边上的敌方防御塔，也在几人奋力的攻击下分崩离析。

趁着集结，他们一鼓作气，继续往敌方二塔前进。但是正是在大家最热烈的时刻，情况却急转直下。

最先倒下的是站在最远处的冬冬，因为他所使用的矮人火枪手射程较远，所以一直站在远离大家的位置。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身边就出来一个蓝色的敌人，放了一团烟雾然后我就走不动了，也打不到对方。再然后就死了……”

石语哲来不及关注冬冬那边，因为他所在的大部队也遭逢巨变。一阵白光在屏幕上一闪，队伍的中间突然站出来一个敌方的牛头人！随着三声巨响，一道沟壑蔓延到了屏幕下缘，所有人都被晕在了原地，接着有金黄色的光芒在队伍脚下流窜。所有人的血量迅速见底。

眩晕的时间不算长，可能也就只有 2、3 秒，但就这短暂的时间里，左右斜插进来几个敌方英雄，有挥刀横斩的，有喷火放电的，还有地刺抽蓝的。在石语哲目瞪口呆中几人被一同送回了泉水。

经此一役，之后的战斗更是被摧枯拉朽，对面的装备已经是各种金光闪闪，而已方除了中路的罗盛因为英雄强势，在前期拿到了一些优势，出了个假腿。其他人都是红鞋大药，惨不忍睹。

不过游戏而已，大家也都放得下，冬冬已经在嘲讽安晓的装备可怜，而安晓则在说冬冬出了泉水活不过三秒。

石语哲想了想，他们说的都对，并加入了进去。

最终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 gg。

“为什么打 gg 啊？”冬冬问。

“没看过魔兽比赛么，输的了打 gg，意思是 goodgame。”王夫夫说。

“哦，我以为输了的叫哥哥呢。”冬冬说

“不，其实是输了的叫 jj。”石语哲插嘴道。

“草，滚！”冬冬喊。

“这个地图也太费劲了。”安晓走到石语哲宿舍门口，又点了根烟。

“我反正不玩了，太难了。”王夫夫也说道。

“不打了不打了”

“我觉得其实可以试试打电脑！”石语哲打断了各位，并率先建立了主机。“而且你看，我觉得打电脑咱们甚至可以用局域网就能玩了，还不用网费。”

“嗯，，，那也行吧，我来啦～”安晓掐灭了烟，冲回了宿舍。

虽然这个游戏艰涩而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成功勾起了石语哲的好胜之心。他就不相信，这次不能拆爆敌方的老家！

于是他连接宿舍局域网，建立主机，呼喊大家进入游戏。

5 个名字各异的 ID 下面，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简单电脑，希望他不会觉得太过孤独。

第 2 卷 第 4 章 图书馆与再相遇

虽然之前嘴里说过 dota 这个游戏太难再也不想玩，但安晓的身体很诚实，诚实的一塌糊涂。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和姑娘压马路，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 dota 上面。

也不是只有他自己，一起玩耍的舍友、同学也都被这股潮流之风带动了起来。他们一起开了一局又一局的 dota，有时候是打电脑，有时候是在浩方对战平台，还有时候是几个宿舍之间的对局。

对于安晓来讲地图好玩，胜利开心，击败别的玩家有成就感自然是想让他继续玩下去的因素。但和朋友们一起似乎对他来说更加的重要。所以其实他并不在意一起打的是 dota 还是其他 rpg 地图，重要的是他们一起在游戏里。

不过说说话，虽然喜欢玩，长时间的游戏依然让他觉得无趣，他不是那种能为了游戏疯狂的人，在他心里，玩游戏，看小说，看漫画等等娱乐活动一样可以让他愉悦而开心。所以他从未有过网瘾的感觉，甚至会好奇，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离不开这种游戏。

就像别人也不知道，安晓为什么离不开爱情。

不过现在的安晓既不是去玩游戏也不是去找爱情，他是去图书馆还书的。

下课饭后的闲暇时间，用来逛图书馆绝对可以算是安晓的一大乐趣了，他喜欢书，喜欢书里的故事，喜欢书里千奇百怪的知识。自他小学从图书馆里，挖出一整套的《幽游白书》开始，他就特别喜欢泡在里面，寻找有趣的书籍。

当然他找书也有选择。不能是文学名著，所有教导主任推荐过的打死不看。二不看成功学，羊皮卷、人性弱点这种根本不入眼。三不看鸡汤，诸如《秘密》、《遇见未知的自己》，看完就后悔翻开过他。

倒是那些从不被推荐的，或明确建议不读的，能引发出他浓厚的兴趣。最早的例证，是小学时从“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开始的，既然不让看，索性都看看。就是他当时的想法。

紧接着在男生不读言情的初中，借了各种可爱淘，上了各种榕树下、潇湘书院没命的看言情。

再就是突然发现了日式小说含蓄的表达，以及从中发现了的开车情节，就像是看到了禁片一样让人激动。《雪国》里那句隐晦的：“我的左手手指最记得你”更是点燃了他对于日本文学的热情。安晓想，他的手指也能记得谁就好了。

自此他开始寻找一个又一个日本作家，各个时代的，各个风格的，获得各种奖项的。而这次他拿在手里的，就是两周前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的村上春树系列。

一本厚的是寻羊历险记，两本薄的是且听风吟，和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好看是好看的，里面是有意思的情节和叙事，但是没有手指记得你这种引人遐想的戏码。

安晓熟练的来到图书馆的自助还书柜面前，刷卡扫书一气呵成。放好书，他又轻车熟路的坐电梯到了图书馆的 5 层。这里是他最常来的文学区，里面装的是从 H-K 的书籍。

进门，左转走中间，往前走，拐进第四排书架，书架的侧面写着外国文学——日本文学，这里放着图书馆里所有的日本小说，虽说是所有的，但其实也不算很多。

每一列书架正反两侧放书，大概也不过两列多一些，占地也不过 5、6 个平方的样子。而安晓每次来，也是在这里消磨大部分的时间。哪些作者在哪个架子的第几层，他基本都能记忆。哪些是通俗小说，到哪又是诗歌俳句他也熟悉于心。

挑挑拣拣，看了又看，最经典脍炙人口的那些已经基本看过，他希望能再挖掘到常人错过的那些宝藏。

粗略的翻了基本书的封页封底，看了看书的序和后记，他从书架抽了几本书抱在了怀里。这次他拿的是村上龙的《无限接近透明的蓝》，村上春树的《电视人》和《再袭面包店》和《舞舞舞》。但其实这样也有风险，毕竟听都没听过的也有可能是晦涩难懂让人难以下咽的书籍。

“不好看大不了就来换新的，反正离图书馆这么近。”安晓这样想着，心里哼着歌，步履轻快的做了借阅手续，然后下楼准备回宿舍。

但就在走到门口的刹那，他抬眼看到了迎面走来的卫翎。她正拿着水杯，抱着书，安晓猜她这节没课，又是准备在这自习了。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这个学姐了，除了参加会计论坛的活动，（主要学习部也没啥活动）基本上就没见过对方了。突然一照面，又让他回忆起来上次给对方变得魔术，以及相约赏月被拒绝的事情。

如果变魔术的时候没有特意捏过对方的手，或者如果对方拒绝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决绝，可能都会让安晓现在不那么尴尬。但气氛就是如此的恰到好处，让安晓不知该如何打招呼才好。

好在对方并没有如安晓一般多心，她大方的停在了安晓的面前，举了举手里的杯子算是打了招呼。

“真没想到，你还会来图书馆？又是带姑娘来的吗？”卫翎因上次中秋的事情笑着说。

“我怎么就不能热爱学习了？你又来自习？”安晓本以为自己会被调侃的说不出话，但实际上应对也算流利。

“看你不像呗，随便摸别人姑娘手的家伙还能是什么好人了？”

要不是卫翎说这话的时候带着笑容，安晓简直要怀疑对方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他不自然的扭了扭身子，把怀里的书又往上抱了抱。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才好。

“不过魔术变得不错，我挺喜欢的。”卫翎看出安晓的窘迫，轻快的转移了话题。

“嗯，谢谢，那下次还变给你！”安晓接上了话。

“你上次不是说同一个魔术不给同一个人变第二次么？又行啦？”

“还有一句不在同一个时间地点！”

“哈哈，那好吧，期待你的魔术。”卫翎的笑声像银铃一般好听，她注意到了安晓抱着的书，指着问道：“你喜欢村上春树？”

“嗯还好，觉得好看。”安晓如实作答。

“我也很喜欢，尤其是挪威的森林。看过么？”

那本书安晓自然看过，作为系列的最出名的作品基本上都会第一个去看。

“嗯嗯，看过的，在高中。”

“那你喜欢直子还是绿子？”

安晓略微回忆了一下剧情，答道：“直子。”

卫翎略微有些诧异的望了望安晓，问道：“为什么？”

安晓被这个问题问住了，这种为什么喜欢一个人的问题，在他这里从来不是问题。在他看来，因为什么而喜欢一个人才是有问题的。

“就喜欢呗~”安晓有点任性的答道。

“嗯，明白了。”卫翎笑了笑，然后继续道：“快回去看你的书吧。我也要去自习了”说完，冲安晓摇了摇手。

“哦，对了，咱们会计论坛学习部预计会在之后举办一场辩论赛。到时候如果你不参加比赛的话可以过来帮忙。”

“啊？”安晓愣了愣。

“不过参加比赛也会很有意思的，辩题都是我设置的，到时候我也会是评委~”卫翎笑着说道。

“哦，好的。”安晓一副搞不清状况的样子。“那我要是参赛能不能有优待啊？”

“想什么呢？我们不熟吧。”卫翎白了安晓一眼，接着说：“而且比赛要公平公正。那就这样，我去自习了，回见。”她笑着打了招呼，扭头向自习室走去。

安晓看着对方的背影，她的黑色长发随着走路左右摇摆，他想起了她的笑容，其实她还挺喜欢笑的。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起来的样子也很可爱。

比起苏杭来说，苏杭总是严肃过头了，每件事情都如临大敌般认真，不过认真也是好事。

话说，为什么我会拿他们做比较啊？安晓摇了摇头，顺着图书馆的楼梯下楼去。

他决定把书放回宿舍，然后去找苏杭继续走昨天没走完的马路去。至于学习部，辩论赛，都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至少不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

他是要把大学生活过得有声有色的安晓。绝对不能过成像石语哲那样只有学习的生活！

第2卷 第5章 辩论赛 1 石

安晓这么说，其实石语哲是不能完全认同的。在石语哲的生活哪有只有学习呢。

在这大学刚开始的第一学期，由于受到各种社团领导的建议和招揽。石语哲参加了篮球队、空手道社、话剧社、文艺部、以及因为球队龙哥强烈建议而报名的传说中的国标舞社。

他一边怀着新奇而激动的心情参加着每个社团的活动，一边腾出时间放在日常的学习上面，而这些把他的时间挤得满满当当的。

对他来说，别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也别说像事业线，这简直比北京早高峰一号线的地铁还要拥挤了，哪还有别的位置。

即使还有别的位置，那绝对就是李桃的，因为树从不给他占用时间的机会，他也只能在寂静无人的夜晚和百无聊赖的课堂在心里想想对方明晃晃的身影，和那摄人的双眸。

他也曾想过约一约对方，可是对方生人勿近的态度以及丝毫不给面子的说话方式都将他拒之门外。发个短信过去，不是杳无音信也是石沉大海，好在短信没有拒收功能，要不石语哲的手机里大概会装满了退信。

对于李桃，就算是个没脸没皮的人都无法突破她的 AT 立场，更何况是一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就说都不会话的石语哲。

宿舍的朋友们其实也早听说了石语哲的心有所属，但接触过的人无不劝他算了吧。

例如冬冬：“你说你，何必呢，咱们学校 3 比 7 的男女比例你非得跟一棵树吊死。”

例如安晓：“对，就算她是一棵神树，一棵桃树，一棵李子树，你也不该吊死在这啊。不过有句话好像是说李子树下埋死人来的……”

例如夫夫：“不是，是 dota 不好玩了么？还是三食的香锅不好吃了？你约她出去能干嘛？在宿舍睡觉不香么？”

再例如夫夫：“哦对，我们朋友有个渠道，做镜子生意的，你看看宣传册，铜版纸呢，还挺好看的，你要是约也该买个礼物再去是吧。也不贵，原价 120，打折 80 给你，你要现在要 70 给你了。”

再例如冬冬：“我看看我看看。”

“给你，你看看，好几种呢。”

“要不，给我来个这个花花的吧？”

“行啊，我跟他们拿个货。”

“啥时候到啊，我想下周用呢。”

……

但爱情就是这样，别人嘴里的至理名言，永远也劝不回一个陷入思恋的病人。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对方的一颦一笑才是治病救人的良方。而苦口婆心的规劝不过是弃置一旁的药渣草芥而已。

“花镜子？呸，俗！”石语哲心里叨念着，拿起了书包，挥别了几人走出了宿舍。

宿舍外已经是傍晚的时间了，再过一会，宿舍的氛围就会变成 dota 的世界。而安晓，到时也一定会卡着点离开，再卡着宿舍关门那点回来。所以现在离开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石语哲走向去三号楼的路上，他和另外 3 个女生约了在自习室碰面，他们准备利用晚上的时间讨论一下会计学院举办的辩论赛。

石语哲听到辩题的第一时间就决定参加了。他觉得那个辩题简直太值得为之争辩一番了。他们的辩题是没有爱情的大学精不精彩。

与他一同报名的几个女生也明显是受到了辩题的感召而倍感兴奋。不过让他们泄气的是，在抽正反的那天，他们抽中了正方。

没有爱情的大学生活更精彩。

作为团队的唯一一个男生，也是班级的班长，正是石语哲自己从会计论坛学姐手里抽出的正反。所以他也无从抱怨，好在即使是正方，团队的成员也都跃跃欲试。大有一种没爱情就没爱情，又死不了的心态，准备狠狠的打脸那些渴望爱情的白痴。

石语哲挎着个书包，走过人来人往香喷喷的澡堂子，走过热火朝天的球场，走进灯光有些暗淡的三号教学楼。

听女生们说，她们已经在四层占领了一个自习室，就石语哲到了。

或许是因为三号教学楼的桌椅太过陈旧，也可能是因为灯光不够明亮，要不就是距离大家的宿舍太远。选择在这里自习的人，一直特别少，一个教室里也就只有两三个人。

通常选择这里的人本就是为了清静，要不就是情侣间打着自习的名号准备腻味在一起。所以如果看到教室里已经有人在说笑讨论，也一般不会走进去了。

另外就是，学生会的很多部门都会在这个教学楼里开会，教室也常常就被占用了，所以专注学习的好学生，一般还是会选择图书馆，或是新教学楼来自习的。

石语哲走上四楼，顺着教室门上的小窗找到了另外三个女生，她们正一边说笑着，一边吃着一盒寿司。

“诶呦，班长来啦？”看见石语哲走进教室，一个女生冲他说道。

“就等你啦，快来吃点东西，这是冰冰做的寿司。”另一个女生也招呼他道。

“这个寿司看着不错啊，这么厉害呢？”石语哲放下书包坐下来，伸手拿了一块寿司放进嘴里。

叫冰冰的女生就正好坐在石语哲的对面，正脸色发红的不知说什么好。

“好吃么？”她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好吃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石语哲大方的夸赞着对方。

“是啊，冰冰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别的手艺呢！”边上的女生笑着侧头说道。

“你要觉得好吃，下次我再做！”受到褒奖的冰冰开心的笑了起来。

就算石语哲也不得不承认，就算脸大一些，圆一些，眼睛小一些，笑起来也还是会耐看不少的。

于是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下，他们吃了零食，开始讨论了起来。

石语哲游刃有余的同时，以略显睿智的姿态和另外三个女生一边说笑，一边争论，一边确定辩论赛的方案。

其实一直以来，他在班级里的形象也是大抵如此，高大，智慧，强壮，博学，勇于承担，乐于助人。完美的符合一个好学生、好班长的基本要求。

如此形象的他，也自然颇受女生们的关注。

区别于李桃，他和这些女生一起的时候，就会更显得风趣幽默，充满了自信的魅力。

他自己也很费解无力。怎么一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不会说话了呢？

“ε=(‘ο`*)”)唉。”每每想到这，他就会不自觉地叹一口气。

“怎么了班长？”叫冰冰的女生问道。

“噢，没有，我在想，关于没有爱情的大学生活更精彩，我们的破题点应该已经很完美了。”

“对，以经历有意思的事情的多少来作为精彩的定义，所以没有爱情的生活，将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别的，自然能经历更多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女生说道。

“而爱情不仅会浪费很多时间，结局还不一定是好的，说不定就遇到个渣男，不仅爱情没得到，大学生活也没了。典型的错过了太阳还会错过月亮。”另一个女生跟着说。

“不过如果真的能和喜欢的人在大学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应该也不错。”冰冰若有所思的说，眼睛不断的向石语哲的方向望去。

“是，你说得对，但是没有爱情更精彩！”石语哲目光坚定斩钉截铁紧接着说。

他现在是睿智语哲，所以能听出对方的话外音，而且他早听闻班里有两三个女同学对他是有意思的。

在一个男女比例 3: 7 的学校里，以石语哲的素质水平，这倒也算是正常。不过他一如既往的，在不喜欢的人面前就是一个感情上的绝缘体。

他奉行的真理是：你对我好可以，但我真的对你没意思，我可能会感动，但是绝对不会爱上你。（坐等打脸，作者按）

所以此时此刻，他不会接任何对方抛来的，有关爱情的论断。

“好了，没什么事情咱们就按这个先回去吧，你们定一下 123 辩的顺序，我做 4 辩。”石语哲做了总结，然后站起身收拾东西，并和大家打了招呼，离开了教室。

而在他背后的，不用想也知道，是一束灼热的目光。

.....

正式比赛在一个周一的下午举办，由于是会计学院内部的比赛，所以刚好选到了所有班级没课的时间段。

最先开始的比赛是会计 1 班对财管班，他们的辩题是爱情比金钱更重要。坐在观战席上的石语哲发现站在会计 1 版四辩的位置上的人居然是安晓。

不过想想也是，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安晓跑来参加也实属正常。

比赛的裁判组是高年记得学长们组成的，其中站在最前面的好像是之前学习部的部长，记得叫卫什么来的。

宣布完辩题规则等，正反双方的激烈角逐就开始了，尤其是进入自由辩论环节更是唇枪舌剑，最激烈的时候像是在菜市场打架一样。面红脖子粗的好像要打起来，但又不敢真动手的感觉。

相对来讲，安晓是里面相对激动的一个，他伸着手指头指着对方的脸。要不是中间隔了好长一段空地，他的手指大概能碰到对方的鼻子。

大概是因为激动，最终的四辩总结在情绪大于理智的情况下并没有对方的更加有说服力。结合整场的双方表现，最终裁判组判定反方获胜。

嗯，他们破题点是，先有面包，才有爱情。

而安晓在听到宣布之后更是直接离开了教室。

来不及多想，因为下一场比赛就是石语哲自己的了。由国际会计班对阵会计 2 班。

有了之前安晓的经验，石语哲在比赛里明显的有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努力把辩论维持在辩论上而不是变成争吵。

对方的破题点在于爱情是人最原始的需求，是人最强烈的一种情感。爱情让世界变得更加多彩，多少诗歌与故事描述了多少爱情故事。你根本找不到一部没有爱情存在的电影被叫做精彩。更何况我们的生活。

怎么说呢，虽然交锋依旧激烈，但不知道为什么，连石语哲自己最后好像也都被说服了。他嘴上的辩驳更像是一种机械的运作。

所以理所当然的，最终他们输了比赛。

两个胜利的班级将于今晚决出最终的冠军。而比赛时间定在了晚上的 19 点 40 分。不过这也跟石语哲没什么关系了。

他默默的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然后告别的同学，独自走出教学楼去。

远处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方向好像有吵闹的音乐声传了过来，不一会声音又消失了。

驻足的刹那，一个女生匆忙的从他身边快步向远方走去。黑色的长发在风中飘散了起来，看背影像是刚才的裁判。

而站在远处的，看起来则像是一个男生的轮廓。

嗯，果然有爱情的大学生活才算精彩。

石语哲这样想着，一边往宿舍走，一边狠狠的踢起了一颗石子。

第 2 卷 第 6 章 魔术社活动争吵与交往

对于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来讲，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用的，不知不觉就从身边迅速溜走。像是手里抓不住的沙子，像是 dota 里抓不住的敌方 carry。

时间不只是花在了打游戏看闲书和陪女生上面，安晓也参加了两三个组织与社团。会计论坛、被石语哲拉着去的空手道、以及被刚入学认识的学长拉去的魔术社。

会计论坛这种不定期活动的不算，空手道安晓买了道服只上了两次课就觉得无聊不上了，一直在参与的其实也就是魔术社了。

邀请他加入的学长叫刘唐，他的发型酷似花轮同学，嘴唇有点厚常噘起来，那样子会让人第一时间想起唐老鸭。所以安晓一直在心里夸赞他人如其名。

加入魔术社的过程其实也很巧合，安晓走在宿舍楼道里的把玩着手里经常拿着的单车扑克牌，突然从旁边窜出来一个学长拍了拍安晓的肩膀。

“同学，你等会我。”说完他扭头走进边上的宿舍。

再出来的时候就看手里也拿着一副单车扑克牌。只不过安晓手里的是红色的，而对方手里的是蓝色的。

在 2008 年的北京，单车扑克还都是很贵的进口货，只在魔术小圈子里有一定知名度，一般人很少用这种一副 50 块钱的扑克拍拍扑克。

所以双方都拿着单车牌，就像是拿了某种身份证明。

“来给你露一手！”学长不等安晓说话，让安晓随便从牌堆抽了一张牌，再插回去，然后开始数数。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字之后，学长准确的找出了扑克牌的位置。

安晓自然不甘示弱，他熟练的来了一套赶紧利落的阴魂不散。不断找出对方抽的牌。

互认身份后，刘唐开始介绍来意：“我那个魔术社，你来不？咱没事可以互相交流交流。”

安晓听了顿感有趣，因为很久以来，他都是自己琢磨，自己看视频，还从未有过一个志趣相投的魔术朋友。他欣然答应。

当然，如果他那时候就知道了，对方所谓的魔术社不过是学校棋牌社的其中一个分部，而且整个魔术社加上他们两个人，就只有两个人。可能他在当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回答。

不过既然已经参加了，当然也确实没细问，不算自己上当。安晓便姑且每次都去参加活动了。活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围棋、下象棋、下国际象棋、下飞行棋、打升级、打德州、打三家、看别人打桥牌，倒也算是充实。

安晓从小不爱运动，但是棋牌倒是都有涉猎。每次别人问他喜欢什么运动的时候他都会有些困扰，然后如实回答他们，他喜欢脑力运动。

所以在参加棋牌社活动过程里他甚至参加了一场由棋牌社主办的院系杯围棋大赛。每学院三人出战，分为大将二将和三将，按三局两胜决定胜负。而安晓被委以重任出任二将迎战。

这其实是对安晓实力非常高度的认可以及最大的支持。

如果，他们没有在决赛二三将的选择上使用田忌赛马战略的话。

不过安晓对此也并无异议，毕竟学院获得第一自己也与有荣焉。安晓甚至直接建议由自己出任大将，说不定会赢的更容易一些。

但是大二学长并没有同意：“对方毕竟是经济学院，是咱们的老对手了。这么明显的策略对方反应过来会打翻棋盘的。”他如是说道。

所以尽管安晓没能在棋牌社交流到魔术心得与新的技巧，但是总体上他玩的还算开心，也认识了几个玩的好的棋牌高手。

哦，至于刘唐，他每次去了就围在棋牌社的美女社长乐乐的身边晃悠，要不就是纠集几个男生撺掇着一起打扎金花。

其实他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在的，如果不是乐乐本身是个拉拉，安晓猜他最终会得逞的。

十一月底的一天晚上，安晓执白在棋牌社里险胜了一局围棋，算是他在围棋这个项目里为数不多的胜场。

离开三号教学楼的他紧了紧自己的大衣，然后开心的翻出自己的手机查看时间，摩托罗拉 V3 的小屏幕上却显示出了他已错过了三个电话。

他暗叫了一声不好，已经猜到了来电是苏杭拨打过来的。翻开手机，果不其然，除了三个电话，还有两条短信。

“干嘛呢不接电话！”

“你行！”

看到短信的安晓一阵头疼，他自己也没注意手机静音了，可能是下围棋的时候不想被打扰，要不就是上课的时候设置了忘记回复了。总之，他错过了电话和短信。

找到苏杭的电话，安晓赶紧按了拨通。

“怎么回事啊，拨你电话又不通！”电话那头的情绪明显不是很顺。

“在棋牌社下围棋呢，没注意手机。”安晓斟酌着自己的理由是否足够充足。

“这是理由么？下棋跟看手机矛盾么！”显然对于对方来讲这不是个好理由。

“确实没注意，下次我开个震动好了……”安晓有些无奈。

“还想下次？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因为听“摇滚之夜”太吵了没注意手机？你为什么不想着带我去听呢？”

“这个上次不是说过了，是陪王冉听来着，难得他来咱学校。”王冉是安晓的高中同学，在距离他 5 公里外的大学里。

“好，上次的事情就算了，下棋也算了。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和张颖去大葆台？”电话里的声音明显又高了一度。

安晓深深吸了口气，感觉头比刚才又大了一圈。

然后他支吾着说道：“她说她们有个选修课，要去大葆台调研墓葬。”

“她要去你跟着去干嘛！你是她什么人啊！”电话那头多了几分啜泣声音。“你跟她还是通过我认识的，你知不知道她是我高中同学啊！”苏杭的声音里已经明显挂上了哭腔。

这件事说起来还要追溯到苏杭的迎新晚会上，安晓受苏杭所托演了个魔术。魔术需要一个顺从的观众，因为怕出岔子，所以苏杭安排了张颖来当这个观众。魔术后，魔术师自然和热心观众互换联系方式。

安晓感谢对方的倾力演出，而对方自然表示应该如此。一来二去倒也有所熟悉，刚好女生有个忙请安晓相助，自然不好拒绝。结果就有了一起去大葆台的事情。

安晓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从哪说起这个事情了，他只好先好言好语的安慰着对方：“你别哭啊，是我错了，我不该和她去。但其实也就是帮了对方一个忙。没什么别的事情。”

电话里对方的啜泣声依然在不断的响起。

有时候这样的啜泣比臭骂一顿让人更加的难受。安晓一边揪着心心疼着对方，一边又苦恼着应该如何哄好对方。

“你看，其实我们也就一起吃个饭，然后一起去了一个大坟墓。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安晓用力的哄着对方。

“你都没跟我吃饭，而且你跟我说一声不行么？我们的关系，你不该跟我说一声吗？”

“我们……”安晓停顿了一下，他都有点忘了，但此时此刻他又回想了起来。他们还并未正式交往。

电话里的声音就这样尴尬的陷入了沉默。

大概是对方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虽未交往，但相处早已是恋人的模式，可是就是名份上还未确定。

11月底的深夜早已带上了冬天的温度，安晓依然站在三号教学楼下。寒风的呼呼声里夹杂了安晓牙齿打颤的声音。

考虑到再这样下去大概率之后会感冒，于是：“苏杭，做我的女朋友吧。”安晓打破了沉默，如此说道。

这是一个无法被拒绝的邀请，这是对方说好的等过一段日子再提的事情。在热恋的时候并未因激情而确定的事情，却在如此尴尬的时间被重提。这大概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可安晓又的确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们的谈话。

终于，苏杭的声音回复了平静：“我同意，但我并不开心。”语毕，苏杭挂断了电话。

第2卷 第7章 树的约会

社团活动的结束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所以从晚上八点开始，大家就会慢慢的陆续回到宿舍。虽然外面已经是零摄氏度的初冬，但只要大家都在宿舍，宿舍就是热闹的。

对于石语哲来说，这大概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了。几个宿舍不同的人轮番疯狂的犯着傻逼，不停不息。隔壁的潇又穿了个小裤衩跳了个 tango，对门的安晓又拿着吉他嚎丧了几曲。

弹吉他并不傻逼，但是他嘴里的傻逼之歌却着实傻逼。

要不就是不知道丈夫哪里捡回来一个工地的黄色安全帽，几人轮番带着帽子玩角色扮演。虽然石语哲也玩的兴起，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那画面简直不堪入目。

当然也有喜静的，例如小眼睛的冬冬，独自打开了一局 dota。当然他也不要奢望能够安静的打完。

安晓在选过人后就会整个人骑到冬冬的椅子背上，手抓住头上床的钢制围挡，一晃一晃的甩着双腿。而其他人则会凑过来七嘴八舌的指导冬冬往左还是往右。

石语哲则不用站着围在他的身后，他借助地利以及身高的优势，躺在床上把脖子往外一伸就能把冬冬的屏幕一览无余。

“补刀啊补刀啊！”

“哎！哎！哎！”

“上上！羊他！”

“太特么笨了！”

随着一声高亢的“FIRST BLOOD”在脑中响起，冬冬的英雄倒在了地上。

而周围人的七嘴八舌则让宿舍的热度再次到达了新的巅峰。

不过这也只是属于平时，等到考试前的一个多月左右，除了几个如安晓一般的顽固分子依旧浪荡在夜晚的每一个阴暗角落以外。大部分人还是要去到自习室去复习考试的。

这个大部分不包括安晓，也不包括石语哲自己。但是与安晓哪里黑暗去哪里不同，石语哲的选择就比较特殊了。

石语哲向来不喜欢去自习室，他一直觉得那是学霸们才去的地方。而对于像他这样的学神，应该要有不一样的学习方式。

所以，他找到了全学校各种意义上最好的学习地点——五号楼七层楼道尽头的窗台上。

他每次都会侧坐在窗台上面，把窗户打开，一条腿顶在窗框上，另一条腿支起来用作放书。

如果是夏天的话，习习的凉风会带着点绿草的清香从他鼻尖轻轻吹过。而目光所及之处，能看到稀稀疏疏的人群行走于整个校园之内。

至于冬天，窗台下面也刚好有一片暖气，关上窗户，温热的气息从屁股下面缓缓升腾。穿着大衣甚至比空调自习室还要温暖。

夜晚，偶尔还会有路过的情侣，拉着手正寻找着亲热的角落。石语哲会抬起他的头颅，用最直白的目光，告诉他们此地的归属。

而待他们灰溜溜的走掉之后，石语哲会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然后继续惬意的享受属于学神的孤独学习时光。

微分和积分的公式在石语哲眼前翻卷，数列与集合在石语哲脑海里整齐的站着队列。他们就像一部乐曲一般，美妙而整齐。

但是，突然之间，却有一声手机震动，震碎了这满脑子的美妙画面。

“你有事吗”

一条没头没尾没脑的短信从屏幕上蹦了出来。

短信上面，是发件人的名字——李桃。

这两个字对石语哲的震动就不只是脑子里的数字了，石语哲整个人都僵在了窗台上。

他从没有，从没有，从没有收到过对方主动发来的短信，更何况还是这么莫名其妙的一条。

我有什么？我刚才难道给她发过短信？石语哲，翻了翻发信箱。但是并没有。算了，先回复。说着他拿起了手机。

“我没事，怎么了？——不好，不好，怎么了是不是有点不耐烦啊。石语哲按下退格。哒哒哒

“我没事，你有什么？——不对，这感觉有点强势，会让她不好回复。石语哲再按下退格。哒哒哒

“我没事阿 我在上自习”这个差不多，不加标点也显得柔和一点。嗯，，，石语哲缓缓地按下发送键。

等待回信的时候他内心忐忑，一刻不敢放下手机，生怕错过了对方发来的下一条消息。好在他没有等待太久，就收到对方的回复。

“那出来陪我吃个饭吧”

咣当——嘶……

石语哲从窗台上掉了下来，膝盖磕在暖气片上。他倒吸着凉气，目光却依然停留在手机屏幕上。该不会是真的吧？还有这种好事？这是哪位神仙显圣了？

顾不得膝盖的疼痛，石语哲怀着雀跃的心情，赶紧回复了一句好的，然后迅速收拾好书包转身离开了七层楼道尽头。学神专属座位现在已经无需营业，因为学神已经化身为蠢萌。

他们相约在了西门公主楼的楼下见面，那是所有大二女生的宿舍。时间刚过七点，但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石语哲小跑着到了宿舍楼下，见到了已经下楼的李桃。

石语哲尽量说服着自己，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吃饭而已，但见到对方的刹那，他的心脏还是不争气的奋力跳动起来。

毕竟这是对方第一次约自己，毕竟所谓的约会其实也不过就是一起出门吃个饭而已。

人类这种生物，有时候只是获得希望，便会充满了干劲，只是对方不经意的一瞥，便会产生对方凝视自己的错觉。进而分泌出过量的多巴胺，然后沉浸在这样一种幸福而温馨的时刻。

所以尽管石语哲已经吃过了晚饭，尽管对方选择的是石语哲吃了就会吐的米线。（其实笔者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吃米线会吐。）他的心情还是非常之好。

米线馆是公主楼后面小路上新开的店，虽然桌子摆的紧凑，但好在人并不多。

他们在靠里的位置坐定，李桃看了看桌子上印的菜单，然后随意的点了一碗米线。

她的表情没有特别开心，也没有特别冷漠，她没有比往常多看石语哲一眼，也没有比往常少看他一眼。

石语哲猜不透对方为什么今天会约自己，而对方显然也并不准备就此事作出解释。

好在他也并不在乎为什么对方会约自己，他一边饶有兴致的看着李桃慢慢吸着米线。一边控制着自己嘴角上扬的角度，然后斟酌着自己要说的话。

斟酌再三，他决定先不说话。

小店里米线的热气升腾，远处的玻璃推拉门上，盖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有人拉门而入，撞响了挂在门口的铃铛。

清脆的叮当声、滑轨撞入轨道的声音，伴随着一男一女的声音传入石语哲的耳朵。

“这家米线店可好吃了。”女生说。

“是么？我还没吃过米线。”男生说。

“不会吧？过桥米线这么有名的诶。”女生怀疑的看着男生。

“哈哈，如果酸辣粉和上次的土豆粉不算的话。那还真没吃过。”男生笑着说。

“那正好你尝尝。看看你想要什么口味的。”女生说。

“你要什么？”男生说。

“我喜欢吃番茄豆花鸡的。”女生说。

“那我也要番茄豆花鸡。”男生说。

“老板，番茄豆花鸡米线大份。”女生挥了挥手，冲着服务员说道。

跟对面那桌一比，石语哲这里明显有些安静了，于是他试探着问道：“好吃么？”

对方停下筷子，缕了一下头发，抬眼看了一眼石语哲，大概是石语哲现在的样子太过呆萌，李桃不觉轻声笑了出来。

然后又正色道：“好吃。”顿了顿又道：“你真不吃？”

“嗯，真不吃，我从小不爱吃米线，觉得滑溜溜的，一进嘴里就恶心。”

“真是奇怪的感觉，你的舌头不是也滑溜溜的么。放在嘴里不恶心么？”李桃一边挑着米线吹气一边一本正经的问。

“哼，自然不能这么比，你喜欢吃滑溜溜的米线也不一定就喜欢吃滑溜溜的舌头啊。”几句闲扯，石语哲渐渐没了刚才的拘谨。

“说得像是三俗文学里的桥段。”李桃挑了挑眉毛，然后紧接着说：“我没看过昂。”

“可是你已经暴露了。”石语哲笑着。

“并没有。是你会错了意。”李桃面不改色，翻了个白眼，继续吃着米线。

也许，她还是有点喜欢我的吧，用这么柔和的语气，说着三俗什么的桥段，石语哲想，多么随性而放松。石语哲不喜欢随性的女生，但他喜欢从来严谨的女生在他面前放下一切防备的样子。就如现在坐在对面的李桃。真好看……

“所以啊，好好学习吧同学，少来不切实际的幻想。”李桃放下了筷子，拿出纸巾轻轻擦了擦嘴。

“走啦。吃饱啦！”毫不拖泥带水，李桃起身走了出去。

石语哲来不及多想，也赶紧起身，他待会还要把对方送回宿舍呢。

今天真是个美好的夜晚，希望她也能如此认为就好了。

石语哲沉浸在自己美好的希冀里，完全没注意到旁边桌安晓正偷偷望着他笑。

第2卷 第8章 圣诞节的安晓

吃米线那天，石语哲过的很开心，安晓也过的很开心。对于爱情来讲，并不一定非要在一起才能快乐。求不得的时候，说不定一顿简单的晚餐就能带来堪比拥吻的快感。而已经在一起了反而可能因为拥有而不再珍惜。所以说不上谁的快乐更多一些。

但是，在一起之后，确实拥有了跟多的相处时间，在爱情里快乐的机会大概能变得更多了一些吧。

例如在2008年的12月24日这一天，从两天前，苏杭就在和安晓商量如何度过这一天了。虽然这是一个洋节日，但他们从小都在欢庆这个日子。尽管他们并不在意什么是圣诞，在这一天又发生过什么。

在小孩子看来，这一天会有很多的庆祝活动，或是班级里的圣诞晚会，或是家庭里的圣诞大餐。而在这之后，圣诞老人会骑着雪橇，把礼物悄悄放到每一个小朋友的床头。

对于小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祝的么？

不过安晓毕竟见得世面少，他所了解的庆祝也就仅限于如此了。所以当苏杭跟安晓诉说她的圣诞计划的时候，安晓莫名的有些畏惧。这种畏惧一方面来自于他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于人流密集的恐惧。

安晓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这么说可能不太恰当，他不喜欢陌生人多的地方。不喜欢和陌生人距离过近，更别提摩肩接踵。所以一切凑热闹的行为都是他不乐意为之的。

“这才哪到哪啊。”苏杭听了安晓的顾虑满不在乎。

是啊，苏杭可是高三的圣诞节从学校翻墙出去看了演唱会呢。在那种时刻去过演唱会的人自然会觉得不管是哪都不算人潮涌动了。

“亏你还是班里的副班长加团支书呢，表率做的可真好。”安晓阴阳怪气的称赞道。

“哼哼，好孩子也该有放松的时候！”苏杭并不在意，她的声音里带着开心的笑意。

“而且我都安排好了！你到时候就放心好了！”苏杭说这话的时候拍着胸脯仰着头。

安晓看对方的样子如此自信，也只好答应下来。在他看来，其实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无需多余的人在周围，也无需多余的热闹和喧嚣。把世界清空，只留下你我，难道不是更浪漫的时刻么？

“一起看云卷云舒是浪漫，难道一起看繁花似锦就不是么？”苏杭一直是一个有主见，有见解，有想法的班干部。所以对于这类话题，大概永远都能说服安晓。

所以在圣诞节的那天，安晓在下课以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杭。他们一同搭乘公交车从学校到达了西单。苏杭的同学和舍友好像也一起相约过来了，只不过他们下课比安晓早一些已经提前到达。

毕竟是圣诞节，作为北京市最有名的商业街区，这里早已张灯结彩。从君太到大悦城，从明珠到华威，绚烂夺目的灯光打在安晓微微有些拘谨的脸上，也照进了苏杭洋溢着笑意的眼睛里。

尽管是冬日，可是这里的街道却热闹非常。摩肩接踵的人群拥挤在一起，川流不息的汽车按着喇叭，有巨大的音乐从商场打开的大门传了出来，在大门里面，人群说笑喧闹聚成了一团。他们大多衣着靓丽鲜艳，女生们大多化了或浓或淡的妆容，男生们也多半用摩丝抓了头发，他们时而驻足观望，时而迈着轻快的步伐从安晓略显僵硬的身体前走过。

这种日子，这种地方，如果想吃一顿像样的圣诞晚餐，一般来说都是要等位的。苏杭本已让同来的同学提前帮助占好位置，他们几个人已经在必胜客开始庆祝了。

可是。

“圣诞节，我不想和别人一起过。你还记得我们上一个圣诞节么？”安晓打断了苏杭。

“你是说在大礼堂画画那次？”

“对啊，圣诞节那天大家一起在学校画了一天的画，方圆十里的聚乙烯颜料被咱们全部买空。”

“哈哈，对，后来是学生会的一个人专门打车去的美术馆那边买的。”

“所以，我不想再像上次那样，我想这一天只和你度过。咱们别找他们去了？”安晓脸上有些歉意的说道。

在某些方面，安晓一直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厌恶，同时他又在意别人的关注，在意别人的评价。当别人必定会对他有所评价的时候，他会选择远离他们。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抵触见到对方的同学和舍友，所以他说只想和她度过这一天。

苏杭低头思索了一会，然后点了点头。她并没有思考太久，便高兴的同意了安晓的请求。相比于去别的餐厅等位，她可能更满意安晓那句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于是他们再次来到了给苏杭过生日的季诺餐厅。这个颇为小资且惬意的半隐藏空间，在圣诞节这样的日子显得更有情调。

季诺的门口自然早已排起了长队，他们二人靠坐在围在餐厅四周摆放的椅子上。他们背后是便是餐厅的透明玻璃落地墙，如果回头，可以清晰的看到身后桌子上人们的表情。

为了避免尴尬，安晓目不斜视地盯着眼前墙壁的绿植装饰，在这个半地下的空间里，四周一样挂满了彩灯。前面等待的队伍还有很长，苏杭慢慢把头靠在安晓的肩上，安晓轻轻拉住了苏杭的手。

四周的喧闹慢慢远去，他们轻声交谈，在这有些寒冷的圣诞夜里互相靠在一起，像是两朵小小的火苗，温暖着彼此。

过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上一波来就餐的顾客陆续离开了他们的座位。他们大概要去新的地方，做新一轮的庆祝。安晓和苏杭终于进入了餐厅，开始了他们的圣诞晚餐。

餐厅里的温暖灯光和空调吹出的暖气环绕在他们周围，脚步优雅的服务生适时的递来湿巾和柠檬水。他们坐的依然是半圆形的座椅，这次安晓比上回从容的多。

他们一边说笑着，一边慢慢进食。虽然没有点酒但气温依然微醺，一切都那么的恰到好处。

可惜没有雪，可惜没有烛火。不然就是本世纪最美丽的一顿圣诞晚餐了。安晓如此想到。

吃过饭，他们走到楼上的华威，苏杭在那里的 annasu 店里预订了一个小巧而精致的化妆镜。她在镜子里仔细看了看自己今天的妆容，并以审视的态度掏出了唇膏轻轻的抹了抹。尽管在安晓眼里，她已经足够美丽，无需再多做装饰。

人群又开始密集的出现安晓身边，他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身体在微微的冒汗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商场里的暖气开得太足，更有可能可能是因为刚吃饱了肚子，消化系统开始为他供能。

买过镜子，他们楼上楼下又逛了一会儿。安晓拒绝了苏杭去真子屋的邀请——据说那是一个有真人 npc 存在的鬼屋，寻常好汉都不敢轻易独自尝试。安晓虽然喜欢看鬼片听鬼故事，但是这种近距的离深度体验还是让他望而却步。尤其是不想在女朋友面前面对这种大概率出糗的状况。

逛完华威，他们从东侧的出口走出，那里刚好连接了一个星巴克。这种日子，甚至连星巴克都人满为患。他们顺着人群向外挪动着脚步，但在经过放商品的橱窗时，苏杭却停下了脚步。

安晓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上面是一对儿精美的马克杯。一共两款，底色是比白色稍微暗淡一些的瓷白色，上面印了一片片的雪花图案。一款是粉色的雪花，一款是白色的雪花。

苏杭的眼睛里一下就闪出了光彩：“真好看，我们买一对吧。作为圣诞纪念~”

那杯子确实漂亮精美，而且不同于其他圣诞系列的红白配色，反而显得低调雍容。安晓看着它，不介意用任何美丽的词汇来形容它。

于是他们轻轻取了杯子下来，小心的捧在怀里，排在了长长结账队伍的队尾。

长长的等待之后，服务员为他们用棕色和绿色相间的包装纸层层叠叠的包裹住了杯子。像是一个被抱住的平安果一样。

时间已近 11 点，在这之后，苏杭安排了他们的最后一项活动，也是唯独在圣诞节才有的项目。电影院的通宵刷夜场，4 剧连播。他们和苏杭的同学舍友坐在了一起。一起享受了一次视听盛宴。

最后的最后，他们在昏暗的电影院里靠在了一起，轻轻拥吻，然后慢慢的睡去。圣诞的钟声早已敲响，而他们则度过了迄今为止最浪漫的圣诞节。

.....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这将成为安晓永恒的回忆。

但是并没有。

尽管安晓一样喜欢那个杯子，但他对着星巴克的结账队伍皱起了眉。同时那个杯子的价格也让安晓觉得有些昂贵，同样漂亮的杯子是否也有更便宜的？这种想法让他很难在那一瞬间决定购买。

所以最终，他以队伍太长拒绝为那两个杯子买单。哦，拒绝苏杭为那两个杯子买单。

而之后的通宵影院，安晓更是直接了当的拒绝了。他拒绝和苏杭的同学和舍友参加同一个活动。他从没有看过通宵的影院，不管是里面密集的人群还是来自苏杭同学的审视的目光都让安晓讨厌的皱起了眉头。尽管那些都只存在于安晓的想象里，他也确实太过具有想象力了。

在那一刻，苏杭的内心像是被深深的扎入了一根针，她是多么精心的安排这美好的日子。安晓不知道她多早就预定了晚上的电影票，他以为那是随便就能订到的么。

这里是西单诶，是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几个商圈之一。她甚至为了电影票拜托了平常讨厌的富二代同学。

为什么他能这么轻易的拒绝别人的好意呢，还是以这么直白僵硬的话语。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这是刚才说要跟她度过这一天的安晓么？苏杭一时想不明白，怎么一个人的情绪与语言能够变化的这么快。

“好吧，那至少，我们一起度过这一天的十二点吧。”苏杭有气无力的说道。“这样才算我们一起过的圣诞平安夜啊。”

于是他们一起坐公交车的末班车从西单一路又坐回了学校，到达学校的时候大概是十一点多。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在这个所有教学楼都关闭了的学校，他们却还要再熬上小一个小时。

“真要过 12 点再走？现在回宿舍刚刚好，门可能还没关。”安晓试探的问。

“是。”苏杭低垂着头，眼睛看着地面倔强而简单的答道。

于是安晓拉着苏杭，来到了苏杭宿舍楼的对面，那座楼和公主楼一样刷着红漆，听说是未来准备用作行政楼的所在。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所以一直并没有启用。

安晓在楼边上晃悠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了一个阴影里的窗户前，他在那轻轻的摆弄了一会窗户的缝隙，然后咔的一声，窗户从外面被打开了。

并在苏杭惊诧的目光里，起身翻了进去。就像上次到达图书馆天台一样，安晓仿佛总能找到这个世界的最隐秘的角落。

于是苏杭一样翻身进了那个黑漆漆的屋子。出乎苏杭意料，这里比外面暖和的多。尽管没有人使用，但一排白色的暖气片还是在履行着自己的使命。

安晓已经脱下了外套铺在地上，靠在暖气上招呼苏杭。他无比的熟悉这件屋子，好像他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

他们又一次靠坐在了一起，苏杭已经没有力气再问他为什么能进入这里了，而安晓也无意多做解释。时间就这样一分一面的在他们面前流逝。

直到苏杭的手机上，11 点 59 跳成了 12:00。

“圣诞快乐”苏杭的声音里听不出意思快乐。

“圣诞快乐”安晓的声音里也尽是疲惫。

然后他们如同苏杭计划的一般，在这美好的时刻。

拥抱，接吻。

第 2 卷 第 9 章 跨年夜的石语哲

圣诞节过后，马上还会迎来元旦，而且跟圣诞节这种只有个名头的节日不一样，这个节日还会有三天实实在在的假期。尽管是从前面和后面的周末凑过来的。那也是三天的假期。

不过虽然是假期，但在石语哲过去的 18 年里，他却基本上从未在这个节日有过什么庆祝。元旦之后的一个月就要期末考试，比起休息放松，还不如利用这难得的休息日努力复习，争取期末再多考个十分八分的更为关键。

所以当学生会的张学长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参加 party 的时候，他甚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什么是 party。

难道是期末考试前大家一起复习的读书 party？

直到他挂了学长的电话，看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才知道事情并非如他所想。

约定的日子是 12 月 31 日的晚上 7 点，地点是国贸附近的一家温莎 KTV。

石语哲过去也去过几次 KTV 这种地方，但着实谈不上喜欢。一方面，他觉得那种地方也就能唱唱歌，完全没有意思。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五音健全度很有自知之明，所以基本上不会主动自取其辱。

这就导致了他在 KTV 会更加的难以忍受，不过考虑到仅有几面之缘的学生会会长居然会突然主动邀请他来参加，而这也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跟学长深入的沟通机会，石语哲便爽快的答应了。

于是在约定的那天，石语哲按时来到了 KTV，并根据学长的指示来到了里面最大的一个包厢。那个包厢真的太大了，石语哲到的时候已经有十多个人在里面或坐或唱着，而整个包厢还略显空旷。

邀请他的张学长伸手招呼他坐到了一个角落，昏暗的灯光和嘈杂混乱的巨大声音中，他看到了几个眼熟的人影。例如外联部的孙学长还有会计论坛的某一位学姐。可惜没有李桃，他的脑子里短暂的闪过了这个想法。

除了两三个见过的，更多的，是他不曾在学生会或是学校见过的人。好在这种环境下，没有人会在意周围的人是否相熟，手里拿着瓶啤酒，麦克风往嘴上一放，就能放肆的高歌。

当然，这里面大概不包括石语哲，他手里拿着瓶啤酒，拘谨的坐在学长的边上。唱歌就算了，周围的人也感觉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只是偶尔在大家一起举杯欢呼的时候他才能稍微放松的跟着人群一同猛灌一口手里的啤酒。

大概是看出了他的不自然，张学长冲他那边转过身，和他交谈起来。

“突然邀请你过来，没以为是诈骗或者恶作剧吧，哈哈。”学长笑着说。

“国贸这种地方恶作剧可能成本有点高。”石语哲也笑着回答。

“嗯，其实叫你过来主要也是因为文艺部的小南，她说你干活麻利很有潜力，我就想也多跟你熟悉熟悉，万一以后共事也有照应。”

张学长应该是准备下学期竞选学生会会长了，而从目前石语哲的了解来看，应该问题不大。

“没有，主要也是小南姐他们对我比较照顾。”石语哲谦逊而客气的说。

“哈哈，你不了解小南，她性子直爽，说出来的话都非常真诚。”张学长笑了笑，举起手里的酒瓶和石语哲一起喝了口酒，继续说道：“另外就是，我和几个比较熟悉的同学都参加了一个课外培训机构。我觉得比较适合你，也想让你了解一下。”

石语哲一时狐疑了起来，他在学校也听说过一些学长拉人头骗学弟去应聘兼职，但实际目标就只是学弟交的报名费，而一旦缴费面试后，便杳无音信。问介绍的学长得到的也只是自己能力不行，没有被招聘上。

可能是洞悉了石语哲的疑惑，张学长赶紧接着说道：“也不是非得参加，可以去免费试听，没有费用。像是那边的会计论坛卫翎，还有那个审计专业的王文，你也应该都认识，他们也都很推荐。”说着他指了指远处的一个女生和另外一个地方的男生。“而且今天所有来的人基本都是这个在这个培训机构上课的，你也可以提前感受一下。一会儿那里的老师也会过来，我待会儿给你介绍，我去唱歌了哈～”说罢起身。

张学长那边拿了瓶酒，坐到了卫翎的边上，看他们的笑容，他们应该非常熟悉。石语哲想了想，这么多人过来，如果只为骗他一个报名费什么的，也太过兴师动众。而且卫翎那边他也听安晓说过，是个不错的学姐，所以渐渐放下心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屋子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了起来。大概是石语哲喝完第二瓶 330ml 装的喜力啤酒的时候。屋子的门被人推开，一个穿着黑色短皮夹克，妆容精致艳丽的小个子女生走了进来。

屋里歌声短暂的停顿，然后是满屋的欢呼声。

石语哲不明所以，但也跟着站了起来。他看着那个女生将手里的包甩进沙发，然后接过别人递过来的话筒。

“今天是 2008 年的最后一天，也将是 2009 年的第一天，让我们把所有傻逼都留在过去，去迎接新的一年。另外，今天，谁也不许站着走出这个屋子！张兑！再去给我拿 50 个啤酒，两瓶 johnnie walker 还有 20 个冰红茶。”

她的声音里有某种不容置疑的魔力，所有人在她的声音中欢呼，雀跃。

伴奏音乐咚咚咚的还在响起，又有人拿起了麦克风。小个子女生已经在人群的簇拥中坐到了中间，她随手拿起一瓶啤酒，仰头对瓶吹了起来。张学长已经小跑着出了门，而石语哲正在表情呆滞的举着啤酒干杯。

酒过一巡又一巡，石语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一群人玩着骰子，手里的啤酒也不知为什么变成了洋酒兑的甜水。人群还在巨大而混乱的偶尔也是甜美而动听的音乐里舞动着。谁的手，谁的脸，谁的身体，在石语哲面前一瞬间划过。血管里的血液跟着音乐鼓动，面前人影绰绰，每个人都是笑脸。

石语哲已经从张学长那里了解到刚刚进门的女生便是这个培训机构唯二的老师，是个海归心理学博士，负责学生们的心里建设和日常的联系。负责授课的则是她的先生。

如果不是从靠谱の学长嘴里听说，石语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老师会带着一群学生去喝酒的。但学长现在也找不到了，他也无力去分辨寻找了，酒精已充斥着他的血管和身体，每个人的脸颊都红彤彤的，石语哲看谁都想干上一杯。

时间不停流逝，吃的喝的不断，石语哲甚至也在嘈杂声中唱了首张震岳的歌。大概是十一点，也可能不是，石语哲被尿意逼出了房间，好在厕所就在门的对面，他才赶在洪水决堤前解开了裤子。

他闭上眼，微微旋转着，呼出一口气，静静的感受内压慢慢释放。

“你真要去么？”厕所外的楼道里传来了有些模糊的声音。

“也不能放着不管……”大概是一个女生说道。

“可你不是已经拒绝他了？”

“……我已经……他一个人身上也……就在大马路上，我也实在不忍心。”外面的音乐声太大，石语哲只能断断续续的听到些只言片语。

“可是……你这么晚跟他在外面我也一样不放心。”这句话男生稍稍提高了音量，从声音上听起来好像是，张学长的声音？

“……我走了……你们好好玩……快乐……”

谈话结束，石语哲也终于释放完毕。

洗手的时候，石语哲从镜子里看见张学长从他身后默默走过，不知是并没有注意到，还是也不想理会，他径直走到了最里面的便池。

从他落寞的脸上，即使是喝高的石语哲也能猜到事情的起末。这种时候作为学弟也不能过去拍拍对方的肩膀，安慰他天涯何处无芳草，即使是喝高的石语哲也不行。所以他只好对着镜子用水理了理头发，然后走回了包厢。

狂欢还在继续，音乐和歌声还在整耳欲聋的放着，喝高的两三个早已躺倒在边缘的沙发上，失去意识的时刻，他们躺的肆无忌惮，不分男女的靠在一起。只有 S 依旧稳坐在沙发中央，翘着腿一杯一杯的干着别人递过来的酒。

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S 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带领还清醒的人共同举起了酒杯。他们在整点的时刻举杯欢呼，将酒一饮而尽，然后他们彼此拥抱，甚至有人相互亲吻。

石语哲迷迷糊糊中好像也跟很多人拥抱在了一起。有臃肿的男生，也有头发带着香味的女生。朦胧中，他看见带他来的张学长，静静的一个人站在一旁的角落，慢慢的按动着手机。手机上映出的光，照亮了他略显孤独的眼角。

刚才的女生好软啊，石语哲想起了刚才手中的触感，伸手又拿了一瓶啤酒，在又一次的欢呼中，把酒灌进了口中。

第 2 卷 第 10 章 争吵复习与探望

午后的三号教学楼教室，苏杭和安晓正在使用情侣的特有光环劝退着任何想要走进这里自习的学生。

“刚才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干嘛去了？”反正就两个人，苏杭并没有在意自己的音量是否符合自习室的标准。

“呼……就在石语哲他们屋看题来的啊，就没有注意到手机。呼……”安晓的声音里还带着点喘，毕竟是刚打完 dota 从宿舍跑到这里来的。

“你们能看题？我不信，而且你会么就看？”苏杭的表情里有明显的不信服。

“不会才看呢不是。”安晓理直气壮。

“看题也该拿着手机！要不你过年丢手机呢！”苏杭的表情里还有点气愤。

“又不是我想丢手机的，我们能不能不揭我伤疤了……”安晓有些委屈道。

“不能，你都不知道 12 月 31 日我有多担心你，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了，你也不知道跟我说一声。”苏杭的表情里还有很多埋怨。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我应该丢了手机就给你打电话。或者给你发个精神意念。”说着安晓用两手的大拇指抵住太阳穴，刻意皱着眉头说道：“苏杭苏杭，我的手机丢了，现在一切平安！完毕！”

“去去去！”苏杭噗嗤一笑，甩手打掉了安晓脑袋上的天线。

过去的 12 月 31 日，苏杭一条短信都没有从安晓那里收到，没有祝福，没有寒暄，没有谈情说爱，甚至没有晚安和早安。这个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

她甚至给他的舍友贾木木打电话，但依然没有他的消息。她担心对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甚至一晚上没睡好觉。

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收到对方用妈妈的手机发来的短信，他说自己手机丢了，实在抱歉。

这算什么事？既然现在能发短信，昨晚为什么不发？他不知道自己担心他担心的快疯了么！要不是家教太严，她不敢让母亲直到自己谈恋爱。她一定会想方设法冲到对方家里，用双手掐住对方的脖子，并把他甩在地上。

她本以为自己的愤怒会延续一整个 2009 年，但是并没有。出乎她的意料，在假期结束后，再次见到安晓的人那一刻，满胸腔的气愤就这么神奇的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想要靠近对方，想要拥抱对方的冲动。

当然在此之后，是肯定少不了一顿嘴炮的。但即使是嘴上说的严厉，在心里也是很难真正愤怒起来。最终，当然还是原谅他了。

安晓大概也早拿捏了对方的心思，所以每次都有恃无恐。例如现在，看到面前被逗笑的苏杭，安晓知道今天的训话也就到此结束了。

他悄悄的呼出口气，然后看见苏杭开始从她的深黄色皮包里往外掏东西。

一个大开的书，两本小开的书，和一大堆纸，安晓看着那厚厚一叠，微微有些头疼。

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不到一个月，一个学期没有好好学习的安晓到此刻也觉得应该花点精力了。毕竟小初高也都是尖子生，突然挂科从各方面来说也都说不过去。

“只是觉得应该花点精力么？”苏杭在一次电话粥里听到安晓的状态时颇为恼火，她在电话里忍不住对安晓吼道：“你知道不知道挂科对你大学的绩点有很大影响，未来就业都有体现的！而且期末挂科开学还要补考，你整个假期都要想着复习！一直挂科最后还会无法毕业！”

“是是是。”安晓在电话的另一头小鸡啄米。

“是是是有什么用啊，你得赶紧复习啊！你有每科的复习资料没有？”

“呃。。嗯。。大概吧。”安晓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反正上课的同学在下课的时候确实给翘课的安晓带回来了一些复习材料。

“我服了你了，你，明天下午没课，直接来三号楼！”

“好的好的。”安晓继续小鸡啄米。

“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挂了！”

安晓这头来不及说再见，只能听到电话中的忙音。

于是乎，便有了刚刚三号楼自习室的一幕。

苏杭把书和材料整理好放在桌子上，轻轻拍了拍道：“我一个一个跟你说昂。”

说着她拿起一个一厘米厚的小册子：“首先是数学啊，这个书是大大一高数的专用解析和练习，每一章的知识点对应的题都有，你把这个看完了肯定考试能过。这样一本卖 30 块钱呢，我当时都没舍得买！”

“哦。”安晓从苏杭手里接过书，简单的翻看：“知识点如果没学过呢？”

“自学呗，你不是说你们宿舍有两个学霸么？问问他们。我本身学的也一般，不过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找我们学习好的给你讲讲。”

苏杭说的时候有点惭愧。可能这就是一个好学生的自我修养吧。

“好吧，应该不用。”安晓点了点头，如果是苏杭给他讲，他可能还愿意听。但如果是她的同学，而且大概率还是男同学，那他一定是拒绝的。

“嗯，下面是思修，这个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就是背书嘛。”苏杭拿起一落纸，在桌子上磕整齐。

数学课安晓好歹最后知道了老师的样子，而思修课他从未认真听过一节课。他一只手托腮，撅着嘴发愁的看着苏杭。

“但也不必傻背～”苏杭轻手手中的材料：“我一共要到了 5 个学院的复习材料！通过对比，我把相同的重点用黄色记号笔画出来了。这些一定大概率是必考的内容，你只要把这些背会了，及格肯定就没问题啦～”她神气的把那叠 A4 纸拍在了安晓的面前。

安晓愣了愣，甚至忘记了夸奖对方。这种方法也不是没人想过，没人用过。好多学习好的同学也都不满足于自己学院的复习材料。也找了很多其他学院的朋友，多要了些资料。力图复习的更加全面。

但他确实没见过要到这么多学院复习材料的人。也没见过使用找相同的方式划重点的人。一般而言，有这种功夫，不如自己好好看一遍，也比这有用。

如果说刚才的数学安晓只是感谢对方的好意，那现在拿着这些材料，安晓的心里已经有了感动。干嘛做到这个份上啊，自己不用复习的么？

“你的考试准备的怎么样？”安晓打断了正在讲解材料的苏杭，有点担心的问道。

“我怎么也是副班长，平时还会有加分，反正不会不及格。”苏杭说的满不在乎：“倒是你，还不给我认真点！！”

“哦”安晓撅了嘴，听苏杭带他过一遍材料。

苏杭拿出了复习题，撕开的英语书

反正我也是要先于你挣钱的

2、练习题，撕开的书 3、带的泡芙 4、送别

第 2 卷 第 11 章 期末考试与刷夜

第2卷 第12章 猫眼与假期

第2卷 第13章 石语哲的假期挣扎

各种做梦，然后买梦的解析

第2卷 第14章 春节，分手，情人节

第2卷 第15章 石语哲去打台球，被告知，质问无果

第2卷 第16章 挽回，雪地打滚

第3卷 第1章

大二那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一件让安晓铭记的，是开学初和苏杭的分手。是的，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他们的感情，最终以一种安晓无法想象的方式结束。

那是那个暑假的最后一周，安晓在楼下一边遛狗一边拨通了苏杭的电话。

第3卷 党员与抄高党

第3卷 话剧社的安排

第3卷 阴差阳错演出正式

第3卷 安晓的生日

苏杭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生日礼物，而安晓对此表现的如此不屑一顾。她伤心的要跑出去，被安晓死死的抓住。拉索卡住了毛衣，安晓帮忙打开，但是上面的丝绸也已经永远的有了痕迹（这件事是真的，安晓在事后想起来，这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尽管可以回去，但是却终究有一道裂痕。）

她那么熟练的默默哭泣着，安晓看着她莫名的心疼起来。

大概他做错了吧。

第3卷 安晓去 IE

S 说，你先尝一口咖啡吧，我磨的咖啡味道很好的。

说罢，递过来一小杯装在精美小瓶子里的奶，和一盒咖啡方糖。

安晓从未见过这种喝咖啡的工序，就像第一次使用刀叉吃牛排的原始人，他迟疑的拿起小瓶子，看了看对方，然后整个倒进了咖啡杯里，方糖则一块没放，他也不知道应该放几块。

做完这些，他端起杯子，本想一饮而尽，却被依然有些烫的咖啡烫到了口腔上膛。所以他只好放下杯子。正准备回答 S 的问题。S 却先开口了。

“你刚才说你喜欢心理学，我是医学硕士，之后转修的心理学博士，在你心里的心理学可能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梦的解析，之类等等。但其实不是的。”

“心理学比起逻辑分析，更贴近统计学。就比如你喝咖啡，每个人的方式习惯都是不一样的。而我刚好做过这样面的研究和统计。就比如你这样。”

说到这里，楼上的门突然被推开，“S，上来帮我一下。”一个高亢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S 答应了一声，对安晓说了稍等，便起身去楼上了。

安晓环顾四周，书架上是阿加莎和首席女法医系列。

他还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更慎重的选择怎么喝咖啡，但是他从来就只喝过雀巢速溶咖啡。又怎么直到咖啡该怎么喝呢，他没有直接把牛奶一饮而尽就够不错的了。

回去的路上，安晓很是受挫，他听着石语哲对于 IE 的夸赞，和极力的推荐。但他直到，那不可能，安晓知道，那不是他该去的地方。

第4卷 第1章 初遇海洋

第4卷 2、补课：就不能是我么

第4卷 3、生日祝福

第4卷 5、心理不健康

第 4 卷 7、老师的告知，与决裂

第 4 卷 9、悄悄的观察

第 4 卷 11、小卡片与礼物

第 4 卷 13、雨夜交往

第 4 卷 14、申请学校

第 4 卷 15、甜蜜旅程，被告知出国，圣诞节不告而别

第 4 卷 16、IE、相处，抉择

第 4 卷 17、721 水患

第 4 卷 18、石语哲的摊牌

第 4 卷 19、海洋酒店

第 4 卷 20、白云观祝福与楼下诀别

第 4 卷 21、好伦哥

2012 年 5 月，时间下午 4 点半，天气晴转多云，温度 20℃，没有风。北京，丰台，六里桥南里，安安市场南 400 米，好伦哥。

店门口坐着的女性店员拿着手机打了个哈欠，翘起了腿托起下巴。店内的服务员端了刚炸好的薯条，正在往大食盘里倾倒着。

两个男生坐在店里座位的尽头，对于自助餐而言，这个时间还略显太早。所以周围落座的顾客屈指可数。